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示

要保证玉门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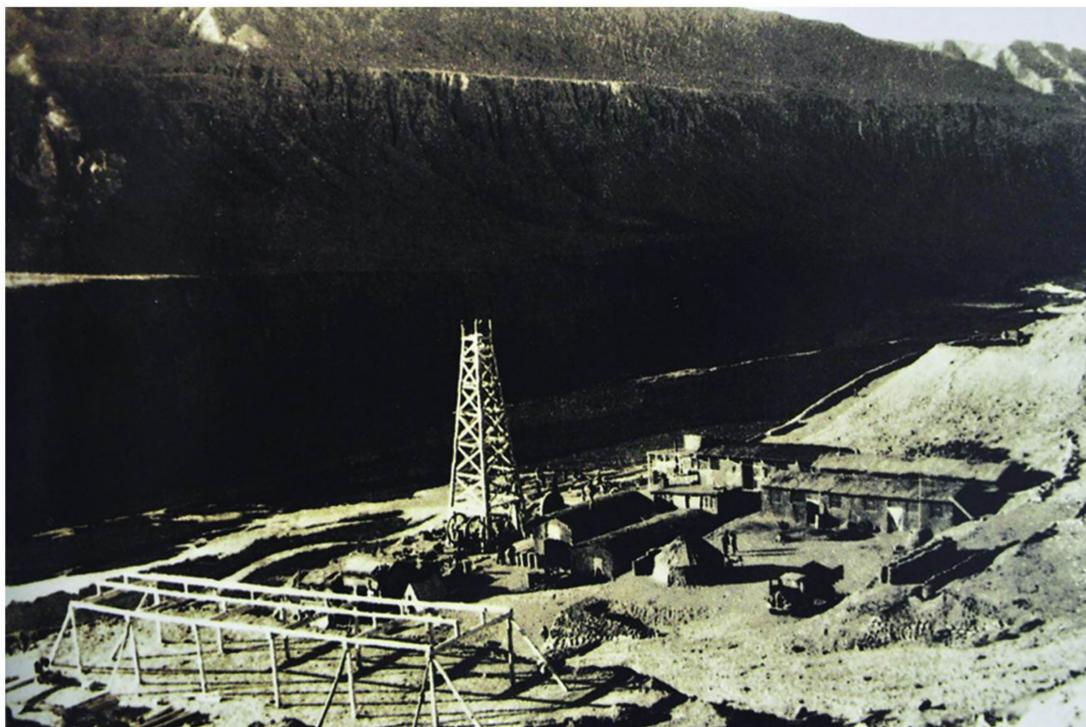
编著：魏杰
资料汇编

中共玉门市委组织部
中共玉门市委党史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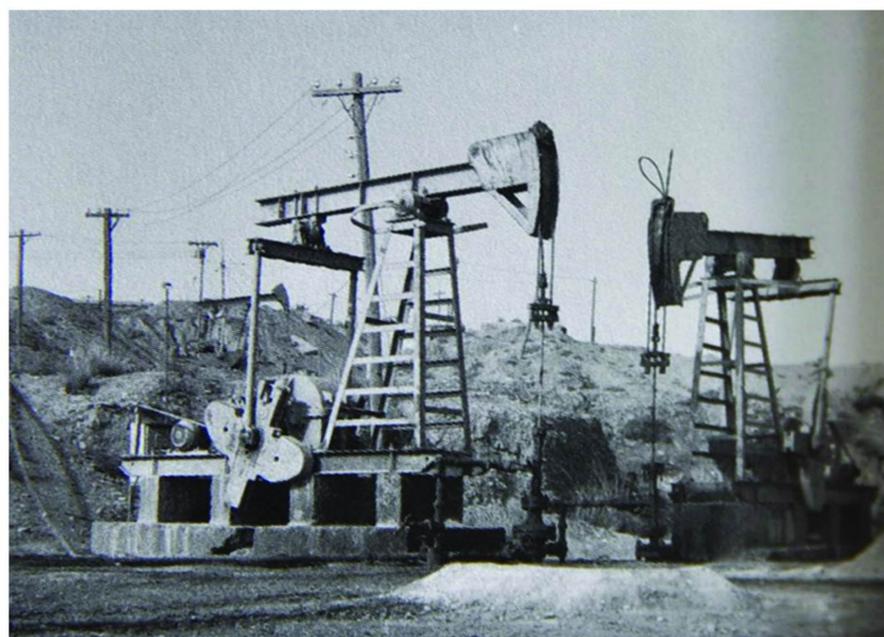
编印



要保证玉门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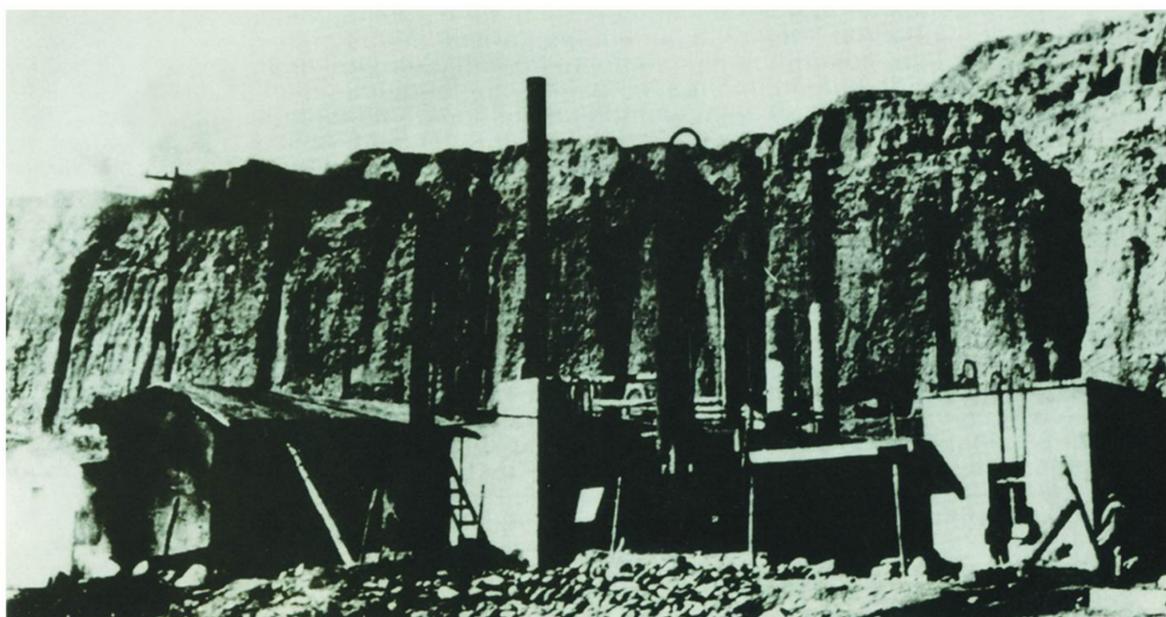
解放前的玉门油矿，1939年3月13日油矿一号井开钻



五十年代末玉门油田的抽油机



康世恩宣布玉门油矿获得解放



四十年代的玉门油矿炼油厂



解放初期的玉门矿务局



1956年火车通抵玉门，玉门油田原油产品开始运往全国各地



玉门油田先后为全国各大油田的开发建设培养、输送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十多万人，支援设备四千多台（套）。



老君庙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玉门油矿第一井紧靠其旁，玉门油矿因此也被称为老君庙油矿。



位于老君庙旁的玉门油矿「老一井」



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玉门建成，油田区初具规模。





要保证玉门安全



玉门市“铁人”王进喜故居纪念馆



玉门老市区石油工人雕像



玉门油城公园孙健初纪念碑



玉门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玉门市政迁址工程顺利完成，举行挂牌仪式。



玉门老市区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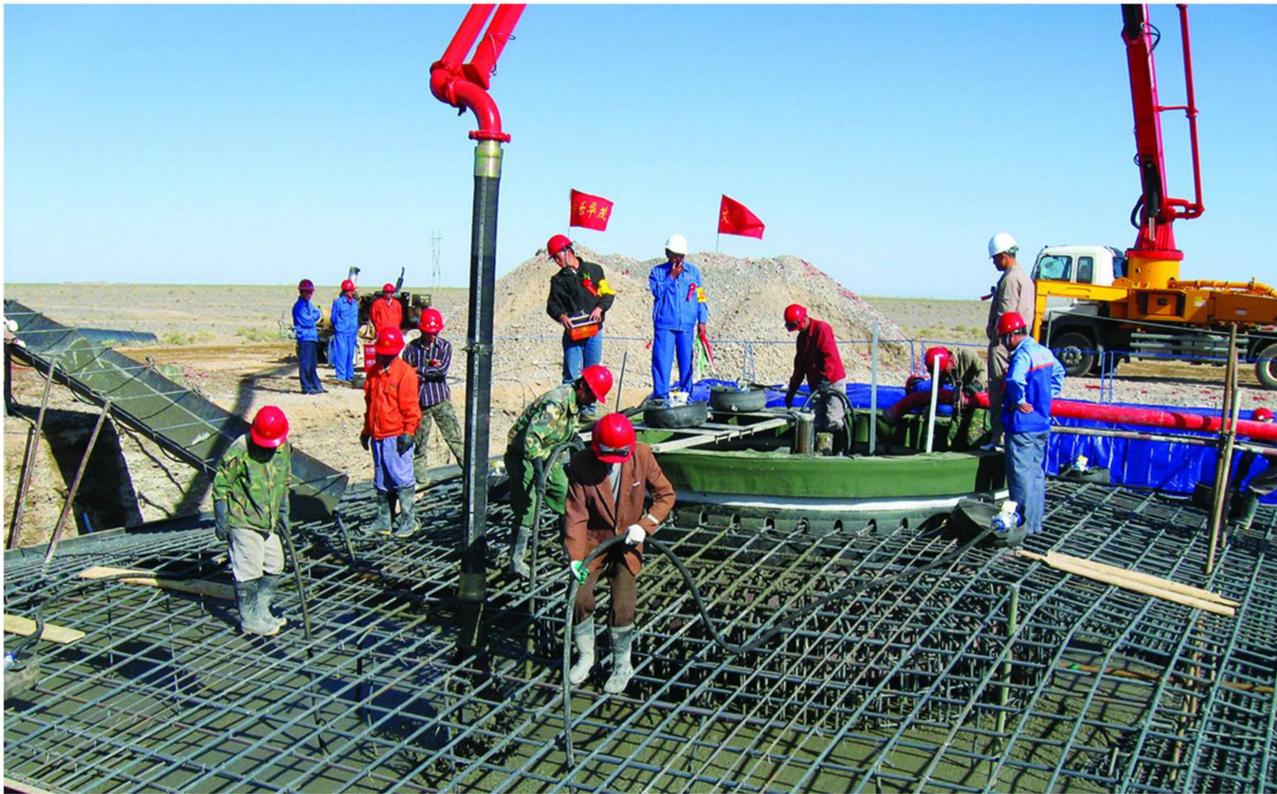
玉门市新市区鸟瞰图



玉门市新市区建设日新月异，图为市政广场。

玉门市玉泽湖公园





玉门风电场3兆瓦大型国产风机进行混凝土基础浇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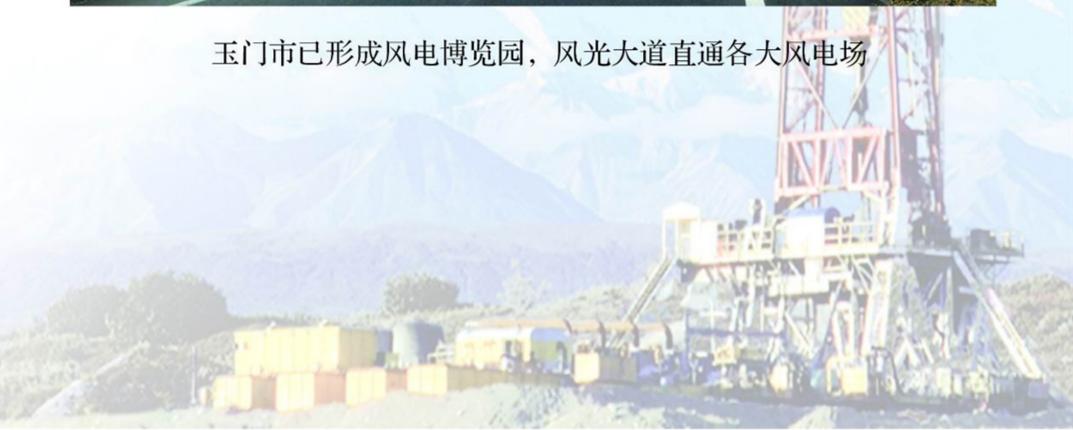
玉门风电场进行实地勘测工作



大型国产风机在玉门风电场吊装



玉门市已形成风电博览园，风光大道直通各大风电场





要保证玉门安全



中共玉门市委书记维兴明视察玉门新市区城市建设工作



玉门市人民政府市长宋诚在玉门风电企业调研工作



玉门风电装备制造初具规模，为风电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夕阳映衬下的玉门风电场



玉门石油城全景



2009年8月8日，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在玉门举行。



玉门油田加快勘探开发步伐，打造百年油田。

风驰电掣 变害为宝——玉门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基地，图为壮观的玉门风电场





要保证玉门安全



2009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视察玉门风电场。



2007年9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视察玉门风电场。



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视察玉门风电场。



2009年12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启动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装机容量突破200万千瓦并网发电开关。



2009年8月8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共同启动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一期工程开工按钮。



2011年6月，甘肃省省长刘伟平视察玉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编 印

中共玉门市组织部 中共玉门市党史办

内部资料 妥善保管 未经允许 不得转录

策划：杨晓东
编审：赖 敏
编辑：魏 杰

酒泉市佳艺彩色数码快印中心印制

准印证号 甘出准 066 字总 589 号

开本 1/4K

印数 1—1000

字数 90 千字

工本费 35 元

2011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

2011 年 7 月 1 日第 1 次印刷

序

雒兴明

2011年2月，我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洽谈工作时参观了公司的展览厅，厅内醒目地展出了毛泽东要保证玉门安全的指示。3月9日，玉门市委召开全市科级干部大会，为提前动员部署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活动，我在会上讲了党史工作，也把毛泽东指示要保证玉门安全的事作了简单讲解，并要求有关方面要把指示的历史背景和一些细节做深入地研究和考证。

会后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办都很重视，很快派人进行了专题研究。因为这段历史是在解放大西北期间产生的，解放大西北是彭德怀元帅指挥并实施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受到了批判，许多档案严格封存，再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重要的当事人邹明也被关押审查，加之指示的贯彻执行主要是在军队方面，军事档案一向保密，所以研究的过程是比较艰难的。研究中走了一些弯路，是正常的。走弯路的主要原因是，派出去研究和考证档案的同志一开始就直接根据展览上提供的线索去印证，结果是搞错了方向。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一生中部署过千千万万个任务，但以“极端重要的任务”加以部署的却很少，而1949年6月27日把取得玉门油源作为极端重要的任务进行部署是为其一。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研究人员形成这样的成果值得庆贺，是为序。

2011年7月1日

编印说明

1949年10月1日是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而此前5天的1949年9月25日，玉门人民提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道了大喜。毛泽东亲手部署的取得玉门油源的极端重要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最大的难题得以解决，新中国经济建设唯一可依赖的规模化油矿完好无损。

本书就是围绕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示保证玉门安全这个历史事件整理、汇编了资料。毛泽东作为当时的最高统率，指示发出后，在层层贯彻落实中会形成大量资料，如果把形成的历史资料一一收录进来，篇幅就太大，编辑时对同类资料中的多份资料只选了与指示关系密切的一份，一份资料中的若干章节也只是选取了与指示关系最密切的一节或一段。

编辑本书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毛泽东指示要保证玉门安全的历史源渊。我先是在玉门、酒泉、甘肃的文史、党史、市志中寻找，认为邹明、孙越崎、邵力子、钱昌照及其后代的资料中能够找到，至少能够找到线索，结果未能如愿。后是在玉门油矿历史资料中查找，分别阅读了四十至七十周年4次矿庆资料汇编和矿史、矿志，虽找到了一点线索，稍加推敲即行否定。三十多本文献资料阅读下来，时间已过去了四十多天，工作毫无进展，此后又停滞了十天。后来发现玉门油矿、酒泉、新疆的解放时间同是1949年9月25日，这个线索促使我大量查阅了解放新疆的资料，原来指示的源渊就在这里。再与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1949年每日活动及书信、文献、电报逐一对照研究，脉络清晰了。找到了源渊，后面的事就是准备素材。素材的准备不太难，只要与有关档案馆联系好，交了钱，要查的单项资料就发来了。从起草到成书，仅五十天时间，是很仓促的。

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是编者本人所写的一篇专题研究论文，由六节组成，前三节是引子，从兰州战役到邹明请求早日解放玉门，引出了编辑本书的原因。第四节是本书的核心，分析了毛泽东指示保证玉门安全的出发点。第五、六节是对毛泽东指示的具体执行。全编的目的是论述指示是否存在，有没有可靠的依据，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出这样极端重要的指示。因是论文，议论偏多，是其缺点。

第二编主要收录了从中央军委到第一野战军，再到兵团、军、师、团，自上而下逐层执行指示的具体行动或过程的历史资料。所收资料，形式多样，有的是资料小集，如中央关注西北态势、亲切关怀玉门安全，有的则只是一份电报原件，收录后未加任何修饰，目的是不破坏资料的本真，这样处理，有情节跳转太快之嫌，但对揭示本真更有益处，阅读中如有不适，请谅解为盼。

第三编主要收录了国民党驻军在和谈、起义、保护玉门安全中形成的历史资料，编排上仍然采用自上而下的顺序，先是陶峙岳，后是西北军政公署，再后是河西警备总部、酒泉警备区、驻玉兵团的资料。本编资料多为记述或回忆，因陶峙岳、彭铭鼎、汤祖坛、贺义夫、贺新民、曾震五，以及我军的刘振世、黄诚等都只围绕着同一个事件行动，虽有层次上的不同，内容却多有近似，给人以重复的感觉，但为了尊重所引资料的统一和完整，秉承引用文献的一般规则，重复部分保持了原貌，没有删减。

第四编是一些参阅资料，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指示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书中涉及的历史资料经过了几方面文献的印证，尤其是与毛泽东传、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年谱、彭德怀传、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年谱、第一野战军文献资料，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年谱进行了一一核对，保持了资料的严肃性

和统一性，但细小的方面，如数据、提法上的差别未做强统。

书中涉及到的人物很多，只对主题关系密切者在适当位置进行了简单介绍。书中插图均以服务文字为目的，便于更清楚地了解各节内容。由于图片资料难以收集，战争年代又极少留影，加之文革破坏，更难征到，书中未录得彭铭鼎、汤祖坛、曾震五、刘振世、胡鉴等几位重要当事人的照片是本书缺憾。

本书编辑中得到了有关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张怀德、李大苍的指导，深表感谢！

编者

要保证玉门安全

毛泽东

晋德的中共组织电告中共中央玉门的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批示：要保证玉门安全。

德怀：

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

1949年6月27日

原文对照如下

德怀：

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

1949年6月27日

目 录

概 述.....	魏 杰 ()
第一编 取得油源 极端重要 毛泽东指示保证玉门安全	
.....	魏 杰 ()
一、兰州战役牵动着西北各族人民的心.....	()
二、邹明的焦虑.....	()
三、邹明请求早日解放玉门.....	()
四、毛泽东把玉门安全放在西北安全的大局中进行了部署统观.....	()
五、和平推进中保证玉门安全.....	()
六、武力推进中保证玉门安全.....	()
第二编 兵进河西 彭德怀令快速纵队直指玉门油矿	
一、中央关注西北态势 亲切关怀玉门安全.....	魏 杰 ()
二、毛泽东发出西北川北行动方针 取得油源极端重要	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
三、总司令精细谋划 彭德怀拜访孙健初.....	李 娟 ()
四、司令员发布作战命令 迅速组建快速纵队	选自《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
五、军长亲率纵队前行 黄新廷初识河西走廊.....	胡立言 ()
六、师长抽调二十七团 朱声达急令随队出发.....	刘秉荣 ()
七、战车团长战车团 胡鉴魏杰不辱使命.....	段文波 郭瑞民 董江芸 ()
第三编 选择和平 陶峙岳深明大义率河西 新疆驻军起义	

- 一、陶峙岳以民族大义为重通电起义.....谢德铭（）
- 西北军、政整体转变 河西、新疆硝烟散尽
- 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起义之一.....中华网（）
- 曾震五、刘振世奔走河西走廊
- 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起义之二.....谢腊生 黄叶丹（）
- 千钧一发彭铭鼎挺身而出 酒泉玉门转危为安
- 四、河西警备总司令部起义.....汤祖坛（）
- 率部起义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回忆
- 五、酒泉警备司令贺义夫起义保护玉门油矿.....贺义夫 贺捷新（）
- 率部起义的酒泉警备司令贺义夫遗文记载起义过程
- 六、驻玉兵团起义维护油矿安全.....贺新民（）
- 驻玉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回忆
- 七、玉门油矿矿警大队投诚记录.....甘肃军区政治部（）

第四编 参阅资料

- 一、从酒泉到迪化 谈笑间大业已成.....章慕荣（）
- 三位将帅的西域情怀
- 二、玉门油矿解放纪实.....张静澄（）
- 三、进疆期间的特殊司令部——酒迪运输司令部.....魏 杰（）
- 四、晚辈追忆 贺捷新记述父亲贺义夫旧事.....贺捷新（）
- 五、资源委员会与中国石油工业.....汪 波（）
- 六、甘肃各地获得解放的时间.....魏 杰（）
- 七、为什么一些资料中常常把玉门的解放与新疆相关联呢？.....魏 杰（）

八、为什么酒泉、玉门、新疆三地的解放时间都是9月25日_魏 杰（）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概 述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致力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及开国大典的同时还领导了大西北的解放，尤其是兰州解放后，对河西走廊和新疆的解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本来，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解放新疆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春夏，大军此时进疆，不论是季节的选择上，还是部队的休整上，以及物资的准备上，都是有保障的。但是，1949年7、8月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要求1949年年底前解放新疆。那么，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计划，不顾多项兵家大忌硬要让疲劳的第一野战军通过这个狭长的瓶颈闯入并不熟悉的西域呢？



根源就来源于刘少奇1949年6月到苏联的那次秘密访问。刘少奇在斯大林那儿得知美英窥视新疆，利用新疆分裂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挽回败局的幻想，拉拢马步芳、马鸿逵入疆，共同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消息后，立即电告毛泽东。美英企图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

万水千山和千难万险阻挡不了毛泽东解放新疆的决心。

关于采取何种方式解放河西走廊和新疆问题，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兰州解放之前，估计以战为主、以和为辅，兰州战役中则认为需要和、战并重，兰州解放后变为以和为主、以战为辅。当解放新疆的方式变为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时，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和谈，并辅以武力的敦促。方针一经形成，各方面当以全力贯彻执行。那么，部队到底怎样才能顺利地进入新疆呢？最后的决定是用空运、车运、步行三位一体的方式进入新疆，初步计划是汽车近千辆、租用苏联飞机30-50架、畜力近万头^(匹)，封冻前完成大部。此时，最需要依赖的就是玉门之油，就是“取玉门之油，运进疆之兵”。

当时，玉门油矿直属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管理，邹明为国民党石油总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玉门油矿）经理，常住玉门。在中央着手与陶峙岳、包尔汉商谈和平解放河西走廊和新疆期间，邹明组织开展了护矿工作，但邹明担心兰州解放后我军不再西进，护矿和生产难以维继，一旦当时的国民党驻军真的象传说的那样搞破坏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油矿曾经有过两个地下党组织，因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一个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一个则被迫转移，邹明想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却无法取得联系。

后来设法与孙越崎取得了联系，邹明便去香港商谈，二人商谈后设法以电报形式将玉门油矿的护矿工作及请求早日解放玉门的事转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收到电报后很快回了电报。

邹明到香港的活动，对保护油矿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能认定这次活动就是毛泽东指示保证玉门安全的根源，事实上毛泽东关注玉门始于1949年6月27日。这时彭德怀正在部署扶眉战役，处于解放大西北的前期，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取得玉门油源，且指出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个指示或许就是毛泽东对玉门作出的最早的指示，也可能是毛泽东千千万万个指示中唯一使用了“极端重要”一词的指示。

有人曾说，毛泽东突然关注油源是刘少奇苏联后斯大林给毛泽东出的主意。经查阅刘少奇访行程，刘少奇是6月26日到达苏联的，6日才和斯大林正式见的面，在当时的苏联，林专断厉害，如此重大而敏感的问题，除非林亲自安排或亲口说出，别人是绝对不敢在林之前透露消息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到苏
奇出
月28
斯大
斯大
斯大

接到毛泽东指示的彭德怀，充分理解了毛泽东指示保证玉门安全的重要性。兰州解放后，河西问题、新疆问题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保证玉门安全变得迫切。但玉门在河西走廊的西端，

河西走廊是一个由南、北山群夹击形成的狭而长的通道式走廊，从兰州到玉门近千公里，在这近千公里的走廊里遍布国民党驻军，既有从兰州退逃下来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伪甘肃省府及其部属，又有河西警备总部及其部属，欲保玉门安全，除在武力推进中设法以快速纵队方式解决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求陶峙岳落实这一任务。因为陶峙岳此时身兼三职，既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又是河西警备总司令和新疆警备总司令，主张和平解决河西走廊和新疆问题，如果诚心落实，比千里之外的彭德怀要方便得多。

9月8日，毛泽东约见了陶峙岳的前任张治中，邀其为和平解放新疆做些工作。从9月10日开始，新疆和谈进入实质性阶段，此时兰州也已解放，保证玉门安全的工作也进入了多管齐下、三位一体的实质性落实步骤，具体为：一是中央已于8月给油矿经理邹明确指示，嘱其继续坚持护矿斗争。二是把保证玉门安全作为与陶峙岳和谈的一个重要条件提了出来，令其驻军严防反动派破坏。三是加速和谈步骤，指示邓力群尽快告知陶峙岳速派代表前往兰州和谈，曾震五于9月18日从新疆出发，一路向东，边走边谈，边向国民党驻河西走廊的驻军传达张



铁人王进喜

治中、陶峙岳的和平意愿，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四是陶峙岳命令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重新布置兵力，以防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刘任破坏玉门油矿。五是以东北调来的战车五团为基础，迅速组成快速纵队，日夜兼程，遇敌不战，直奔玉门油矿。六是派出我军代表刘振世，一路向西，沿途向国民党驻军做思想工作，缓和紧张局势，以免出现过急行为。七是秘密派出代表与邹明接洽，商谈我军进驻油矿事宜。9月23日，我军代表黄诚来到油矿，经艰难商谈，做通了扬言要破坏油矿的某营营长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接管。9月25日，由黄新廷军长率领的快速纵队（含战车团）到达玉门油矿，玉门油矿和平解放。毛泽东关于取得油源的极端重要的任务胜利完成。

10月，经过紧张的准备，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始奔向茫茫戈壁，汽车和飞机或如长龙，排着队伍等待加油，或象雄鹰，划破长空直飞新疆，邹明笑容满面，忙前忙后。40多年后，邹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非常激动。

次年3月，我7万解放大军全部进入新疆，用时不足半年，是左宗棠和国民党7万人进疆时间的四分之一，堪称中国历代中央军队进入西域之绝笔，成为解放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第一编
取得油源 极端重要
毛泽东指示
保证玉门安全

一、兰州战役牵动着西北各族人民的心

1949年，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号角响遍了祖国大地。辽沈、淮海、平津、渡江战役后，解放大西北的序幕正式拉开，5月开始，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迅速向陕、甘、宁、青⁽¹⁾推进，先后取得了扶眉战役和陇东追击战的胜利，长期盘踞在西北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和马家军部⁽²⁾把阻挡我军前进步伐的希望寄托在了兰州。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政治、军事中心，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枢纽。这一战，既披着打通丝绸之路确保西域无忧的历史风尘，又刻着歼灭马家军让万千西路军战士瞑目的烙印；这一战，既是对西北国民党最强悍最残暴最有战斗力的残余势力的聚歼，又是对大西北政治、军事中心的解放。因此，兰州战役的分量是沉重的，任务是艰巨的，意义是深远的。

开战前敌我双方对兰州战役的认识是空前旗帜是鲜明的。敌方举行了“西北联防会议”，定了“兰州决战计划”。我方毛泽东与彭德怀电不断，一向对美国及全美武装的国民党不屑一的毛泽东，这次对兰州战役的指令显得十分谨慎。6月26日电示彭德怀：“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则必致吃亏”。6月27日又电：“打两马比较打王⁽³⁾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牺牲”，“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7月14日又电：“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就在兰州战役发起总攻的当天，即8月26日又电：“准备持久坚决歼灭两马”。围绕兰州战役，毛泽东



兰州战役 我军炮火封锁敌退路

的，拟报顾慎。否胡战的日州

亲自起草的电文就有35份之多。

兰州战役注定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同样，整个大西北对兰州战役的关注也是前所未有的，战役赋予人们的猜测更是多种多样而又难以预料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的大西北，一改往日的平静，枪炮声、喧嚣声、风雨声，声声震耳，阵阵紧逼，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各行业，不论工人农民，不论男女老少，每一个人的神经



强渡渭河

都被这一战役的每一种微妙的变化而拉得紧而又紧，人们无不四处打听，奔走相告，但是人们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又没有一个是道听途说的，因为任何战争的语言是不会以普通民众的意愿和猜测为转移的。

二、邹明的焦虑

当千千万万双目光注视着兰州战役的时候，有一个人对兰州战役更加关注，他就是国民党石油总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玉门油矿）经理的邹明⁽⁴⁾。邹明自1948年8、9月间依次担任总公司协理、甘青分公司（玉门油矿）经理，到1949年8月、9月间，已经整整一个年头。一年来，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节节败退终将彻底失败的局面已被普通民众所感知，但国民党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一年，如何让有识之士们历尽千辛万苦创建起来

的玉门油矿继续为祖国、为民族做出更多、更大、更好的贡献的想法，已在邹明的心里萦绕了千百遍。邹明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深知玉门油矿的来之不易，深知油矿对战时后勤保障和战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深知玉门油矿在全国石油开发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国民党中、上层人士，邹明也深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深知蒋介石集团对中共的仇视，耳闻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设施、暗杀进步人士的卑劣行径，听到了马步芳的残暴……

此时此刻，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这个西北边陲、交通和信息闭塞的山沟里，邹明一想起玉门油矿的未来，困惑、孤独、焦虑的感受就会一齐向他袭来。邹明困惑、孤独、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得知西北局势和兰州战役的变化情况。其时影响邹明判断局势的重大事件有四个：

一是1948年10月，掌管国民党厂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在南京召集资源委员会各地负责人参加的秘密会议（时称“南京会议”）上明确表态：“我终于明白在国民党下面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共产党胜利在望，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跟着这个腐败政府一路撤下去，跟他们一起毁灭吗”？他要求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全体员工“坚守岗位，维护财产，迎接解放，准备移交”。远在西北边陲的邹明却因会上无石油总公司的人参加而未得通知。

二是1949年6月27日毛泽东关于西北川北的进军部署电报（以下简称《西北川北部署电》）中指出：“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项指示把取得油源作为“极端重要的任务”，说明毛泽东对玉门是极为关注的，且已注意到保证玉门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因当时各种关系复杂微妙，未得沟通，又因我党在玉门油矿的党支部与兰州长期失去联系，亦未得转告。

“未得沟通”是因为西北国共和谈的联络站尚未建立，某些主张也只是初步探索性的，尚不成熟；有的设想也不完整，甚至于没有产生。而涉及和谈的事务又非常敏感，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如处理稍有不妥，一些思想上或武装力量上的冲突就有可能一触即发，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加之和谈涉及到的势力方又很多，有主张分裂新疆的英国和美国，有居中帮助我方的苏联，有倾向中共意图的新疆三区革命力量（即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力量），更有国民党分裂势派、主战派和主和派。国民党驻军中既有胡宗南的旧部，又有马步芳的部队，也有张治中⁽⁵⁾的旧部，胡的旧部和马的部队势力最大，愿意听从陶峙岳⁽⁶⁾调遣的部队也就只有原张治中的旧部。地方和军队中，愿战、愿和、愿分、愿统者针锋相对，分庭抗礼，各不相让。在此种情形之下，毛泽东的指示只能到彭德怀那儿为止，绝密之令，当然“未得沟通”。



刘少奇

至于“未得转告”，也是事出有因，原来玉门油矿是有两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的。一个是老君庙矿区地下党支部，是1941年春由刁德顺、王道一、陈贲三人组成的党支部。由于玉门地处偏远，后来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2年春，时任甘工委组织部长的王实先，在收到玉门党支部的信后，专门从兰州骑自行车来到玉门指导工作，指示今后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为防止暴露，要求只能与王实先“单线联系”。再后来，甘工委遭到破坏，王实先工作调动，党支部也就再未得到过兰州的指示，始终坚持着地下活动。另一个是1941年由中共南方局先后派田伯萍等几名党员组成的油矿职工子弟学校地下党支部，1945年因故撤离玉门。所以，毛泽东这一关系玉门油矿前途命运的重要指示也就“未得转告”。



时任玉门油矿经理的邹明

三是1949年6至8月间，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告知美英插手新疆事务，有可能策划与新疆分裂势力和盘踞在西北的马匪搞“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情况后，毛泽东改变了此前“明春开始经营新疆”、“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的部署，把解决新疆问题的部署提前到了1949年年底以前。7月23日电示彭德怀：“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以种种援助”，“冬季即可占领迪化（今乌鲁木齐），不必等到明春”。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而又重大的改变因属绝密，邹明更是不得而知。

四是毛泽东联合苏联和新疆三区力量，让张治中、屈武、陶晋初等斡旋，派邓力群⁽⁷⁾居中联络，全面着手与陶峙岳、包尔汉的和谈，用和平方式解决河西地区和新疆问题的部署，因都是单线联系，邹明更不可能知道。

不知道以上关乎西北大局的四个重大事件的邹明，眼前自然是黑的，但困惑、孤独、焦虑的邹明并没有被困难压倒，为了防止油矿被国民党破坏，他积极组织开展了护矿斗争。6月1日，邹明在油矿办公楼前广场召开职工大会，宣布自6月份起工资以银元作标准，然后他对职工说：“油矿是国家的宝贝，是全体职工辛勤努力的结晶，我们一定要把油矿保护好。我要和大家一起与油矿共存亡”。7月份，油矿以维护矿区秩序为名，正式成立护矿队，启用了矿警大队库存的全部枪支弹药，武装护矿，增强实力；员工们各自组织职工防止反动派的破坏，炼厂职工在厂区四周筑起临时围墙，把炼厂围得严严实实；矿场、工务组和运输课，把贵重仪器和进口器材装入箱内或埋藏或转移，有的油井周围砌起保护墙，较远的油井用沙土伪装成坟包，太大的设备如钻机则先拆散后隐藏，兰州调来的100多辆卡车开进山沟隐蔽了起来。



邓力群

三、邹明请求早日解放玉门

邹明在积极组织油矿工人开展护矿斗争的同时，一直在急切地盼望着与中共取得联系，以求支持和依靠。在派人与已经获得解放、并已由中共接管了的总公司联系未果的情况下，7月下旬又到兰州与甘青分公司营运处处长高琨商量，经反复研究，决定求助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孙越崎。二人商定后，为防止泄漏机密，用之前约定的暗语给孙越崎发了电报，说：“你存在西北的瓷器如何处理，请来西北作些指示”。由于电报是通过总公司广州营业所转发的，当时并未立即等到回电，邹明只好赶回了玉门。很显然，邹明给孙越崎电报上的“存在西北的瓷器”就特指玉门油矿，“如何处理”则是问何去何从？

8月中旬，兰州战役正酣，各种小道消息乱飞，反动派扬言要破坏油矿，邹明对油矿安全的担忧达到了极限。国民党在玉门油矿的驻军和势力构成比较复杂，此时，散兵游勇、死硬分子，各为其主，鱼龙混杂；特务组织、军政之间，心怀鬼胎、勾心斗角，泄愤者、疯狂者、绝望者、火并者、逃跑者，导火索一经触发，都有可能使油矿受到冲击。

正在邹明一筹莫展的关键时刻，接到了孙越崎从香港发来的回电，让邹明去香港面谈。接到回电后邹明喜出望外，朦胧已久的天空终于移开了一片云雾，透进久违的光亮，他随即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把此次赴港要办的事全部料理了一番。上兰州、转广州、赴香港，终于与香港的孙越崎碰面了。经过战争洗礼和世事巨变的他们，见面后百感交集，激动万分。之后邹明向孙越崎详尽汇报了护矿工作的安排，孙越崎非常满意。邹明谈到了他的担忧，希望能够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使玉门油矿在战乱中有所依靠，并希望兰州解放后大军继续挺进，以免时间拖得太长，油矿难以维持。孙越崎完全同意，说：“我就给北平（今北京，下同）的钱昌照打电报，请他把你们的护矿工作和要求转告给共产党方面”。电报拟好后，由我党在香港的联络员罗哲明发给了邵力子和钱昌照。邵力子和钱昌照都是中共的老朋友。邵力子是孙越崎的老师加挚友，是4月份与张治中、屈武等一道作为国民党的和谈代表赴北平出席国共和谈的，和谈破裂后，

应邀留在北平。钱昌照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元老，是孙越崎的前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是6月1日经香港到达北平的。邵力子和钱昌照非常挂念玉门油矿，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我党中央做了汇报，并很快给邹明回电转告了中央的指示。邹明的困惑、孤独和焦虑一下子烟消云散。找到了依靠的邹明满怀信心地带着从资源委员会要到的17万银元，于8月23日离开香港经广州飞到了兰州，回到油矿后，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组织实施了各项工作，机智地坚持到了彭德怀派来的战车团的到来和国民党酒泉驻军的起义。9月26日，我军政代表康世恩⁽⁸⁾顺利接管了玉门油矿，油矿完好无损，油矿职工欢欣鼓舞。10月13日，人民日报以《玉门油矿职工爱护祖国财富》为题就邹明领导的油矿职工护矿工作和庆祝解放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其时，孙越崎已宣布脱离国民党，正在策划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的起义工作。孙越崎是玉门油矿的奠基者，也是中国石油、煤碳工业的奠基人之一。1941~1945年，任玉门油矿总经理。1946~1948年，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后任经济部长。1948年10月，孙越崎组织召开了“南京会议”，要求各厂矿妥善保护资产，随时准备移交，不得破坏。“南京会议”的秘密召开为后来冲破蒋介石的束缚，把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及其所属大陆的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的资产、技术人员整建制地移交给新中国打下了基础。1949年11月，由他策划的设在香港的国民党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成功，大量矿产回到了人民手中，至此，国民党设在大陆的企业及其技术人才绝大部分安全地保留了下来，得到了毛泽东的嘉奖。



其时，邵力子、张治中、钱昌照、屈武都已宣布脱离了国民党，应邀在北平准备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后来，邵力子当选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张治中、钱昌照当选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张治中、屈武还是促成新疆和河西地区和平解放的重要人物。

四、毛泽东把玉门安全放在西北安全的大局中进行了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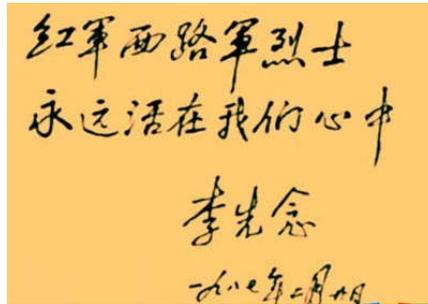
关于大西北的历史，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历代中央在统治西北问题上所付之艰辛，毛泽东心里更如明镜。玉门是战时乃至战后经济建设唯一可依赖的现成的规模化油源，在西北乃至全国问题上，不论战时还是今后，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把玉门安全放在西北乃至全国安全的大局中统筹部署是至关重要的。玉门安，可利西北安；西北安，则保玉门安。玉门油矿矿史资料

载：玉门油矿是开发较早，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全、技术人员和职工最多、产量最高的油矿，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里，共产原油51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2.3%，1949年已



成为一个具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修、水电、运输等生产部门及先进工艺和设备的综合型石油企业。2000年第5期《党史研究与教学》中，汪波的《资源委员会与中国石油工业》一文载：玉门油矿自1938年开发到1949年9月解放，共生产原油近50万吨，占同期全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注：两引文数据不同，原样保留）。

毛泽东一向主张武力是和谈的资本，设想如果不能同时全部地和平解决西北问题，也争取部分地解决。估计与盘踞在甘、青、宁的马家军一战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想避免的。对于马匪的残暴，毛泽东是深恶痛绝的，这是基于两个情结：一为历史上马匪多次充当西北游牧部队的帮凶，要安西北，马匪必败河西，马匪惨无人道，不瞑目。新疆和平解决的可能一步地推进，只是距离太远，新疆的工作又不太深入，解甘、新之间，又长又窄的河兰州溃散之敌的退路所在，指新疆，下同），既是要道，和或二者兼有，都是有可能的，但不论何种方式，玉门安全必须确保。这就是《西北川北部署电》中两次提到“油源”，在“取得油源”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的“极端重要的任务”的战略思想背景。



除；二为1937年我西路军兵除马匪，万千西路军战士死不已有苗头，一些部署也在一步地域又广，民族又多，我党在决起来难度很大。至于夹在西走廊凉、甘、肃三州，既是又是大军进疆的门户所在（疆更像咽喉，需待观察。或战或

在此后的具体部署和战略推进上，把玉门安全放在西北安全的大局中统筹部署的思想体现得非常明显，可见，指示是严肃的，是广泛的，是经过周密部署和层层传达了的，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对此，《西凉晚刊》解放特刊以《开国前毛泽东布置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为题进行了较为贴切的分析。

五、和平推进中保证玉门安全

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假如西野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8月6日又电：“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8月23日又电：“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贺龙来北平参加完政协会议后，“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协助解决甘、新问题”。研读电文，毛泽东“和陶打马”解决西北问题的战略意图跃然纸上。

9月8日，毛泽东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约见了在西北地区威望很高的前任国民党西北军政公署行政长官张治中，10日电示彭德怀、邓力群：加强新疆联络，积极和谈。此后，和谈节奏迅速加快，和谈、西进、起义、投诚的具体进程中开始大量出现“保证玉门”、“玉门油矿”或“老君庙油矿安全”⁽⁹⁾的文字记载。



和平将军张治中与毛泽东

《玉门史话》的《新中国成立前夕玉门油矿的护矿斗争》一文有这样两段话：一是9月初，油矿解放前夕国民党驻油矿的骆驼兵团⁽¹⁰⁾一营乔营长曾拿出陶峙岳的手谕，上面有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要保证老君庙油矿和职工的安全”。二是9月21日，李清涵回矿报告，陶峙岳派他的亲信参谋曾震五⁽¹¹⁾到酒泉办事处，要他转告邹明，他们正在高台与解放军谈判起义之事，要邹明务必保护好油矿，不要受到一点损失。

《黄埔杂志》载谢腊生、黄叶丹的《记领导酒泉起义的彭铭鼎将军》一文写到：彭铭鼎⁽¹²⁾遵照陶峙岳指示率河西驻军起义，但在起义地点选择上进行了多次反复，焦点是起义地点不能

靠近玉门，担心稍有不慎，引起混乱，危及油矿安全，将做千古罪人。

《酒泉起义纪实》一文写到：“蒋介石集团派到河西的特务，此时也乘机跳出来，企图煽动坏分子破坏玉门油矿，新疆方面派出的护矿部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警卫团和油矿工人团结协力，粉碎了炸毁油矿的阴谋，确保了玉门油矿的安全。”

人民政协报载《陶峙岳与酒泉起义》一文写到：曾震五路过张掖，与王震会晤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王震阅信后，意识到要进军新疆，河西走廊这条“胡同”必须通畅，并且要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

碰巧的是，9月中旬，陶峙岳派曾震五正自西向东途经酒泉、高台赴兰州与彭德怀商谈和平起义之事，途中面见王震。彭德怀向曾震五指出：“玉门油矿的安全，务必确保！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玉门油矿的安全，必须让它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来！”。与此同时，王震也受彭德怀指示派刘振世（曾用名刘生冬）⁽¹³⁾自东向西分别与高台的沈芝生、酒泉的彭铭鼎进行了商谈。期间，刘振世给彭铭鼎说：“王（震）司令员特派我来，要你迅速采取具体行动，务必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与此同时，陶峙岳还直接向彭铭鼎下达了指令：“玉门的油矿，必须确保。可是，我总是放心不下。新疆派在老君庙和安西的护矿部队，全部归你指挥。但无论如何，要确保油矿不受任何破坏。不然，我们都不好作出交代的”。随后彭铭鼎在高台异常严肃地对接令到酒泉负责布防的贺义夫原原本本地传达了陶峙岳的指令：“接陶峙岳总司令电话，中共



陶峙岳陪同朱德视察工作

中央有电，要我们必须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否则将追究责任”。陶总司令已派护矿部队进驻老君庙，此部队由陶总司令直接指挥，谁也动不了。接中共中央电令后，陶总司令又增派毛希崑率新疆警备团进驻安西，支援老君庙护矿部队。同时，陶总司令还电令我负责玉门油矿的护矿任务。你到酒泉后，不仅要控制酒泉这个据点，作为起义斗争的指挥中心，而且要协助新疆派驻玉门油矿的部队，确保油矿不受任何破坏。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在酒泉起义，决不西至玉门。如果我们再撤到玉门，（把特务也引到那儿）油矿遭到特务破坏，我们的罪责就难逃了，还谈什么起义？”贺义夫当即率部乘汽车急驰酒泉。对此，《中国

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写到，陶峙岳对彭铭鼎“把守新疆大门，确保玉门油矿是十分放心的”。《傅建文战争纪实文集》也写到，决定起义后，陶峙岳立即“派第187旅副旅长刘抡元率两个营进驻玉门油矿，保护油矿安全”

《玉门党史资料第一辑》中，由起义将领贺新民（时任骆驼兵团团长）、汤祖坛（时任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司令李铁军1948年离职后由汤代行职权，1949年6月由陶峙岳兼任司令）撰写的两篇回忆录里，详细记述了陶峙岳派曾震五、王震派刘振世分别途经酒泉和张掖商谈起义、守卫酒泉、确保玉门安全的过程。

两路代表的活动直接促成了国民党河西驻军的起义，并于9月25日发出起义通电：“抗战八年，继以内战，人苦民劫，渴望和平，峙岳等为革命大义，我西北诸袍泽亟应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绝断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谨此电达。”

六、武力推进中保证玉门安全

兰州战役后，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认为，我第一野战军必将转锋南下，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取四川，不再会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会立即、至少在临近入冬的时候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他们幻想着在河西养精蓄锐，借助美英等国窥视新疆之力，等待第三世界大战爆发再行反攻。当然，从来就没有斗过毛泽东的国民党这次仍不例外，注定是要失算的。

1949年8月4日毛泽东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的电报中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此时，兰州战役尚未展开，毛泽东就已自信地得出结论，并通知苏联在8月底或9月初帮助我西进途中做更充分的援助准备。8月9日，彭德怀就进疆的初步设想致电毛泽东：9月初、中旬，“二、四、六等三个军向玉门进军，并准备入疆工作”。8月17日，彭德怀致电贺龙等：“拟以3万兵出至玉门”。战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言进行着，8月26日，兰州解放。30日，毛泽东出于对残兵西退危及玉门的担忧，电示彭德怀：兰州解放后先占张掖、武威，后占青海、宁夏。这一指示虽因难度太大而放弃，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兰州解放后占张掖武威和占青海宁夏的先后安排上是有重大战略想法的。9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王震在酒泉发出进军新疆的命令

“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他们（苏联）帮我建立新甘陕三省间的运输毫无问题，三十架运输（飞）机估计可以办到”（注：实际用了40架）。9月11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指示拟定了进疆计划，并电告毛泽东：“10月初、中旬占领玉门”，“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显然，那个时候彭德怀把进疆的大本营是选在了玉门的，并初步计划要在玉门休整一个月。

初看起来，“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有急躁冒进和远出疲劳之嫌，是犯了兵家大忌的。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从陕西一路西进，先后进行了陕中战役、扶眉战役、陇东千里大追击、兰州战役、宁夏战役以及即将结束的河西千里挺进，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屈指百日，仅战场的直线距离就推进、延伸了两千多公里。而在关外，戈壁连连，风沙阵阵，地广人稀，供给吃紧，衣食短缺，将近严冬，疲劳征战，长驱直入数千公里之后，紧接着还要长驱直入数千公里，开几千年历代中央收复西北的先河，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罕见。毛泽东敢用狠招、险招当必有妙招，此招便是“取玉门之油，运进疆之兵”。

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未及休整，彭德怀就迅速部署：“四、六两军第一步进永登，相机向油厂前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自西宁挥师北上，翻越祁连山，通过扁都口，突进张掖，截断宁马退路，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西进，与凉、甘、肃之敌正面接触，并追歼溃散之敌。



千里戈壁无人区

命令发出后，第一兵团于9月10日在王震指挥下，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自西宁北上，先到大通、门源，然后又连续行军，14日进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15日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沿途荒无人烟，又遇风暴袭击，克服高山缺氧，艰苦跋涉，最终以惊人毅力战胜了狂风大雪和奇寒，到达俄博，然后28小时连续行军，穿越扁都峡谷，于17日突然出现在甘肃民乐城下，迅速攻占张掖，刚刚溃逃到此的国民党

残兵败将还没喘过气来就举手投降了。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经永登，翻越乌鞘岭，通过古浪峡，直取武威，再向张掖、酒泉进军。21日，第一、二兵团在张掖会师。会师后，我第一、二兵团与驻甘、肃二州的国民党军基本上是“边进边谈”和“边退边谈”。采用一兵团截敌退路、二兵团追击歼灭的方法进驻河西，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一要坚决防止溃兵西撤，侵扰玉门或窜至新疆，二要对溃兵以坚决消灭，以减轻进军新疆的压力，并促河西国民党驻军尽可能多的起义。事实上，这次进兵完全达到了上述目标，尤其是一兵团突然过扁都峡谷，出现在民乐城下，国民党驻军和溃军疑为天降奇兵，十分震撼，对其心理上

的震慑极大，加之退路已断，追兵又至，起义之心定矣。陆续到达酒泉后，25日酒泉和平解放，同日我军政代表接管了玉门油矿。

段文波、郭瑞民、董江芸写的《战车团长战车团——记我军装甲兵首次进疆》载：7月28日，朱德总司令将第四野战军第五战车团调归第一野战军，9月5日，彭德怀在兰州检阅了战车团，并令战车团在第三军军长黄新廷⁽¹⁴⁾指挥下，随快速纵队以最快的速度抢战玉门油矿，防止敌人逃离前进行破坏。9月25日，占领了离玉门油矿不远的老君庙，并封锁了交通要道。当时，驻玉门国民党的1个高炮营已经部署完毕，高射炮的炮口已对准炼油厂，敌士兵已各就各位，等待随时执行破坏油矿的命令。就在这紧急时刻，胡团长率领3辆装甲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敌人的高炮阵地，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战车团来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未来得及命令



战车团出嘉峪关直奔玉门

开炮就当了俘虏。紧张的空气一下子化为一股清风，战士们和工人们一片欢呼，庆贺玉门油矿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对战车团亦有记载：“这个先遣支队，有装甲车45辆、汽车37辆，指战员550余人。七月奉命从天津出发，九月到西北战场，追歼过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解放和保护了玉门油矿”。

9月23日，彭德怀电示王震等：我军迅速进占玉门、安西、敦煌，有利于新疆谈判。

9月25日，彭德怀报告毛泽东：本日十时，我五师和平进入酒泉。三军车运部队及装甲营正

向油矿（酒泉西一百一十公里之老君庙）开进中。

9月26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南路我三军军长黄新廷率该军车运部队及装甲营，昨午后已进占老君庙（玉门东南）油厂。该厂完好无损，秩序安定，照常工作”。此时，兰州战役胜利刚刚满月，离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只有4天。新中国成立前夕让毛泽东无限牵挂的玉门终于迎来了红旗飘飘的日子。10月5日，《天声日报》以《甘肃酒泉宣告解放玉门油矿完整无损》为题、10月11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野战军装甲部队穿过戈壁战胜严寒解放玉门油矿》为题，分别对玉门的解放进行了报道。

10月，当一桶桶金灿灿的汽油装上汽车、飞机，一批批满载着西进大军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的时候，毛泽东亲手谱写的“取得油源”，“进军新疆”的序曲响遍了西北大地。毛泽东“取玉门之油，运进疆之兵”的战略，谋划于六月，实施于九月。进军前从华东、华北军区调来了3个汽车团，加上原有的汽车，又租了苏联的40架飞机。据第六军军长罗元发⁽¹⁵⁾记述，在进疆部队中，第六军车运26676人（次）、空运12446人次（起飞1033架次），共计39122人次。为保证部队顺利进疆，专门成立了酒迪运输司令部，司令部共有汽车545辆，至1950年3月，共运兵71314人，运资6273吨，为大军进疆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由于进军神速，平叛和剿匪迅速展开，新疆社会很快稳定了下来。巧合的是，1876年左宗棠进疆是7万人、耗时两年多，1943年国民党进疆也是7万人、耗时两年多，1949年我第一野战军进疆也是7万人，但耗时不足半年。毛泽东把“取得油源”视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完全把玉门安全融入了西北安全的大局之中，进一步彰显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深远的政治谋略风范。

(1) 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2) 马家军是西北地区回族军阀家族武装



的通称，当时主要有三支部队，即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部。“两马”指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马鸿宾，“青马”指前者，“宁马”指后者。马鸿宾于1949年9月19日在宁夏省中卫率部通电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独立第2军。马家军中属马步芳最为残暴，当地民歌“花儿”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

(3) 胡王即胡宗南部和王治岐部。

(4) 邹明(1913.10.14-2008.5.22)，字明之，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原石油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能源部高级咨询委员、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咨询中心特邀专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参与组织了大庆石油会战、炼油“五朵金花”技术、建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经济评价体系。“文化大革命”中，邹明被拘留审查7年，1978年恢复工作，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外事局顾问。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

(5)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1946年1月、1949年4月，两次代表国民党进行国共和谈，主张和平。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6) 陶峙岳(1892.9.18~1988.12.26)又名陶纪常、陶鋤，别名岷毓，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早期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战士、著名爱国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河西警备区总司令等职。1947年，随张治中进入新疆，积极拥护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1949年9月25日，率河西地区和新疆所部将士通电起义，为和平解放新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7) 邓力群，1915生，湖南省桂东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49年作为中央特派员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活动，负责建立了“力群电台”。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1990年后担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接管玉门油矿的军政代表
后任石油部长、副总理

(8) 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时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后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9) 老君庙：地处甘肃省玉门市老市区，油矿在玉门县东南80公里处。老君庙是玉门油矿最初的厂区，本文中玉门油矿、老君庙油矿、老君庙均指当时的玉门油矿，玉门市、玉门石油矿务局、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油田分公司都曾建其附近。

(10) 骆驼兵团，即陆军独立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当时有官兵3586人，驼、马千余峰(匹)，装备各式轻重武器。直属国防部，归西北行营指挥。1949年春开往玉门油矿，担任油矿内外的保卫工作。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在玉门通电起义。解放后作为唯一兵种保留下来，后多次立功，贺新民成为骆驼专家。

(11) 曾震五(1895—1958)中将。号克毅，湖南湘乡人。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1948年8月任联勤总部第8补给区司令，1949年9月24日在新疆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新疆军区参谋长，陕西省体委副主任，西安体育学院院长。

(12) 彭铭鼎(1907—1999)少将。字介夫，湖南益阳人，1946年6月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

谋长，9月任西北行营参谋处长，1947年任西北行辕第3处处长，1948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1949年9月25日在甘肃酒泉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兵团副参谋长，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研究室主任、军事训练处副处长，坦克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13) 刘振世(1903--1967)少将。字生东，湖南叙浦人。1948年3月1日在陕西宜川被俘后任解放军第22兵团第2军5师副参谋长，第9军25师师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6师师长，西北军区高参，新疆伊犁政协委员。1967年6月3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为他召开追悼大会，王震等领导发唁电表示哀悼。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国民党残余部队纷纷西窜，刘振世受命利用以往与国民党西北将领彭铭鼎的同学与共事关系，策动彭弃暗投明，使高台、酒泉得以和平解放，保住了玉门油矿不被破坏。接着，又以解放军代表身份去新疆与陶峙岳商谈，促使和平起义。1951年，被授予“人民功臣”奖章和“解放大西北纪念章”。

(14) 黄新廷(1913-2006)，湖北省沔阳(今仙桃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文革中受到审查，1975年5月任装甲兵司令员。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三军军长。

(15) 罗元发(1910.11.15-2010.5.10)，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第6军军长，1949年10月奉命率第6军进驻新疆，兼任中共北疆区党委书记、新疆分局委员和北疆军区司令员、北疆剿匪前线指挥等职，1968年9月起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罗元发

第二编

兵 进 河 西

彭德怀令快速纵队

直指玉门油矿

一、中央关注西北态势 亲切关怀玉门安全

魏 杰

玉门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面紧靠新疆的哈密，1949年9月，兰州解放后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三州怎么办，这取决于中央何时解放新疆。如果仍按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到1950年春、夏开始解放新疆的话，河西地区则可缓一点，赶年底完成即可，留出一段时间让部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休整，是非常必要的。第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们自1949年初夏开始，已从西安打过了兰州，经历了陕中战役、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攻坚战、秦岭战役、宁夏战役等，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屈指百日，仅战场的直线距离就推进延伸了一千多公里。而河西地区和新疆，戈壁连连，风沙阵阵，地广人稀，供给吃紧，衣食短缺，将近严冬，疲劳征战，千里急进之后，进疆还是不进疆，是毛泽东和彭德怀首要考虑的战备问题。

此时，摆在第一野战军面前的有四大难题：一是长期、持续、远距离深入作战，部队从未



进行过一次象样的休整，已十分疲劳。二是进入河西走廊，尔后进军新疆，征战至少是两千公里，步兵推进光走路就需两个多月。三是将近入冬，茫茫戈壁，路途十分艰险。四是远离后方，供给极难跟上。

而克服以上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空运、车运、步行三结合的方式，快速通过无法就地征粮的戈壁区，且必须在封冻前通过，此时，汽油便成了关系进疆与不进疆的关键所在。对此，中央高度重视，十分关心玉门油矿的安全，一旦油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进疆便成了一句空话。

中央在积极谋划武装快速进疆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能争取驻疆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我进疆的人数就会减少许多，路途自然也少了很多麻烦。采用这种武力推进与和平推进双管齐下，空运、车运、步行三位一体立体入疆的办法集中体现了中央的大智慧。

显然，保护玉门油矿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性任务，玉门已不再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点，



而是一个连接河西地区与新疆的一个结，是关系中央决策进疆与不进疆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成功与失败的总闸。当我们了解了全局和大局之后，对于理解后面的一些内容就方便多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玉门总是与新疆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疆问题的解决又常常牵扯着玉门，这就不难理解了。1949年，中央领

导亲切关怀了玉门的安全：

一、毛泽东。毛泽东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者，其光辉始终照耀着全国各地，玉门毫无例外地与全国人民一道分享了他的光辉。

1、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初次确定了解放大西北的规划，其中：1949年年底解放甘肃的凉、甘、肃三州，1950年春或夏解放新疆。

2、为全面推进解放大西北的进程，4月25日，毛泽东命令第18、19兵团由晋入陕归第一野战军建制，第一野战军军事力量大大加强，直接改变了长期以来西北战场上敌多我少的态势，为以后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3、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刚刚指挥完太原战役的彭德怀，首次提出：和平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或许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4、1949年6月27日，在解放大西北的部署中，电示彭德怀：“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个指示或许就是毛泽东对玉门作出的最早的指示，也可能是毛泽东千千万万个指示中唯一使用了“极端重要”一词的指示，详见第二节《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电》。



5、1949年7月23日，指示周恩来：请查告西北现有多少汽车，是否勉强够我军入疆入川用。这是毛泽东对6月27日安排的取得玉门油源这一“极端重要的任务”的再落实。

6、1949年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邀其为和平解决河西和新疆问题做些工作，张治中欣然答应，并付诸实施。

7、1949年9月10日，毛泽东电示于8月26日结束兰州战役准备进军河西的彭德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此电说明，一是毛泽东已将玉门计划为大军进疆的基站，二是对进占玉门的时间已大为提前并非常明确。

二、朱德

1949年7月28日，朱德总司令亲自指示调第四野战军第五战车团的一个装甲营550人和装甲车45辆、汽车37辆归建第一野战军由天津急驰玉门。朱德接见了这支部队，并为他们解决了几个实际问题。玉门正是在团长胡鉴、政治部主任魏杰率领的战车五团的急速推进下才保证了未被反动派破坏。9月25日，战车团开进玉门油矿时，国民党顽固分子乔德丰等已将炮火对准油矿待命，战车团迅速采取措施，确保了油矿的安全。

三、刘少奇

1、1949年6至8月间，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得知美英窥视新疆，利用新疆分裂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挽回败局的幻想，拉拢马步芳、马鸿逵入疆，共同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消息后，立即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七届二中全会对解放大西北的规划，不顾诸多极为不利的因素，把解放新疆的计划提前到了“年内解决”。这便是此后战场部署上一系列变化的根源。也正是这一重大而深远的变化，使玉门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史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使解放玉门的脚步由普快变成了特快。在苏联期间直接与斯大林商谈了苏联对我方进军河西和新疆的援助事项，得到了苏联的很大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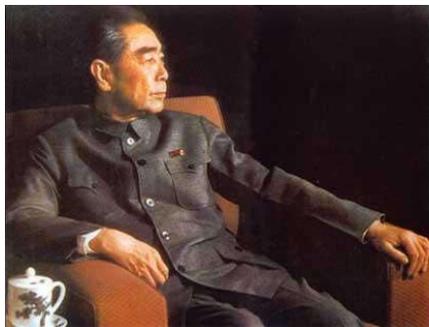


2、西北战场变化后，刘少奇当即按毛泽东旨意，派随其访问苏联的邓力群由苏联直接到新疆，架起了秘密和谈中北平的毛泽东、张治中与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以及与兰州的彭德

怀，还有与酒泉的彭铭鼎、汤祖坛等方面联系的桥梁，建立了著名的“力群电台”，从而直接促成了河西地区和新疆的和平解放。

四、周恩来

1、1948年，周恩来通过乔冠华做陶晋初的工作，促使他走和平起义的道路。1948年8月，陶晋初随陶峙岳进疆，乔冠华受周恩来指示，写信给陶晋初，要他在新疆相机行事，做好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1949年5月，陶晋初亲笔向陶峙岳呈写了《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对陶峙岳最终选择起义产生了很大影响。陶晋初是陶峙岳的堂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重庆时就与乔冠华相识。



周恩来

2、1949年4月16日，周恩来亲自找屈武谈话，要他赶紧回新疆，策动新疆部队起义，尽量使新疆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屈武回疆后，盛赞陶峙岳的保国安边思想，积极协助其准备和平起义。屈武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国共和谈时任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顾问，曾留学苏联。

3、1949年8、9月间，周恩来多次提醒彭德怀要防

范反动派对玉门油矿的破坏，并向陶峙岳等严正指出，确保玉门油矿安全是和谈的必须条件。

五、彭德怀。作为西北战场的总指挥，执行中央一系列战略决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取得了解放大西北的全面胜利，最终使玉门得到了解放。

1、1949年8月19日，在西北战场计划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三、四两军追击周、黄两部，夺取玉门油厂。如果有了另外的变化时，则以四、六两军四个师约三万人进攻周、黄两部，相机占领玉门。并报告了兰州到玉门的里程是830公里。

2、1949年8月26日的兰州战役结束后，亲自指挥王震的第一兵团和许光达的第二兵团，实施了截敌退路与正面追击相结合的河西千里大追击。截敌于张掖，未使敌退入玉门而危及玉门油矿，保证了玉门油矿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3、1949年9月24日，在与陶峙岳派去商谈进疆事宜的曾震五会谈时指出：玉门油矿的安全必须确保，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玉门油矿的安全。



彭德怀元帅

二、毛泽东发出西北川北行动方针 取得油源极端重要

（毛泽东 北平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

德怀〔1〕同志：

二十六日电〔2〕悉。（一）如青宁两敌〔3〕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南坊、通涧〔4〕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5〕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6〕后打胡王〔7〕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战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午齐〔14〕开始作战，对于刚到数天的十九兵团说来是否早了一点，值得考虑，似不如推迟若干天，使十九兵团充分恢复行军疲劳，并使各部准备更好些，请酌定。（二）如两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负担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午齐（或午灰）开始作战是可以的。（三）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我林罗〔8〕七个军（其余六个军位于豫鄂湘赣四省任守备）可于八九两月到

达湘粤桂边区，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广州、桂林等地。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邓〔9〕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十二月前后到达并占领重庆、贵阳等处，以期歼灭伪府，开辟长江上游。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四）你们在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凤〔10〕、泾、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则可以按照二中全会时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为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11〕，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支兵力的数量以能担负解决上述任务为原则。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12〕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现在预计以林罗一



彭德怀

部由广西，刘邓一部由贵州合击昆明，总数希望不超过三个军。（五）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六）请根据上述意图部署一切，此电请给贺龙〔13〕同志一阅，并征求他的意见。

毛泽东 已感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指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十九兵团七月四日可在三原附近集结完毕，拟于七月八日开始向敌进攻。拟以十八兵团钳制王治岐军，十九兵团及一、二两兵团首先围歼马继援、马敦静部主力，然后以一个兵团相机向平凉追击，三个兵团向胡王匪进攻，如马匪继续西撤平凉、长武线防守时，拟以十九兵团位置乾县、礼泉、永寿监视马匪，集中一、二兵团、十八兵团围歼胡匪及王治岐部，夺取宝鸡、陇南，作解放汉中准备，如胡匪主力被歼，则乘胜追击至汉中、广元。

〔3〕指青海马继援和宁夏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4〕乾、永、彬，指陕西乾县、永寿和彬县。常宁，镇名，位于陕西永寿县中部。南坊，镇名，位于陕西礼泉县西北。通润，镇名，位于陕西淳化县北部。

〔5〕长、泾、凉，指陕西长武和甘肃泾川、平凉。

〔6〕两马，指马继援和马敦静。

〔7〕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王，指王治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第一一九军军长。

〔8〕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9〕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0〕宝、凤，指陕西宝鸡和凤翔。

〔11〕甘凉肃三州，即今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

〔12〕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13〕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

〔14〕午齐，指七月八日

三、总司令精细谋划 彭德怀拜访孙健初

李 娟

1949年8月26日，西北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兰州战役胜利了，兰州终于获得了解放。晨阳透过枝繁叶茂的桑榆，照射着玉门油矿勘探处在兰州的办公大院。院内锣鼓喧天，红旗飘扬，秧歌的彩带在空中舞动，犹如落英缤纷。曾在国民党统治下饱受屈辱的专家、技术人员载歌载舞，欢庆着解放的日子。这时，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从远处疾驶而来，停在这座充满动感的大院外，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推门下车，健步直入办公楼，向玉门油矿勘探处处长孙健初的办公室走去。

前来拜访孙健初的，是刚刚指挥完兰州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孙健初是玉门油矿的元老，是玉门油矿最初的勘探者之一，他不仅对玉门的山山水水和沟沟壑壑了如指掌，就连整个甘肃和青海的地理分布和道路布设都了如指掌，对油矿内部油井和炼厂的布局，不用说，没有人会比他更熟悉的了。1937年，他主持玉门油矿勘探开发，使得玉门成为旧中国投入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田。玉门，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作为玉门油矿的初创人之一，孙健初被尊称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先驱者，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兰州解放前夜，他挺身而出，组织勘探处的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保护勘探资料，转移贵重仪器，赢得了党和政府的信任。



右一 孙健初

阳光透过窗框，射进孙健初简朴而充满学究气息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开着，彭德怀站在门外，视线在室内缓缓走过……左侧墙面是一幅紫红色丝绒挂帘，对面是一张旧式办公桌，另一侧摆着两张墨绿色的沙发，沙发旁立着一只书橱，书橱内陈列着书籍、岩石标本和岩芯。简单的陈设，写照着主人淡泊物质的学者风范。伏案疾书的孙健初闻声抬头，彭德怀已经大步向他走来，并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操着一口浓浓的乡音，爽朗而又亲切地说：“没有安民告示，我就来了。”

随从秘书对孙健初说：“这是彭德怀同志，他是专程前来拜访您的。”

孙健初惊讶、惊喜地看着彭总，急忙起身迎上去，与那温厚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彭德怀在兰州与新疆人士座谈

彭总似乎看出孙健初的心情，朗朗一笑，说：“我来看看勘探处的同志们。刚才在外面看到大家心情愉快，情绪高涨，这很好啊。”

戎马倥偬，威名震四方的彭大将军身着发白的军装，脚蹬黑帮圆口布鞋，举止彬彬有礼，言语和蔼可亲，曾饱受国民党欺凌的孙健初内心涌起一股暖流，双眼不由得湿润了。他控制着情绪，连连说：“谢谢彭总，谢谢您。”

彭德怀在沙发上落座，亲切地说：“您的情况我都了解，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您带领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政府应该感谢您啊。”

孙健初连忙说：“解放全中国，匹夫有责。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彭德怀接着说：“我军大部队正在做挺进河西走廊、解放玉门油矿的准备。玉门的情况我们还不是很了解，听说那里驻有比较复杂的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中不知有没有爱国的将领，是否愿意在我军没到之前维护油矿的安全，使油矿避免被反动派破坏呢？”

“就是的，那里的驻军比较复杂，也有一些死硬分子，时常扬言要搞破坏，但是工人们对于油矿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们在邹明经理的组织下，一直坚持着与反动派的护矿斗争。”孙健初很认真地向彭德怀汇报。

“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健全不健全呢？”

“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听说有，好象前一段时间的罢工运动就有党组织的力量，后来矿警还抓了不少人哩。”孙健初回忆道。

彭德怀对玉门的情况问得非常仔细，包括开进玉门的路线、行程多少，道路的好坏，油矿内部必须保证安全无损的最关键的设施位置等等。掌握了一些情况后，彭德怀对保证玉门油矿的安全心中已有方案，接着又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要开毛主席要我解放大西北，还给任务，就是要找到将来建设新质专家，您再给我介绍一下西情况好吗？”

孙健初走到那面紫红色一张西北地区石油资源分布连忙放下茶杯，疾步走到图

孙健初看了看彭总，指着道：“勘探证明，我国西北地在甘肃的玉门，新疆乌苏地区木……”



彭德怀在兰州与维吾尔族同胞研究新疆地图

释然地说：“全国解放以始。新中国需要油啊，我下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中国的油啊……您是地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分布

的金丝绒帷幕前，拉开图。彭德怀眼前一亮，前。

地质分布图的一角，说区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的独山子和青海的柴达

彭德怀同志认真倾听着。祖国大西北富集的油藏令彭德怀兴奋不已。分手的时候，他握着孙健初的手，充满期待地说：“开发西部石油资源，还要靠您这样的专家呢。”

孙健初诚恳地说：“只要国家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

彭德怀不虚此行，收获不小。出门时不仅对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已心中有数，而且对完成毛泽东取得油源的极端重要的任务已心中有数。

彭总走了，孙健初心绪万千地望着远去的车影，久久没有离开。

四、司令员命令快速出击 先头部队直指玉门油矿

（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电报 兰州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选自《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

第一兵团各部并报彭总：

（一）、由兵团各军集中汽车二十辆，载步兵一营，山炮六门，将各军骑兵、侦察兵组成骑兵支队，约八九百，协同装甲营，统由黄新廷[2]指挥。于十一日出发，预计二十二日到张掖休息，准备一天，二十四日由甘[3]出发，以三日行程，二十六日抢占（玉门）油田[4]。

（二）为加强抢占油田兵力，希望二军也攻，集中骑兵和另派张掖缴获之汽车载些步兵，或野司能从兰州也抽些汽车，如果我们加强载运一个团的兵力，则抢占油田更有把握。

许光达[5] 二十日

注释：此电同时报彭张阎，彭张阎指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此处略。

[2]黄新廷，当时任第一野战军三军军长。

[3]甘，指张掖。



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

[4]许光达，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

五、军长亲率快速纵队 黄新廷急进玉门油矿

胡立言

兰州解放的第二天，黄新廷参加了彭总召开的会议。会议简要总结了兰州战役，部署了下一步进行河西战役、宁夏战役、解放青海、进军新疆的军事行动。彭总决定二兵团及一兵团的第二军进军河西走廊，立即发起河西追歼战役。第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朱辉照政委、邓家泰参谋长率领军部、第七师、第九师，沿兰(州)新(疆)公路向西挺进。一路由黄新廷军长率领第八师进军青海，配合第一兵团解放西宁。会上部署了抢占玉门的任务。彭总好像对玉门的情况很熟悉，部署的行动也很细致，看来彭总对玉门进行了专门侦察。彭总说：“抢占玉门的任务非常艰巨，这关系着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只能成功，不得有任何闪失。”彭总下达这个任务时的表情非常严肃，容不得会场有半点轻松的气氛。

9月2日，黄新廷率领着八师指战员从兰州出发，攻占了青海乐都县，继而解放了享堂镇。部队准备继续前进时，接到了野司命令：青海西宁已经解放，部队转向甘肃河西归建，黄新廷军长迅速赶到兰州以西的河

有任务。黄新廷乘车急匆匆地赶到了河口。野司派人在河口等候，了彭总的指示：配属三军一支战车部队，组成快速纵队，由廷军长率领，一路不作停留，遇敌不得恋战，直接挺进玉门解放、保护油矿，防止敌人破坏。

黄新廷到达河口时，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他详细了解了部队的装备、车辆及人员情况。

这支部队由原东北战车五团团长沙胡鉴、政治处主任魏杰带领。平津战役结束不久，五团一分为二，一部分开赴广东，一部分调归一野建制，8月底才到达兰州。部队装备有装甲车45辆，汽车37辆，均为辽沈、平津战役中缴获的美造装甲车，大部较陈旧，车况不佳，每小时行驶仅为15至20公里。黄军长第一次接触这些机动装备，不但没有激动，反而感到担心，与他企盼指挥的机械化部队相距甚远。装备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玉门油矿的安危，为此他不得不多次询问了胡鉴和魏杰。

团长胡鉴是一个浓眉大眼十分标致的青年，他好像摸到了黄军长的心思，充满信心地说：“军长，请您放心，车辆虽旧点，缴获后，我们进行过多次保养。部队有一套严格的技术保障制度，我敢保证能够开得动、打得响，首长指挥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率第三军军长黄新廷快速纵队解放玉门油矿

魏杰说：“我们团里的骨干，多数是由东北军区汽车学校的干部、教员中抽调来的，这些同志懂技术，过去别单位车辆坏了都是找他们来修理的，好多没指望的旧车经他们手里一鼓捣都跑起来了。这些干部组织指挥能力也较强，部队斗志高昂，我们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完成解放玉门油矿的任务。”

黄军长也向他们介绍了河西的敌情、我军的战斗部署及上级的方针政策。

经短时间准备，部队从河口出发，9月14日到达永登，9月18日到达武威，与先期出发的第三军主力部队会合。

分别1个月，黄军长与朱辉照政委简要地交换了情况，对当前需处理的事情做了研究。



八师
口，另
传达
黄新
油矿，
这支

朱辉照说：“一野通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驻河西的国民党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到兰州，向彭总传递和平起义的愿望，希望我们早日进军，支援河西起义。彭总写信给陶峙岳对其起义表示欢迎，并要求河西国民党军队与我前线部队联系，商洽起义之事。”

黄新廷沉思地说：“看来敌人营垒中主和派与主战派斗争挺激烈。不然怎么还盼着我们给予支援呢？顽固派狗急跳墙什么坏事都可能做得出来。”

“分析得正确。”朱政委附和地说。

“我们必须加速前进。”黄军长当即派人把参谋长邓家泰找来，一起研究了下一步行动。军长要求主力加快进军速度，并决定由九师二十七团团长吕仁礼带上二营部队参加快速纵队，全部改乘汽车，迅速向玉门挺进。黄新廷让人找来九师师长朱声达，让朱声达迅速落实二十七团随团进军的事。

晚上，黄军长与朱政委还就部队支援玉门油矿问题、关于玉门油矿军管会的组成问题交换了意见。建议由懂得地质知识的九师政委康世恩负责接管，但要报请兵团司令员批准。

9月19日，晨曦微露，隆隆的马达声惊醒了还在沉睡的人们。军部的干部战士和驻地的乡亲们自发地来欢送快速纵队。装甲车队雄赳赳排列成一条钢铁长龙，沿着兰新公路向前挺进。车辆远去，灰尘久久不散。一向见惯马儿奔驰的孩子们跳跃着、大声地惊叫着。干部战士看见自己的军长率领着这样一支钢铁队伍，也流露出一股自豪感。

在行进的车队里，二十七团二营部队各个连分别挤在十几辆汽车上。团、营干部分散在各车上传达着军长的指示：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玉门油矿，保护玉门油矿不遭受敌人的破坏。中途如与敌人相遇，只要没有遭敌人的直接阻击，一律不与理会，由后续部队解决。越是早一天到达玉门油矿，越对人民有利。彭总指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极端重要的任务，只能成功，不许有任何闪失。

快速纵队经永昌至山丹的途中，收编了国民党第八补给区监护营及九十一军一七三师的溃兵600余人，缴获军马300余匹，汽车5辆及各种枪支。

经过几天的行军，黄军长感到最头疼的不是敌人的阻扰，也不是部队的斗志，而是车况不好。输送部队的汽车大部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车型杂、牌子多，备件少，故障不断，时常抛锚。加上新解放过来的一些司机存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也影响了进军速度。

黄新廷指定二十七团二营教导员史述，专门对驾驶人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征集更多的汽车备用，车辆抛锚立即换乘。

部队进入山丹，黄新廷打听到山丹培黎学校有汽车，校长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对于路易·艾黎，黄新廷并不陌生。1931年湖北发大水，长江决口，江汉平原及武汉市被淹，路易·艾黎作为救灾总署的官员，曾帮助中国人民抗灾赈粮，他与国民党腐败政府做巧妙的斗争，把几船救灾粮运到了洪湖苏区。这位高鼻梁、白皮肤的外国人支持正义，反对邪恶的崇高精神，给苏区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兰州解放后，他就听说路易·艾黎作为国际工合组织的代表在山丹办学，以培养工业人才来帮助中国人民。

是感情的促使，也是任务的需要，快速纵队一到山丹，黄新廷就驱车来到了城外的培黎学校。

晨曦从祁连山雪峰上冉冉升起，给无垠的原野散上了一层美丽的光彩，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显得天高地宽。黄新廷下了车，向路易·艾黎居住的一排平房走去，就像一位老朋友来串门一样径直走进房间内。

艾黎校长刚刚起床，对这位一身戎装的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但没有一点诧异和陌生，态度和蔼热情。他一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对不起！请坐，请坐。”一边从椅子背上抓



挺进玉门油矿的二十七团团长吕仁礼
随黄新廷军长指挥的快速纵队

起一件衬衣一条短裤穿上。

黄军长作了自我介绍，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借学校汽车随快速纵队西进的要求。

“热烈欢迎黄将军来到学校。我们早就盼望着解放军到来。不久前，国民党军队到处掠夺，我们怕学校的汽车被抢走，就全部拆卸分散隐蔽起来。汽油也藏在了学校的老矿井里”。艾黎多少天来的提心吊胆一扫而光，显得很兴奋。

黄新廷见艾黎先生为人诚恳，将学校秘密一股脑的倒了出来，对人民军队毫无疑问，反而觉得学校较困难，不愿强征，以免给这位外国友人增添思想负担，笑着说：“如果学校有困难……”

话没有说完，艾黎先生举起他那只长满细毛的大手，连说：“NO，NO，我马上去找人安排装修汽车的事。黄将军，能为贵军做事，这是我们学校的殊荣，边说边出了门，显得十分高兴的样子。军情紧急，黄新廷不能等待把汽车装好再走，次日按计划继续前进。出发时，艾黎还是装好了两辆汽车，并让农业专家、新西兰友人魏密斯驾驶着学校最大的一辆汽车加入到快速纵队的行列中，给纵队又增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



积极支援解放了玉门的路易艾黎解放后还培养了许多石油人才

在路易·艾黎校长的积极支持下，学校 20 多台汽车全部装好，为后续部队的输送做出了贡献。

黄军长采取措施后，快速纵队真的快速了起来。黄新廷坐在美国造的吉普车里，目光注视着飞速后移的山川、戈壁、绿洲。两边是高耸入云的山峰，皑皑白雪覆盖着山巅，一条公路从中穿过，两山之间有时只有十几公里的宽度，前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汽车跑了许久，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偶尔，一群野生黄羊奔驰而过，荒凉、原始。有时又会豁然开朗，两边大山急速向后退去，形成方圆数十公里乃至数百公里的平地。陡然间，出现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白杨参天，阡陌纵横，流水潺潺。如此场景，反复出现在眼前，漫漫千里之遥好像没有尽头……黄新廷戎马生涯中，走遍了祖国的高山大川、江河湖泊，对如此浩瀚的戈壁和无垠荒原中的片片绿洲却是第一次看到。西进前虽了解过这里的地理特征，但身临其境完全出乎他的想象之外。越往西前进，越感荒凉，部队中产生了一些思想顾虑。黄新廷却正好相反，对这里的山川、戈壁、绿洲，对这条狭长的大漠长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定这块表面荒凉，而蕴藏丰富的广袤土地，将是祖国未来的一块宝地。

9月21日，黄新廷率领的快速纵队到达河西重镇张掖。在王震的指挥下，第一兵团的第二军也已到达，第二军部队是在郭鹏军长和王恩茂政委率领下从青海出发，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的。他们的任务是出其不意地截断敌人退向玉门的退路，防止西撤的残敌危及玉门油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署，如果不截断残敌的退路，只有快速纵队急进，速度再快也快不过当地驻守的国民党军。截断了由兰州战役后西撤敌人的退路，也就打消了驻酒泉、玉门守敌得到增援的幻想，大大削弱了反动派破坏玉门油矿的力量。王震司令员的这一招，把所有退下来的国民党军挡在了张掖以东，无兵增援的酒泉、玉门国民党驻军只得选择了起义和投诚，使解放玉门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黄新廷刚进城，就遇到了第二军第五师师长徐国贤。老战友相见格外亲热。首选话题自然是两支兄弟部队会师前各自的战斗情况了。

徐国贤说：“昨天一到张掖城外，就发现不少的敌人正向城内撤退。我们发起突然进攻，人困马乏的逃敌不经打，一个冲击，不到10分钟就打垮了，俘虏了六七百人。敌人是国民党一二〇军二四五师的2个团，真是残兵败将，2个团就这么一点儿人。当天夜里，这个师的另一个团也投降了。天亮后，融入一七三师的一个骑兵团也投诚了。”

黄新廷也讲了第三军部队一路上消灭敌人3个团和组织起义1个骑兵团的情况，对徐国贤说：“粗略一算，敌人陇南兵团撤退河西的2个军投诚的投诚，消灭的消灭，这不全完了？”

“全完了还不好啊！”

“跟这些残兵败将交手，没劲！”

“怎么。仗打得不过瘾啊！”

“你呢？”

“跟你一样。”

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徐国贤说：“走，走，王震司令员、郭军长、王政委都在城里。”

“王胡子也在？那我得赶快去看看。”

王震司令员知道黄新廷到达张掖，派人把黄军长接到一兵团司令部。王震司令员见到黄新廷非常热情，挽留他们在张掖休息几天再走。他说：“过两天，曾震五代表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西北长官公署参谋长彭鼎铭、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来张掖进行和谈。我们已派刘振世去高台与国民党部队联系。刘振世你认识吗？”

“我知道，不就是原来刘戡的参谋长吗！”

“现在是徐国贤的参谋长了。”



刘振世

“你也留下一起参加和谈怎么样？”

“谢谢！彭总交待，快速纵队要以最快的速度直抵玉门油矿，保障玉门油矿的安全。我是一丁点也不能耽搁，这一路上车况不好，不然我们早该到了。”黄新廷有点歉意地谢绝了王震司令员的挽留。

“我们和谈的首要条件就是保障玉门油矿的安全。这与你行动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嘛！”王震再次表达挽留之意。

“敌人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现在河西敌人的情况是谁也控制不了谁。我是心系油矿安危，已经是睡不着觉了。要是留下来肯定是吃不下睡不着，如坐针毡。我还是早点到达玉门为好。”

黄新廷在老上级面前的剖心表白感动了王震，当面表示将全力支持快速纵队完成任务。临走时，王震对黄新廷说：“保护好玉门油矿，不光是关系到我们进疆的油料保障，而且关系着我国未来的石油工业发展，你这次完成的任务可是毛主席下给彭总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你运气不错呀。由你这样的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大家都放心。”

黄新廷又把路上与朱政委议过的将来接管玉门油矿军管会人员人选的想法向王震作了汇报，王震认为可行。

出了张掖接近酒泉时，黄新廷认为有必要派人先去玉门做些秘密的工作，因为彭总说过油矿的管理者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人，资源委员会是支持共产党的，是愿意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的，便又和王震联系派代表去和谈的事。正好这时陶峙岳委派出的和谈代表曾震五和王震派出的刘振世，一个向东走，一个向西进，都在抓紧进行和谈，向玉门派代表的事便很快得到解决。在刘振世的协调下，秘密代表黄诚立即出发前往玉门油矿与当时的经理邹明进行了接洽。

9月25日傍晚5时，缕缕晚霞映红了祁连山，映红了大戈壁。黄新廷在吉普车上遥望前方，有数百人站在公路两旁，锣鼓声隐约传来。黄新廷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整理戎装。战士们取下身上披着的防寒毯子，掸去征尘，整理武器装备，高举红旗，列队站在汽车上。

玉门油矿派出的职工代表，早早地来到了距矿区6公里之外的公路两旁迎接亲人解放军。

当排列整齐的装甲车、汽车缓缓驶进夹道欢迎的人群时，人们顿时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不少工人兄弟激动地流出了眼泪。黄新廷一下车，就被人们紧紧围住，指战员们在石油工人的簇拥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玉门油矿。从此，玉门油矿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进矿途中，护矿工人报告：国民党高炮部队已将炮口对准了裂炼厂。黄新廷立即命令胡鉴团长前往缴械，胡鉴团长率领两部战车，快速开进矿区，及时制止了敌人的破坏阴谋。

黄新廷踏进矿区，首先观察了地形，指示二十七团团长江仁礼在矿区的制高点东岗坡、有重要设备的裂炼厂和矿区侧翼山口老君庙部署部队，派出警戒；派出二十七团政治处主任李扬、教导员杨逢春带一支小分队接管矿警大队；催促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及八师、九师两师抽调的65名干部迅速赶赴油矿报到。然后，听取了油矿经理邹明的情况汇报，传达彭总对工人阶级英勇护矿的敬意与慰问，希望做了主人的工人同志坚守生产岗位，生产更多的石油，支援部队进疆，并向他们宣布了军管会将接管油矿一切权力的决定，玉门油矿军管会主任由康世恩担任。

当夜，许多指战员露营在井架边、厂区旁的戈壁滩上。他们身着单衣，有的披着一条军毯，有的连军毯也没有。嘉峪关外阵阵寒风袭来，犹如关内严冬。虽然大家蜷曲着身体挤在一起御寒，但当看到苍穹下一排排高耸的井架安然无恙地从大地深处吸吮着原油，看到炼油厂高高的烟囱徐徐地吐着缕缕青烟，也就不感到寒冷了，很快进入了梦乡，睡得比任何时候都香甜。矿区工人兄弟知道后非常感动，把一件件大衣、被子盖在了指战员的身上！

当战士们在睡梦中露出微笑时，黄新廷依然继续着白天的紧张工作。他将玉门油矿接管工作情况向彭总作了报告。电波穿越雪山、戈壁，飞速到达彭总手里。彭总及时的让同样内容的电波载着指战员们胜利的喜悦，飞向北京，向深深关心着玉门油矿安危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报了个平安。

晨曦透过祁连山皑皑着的炼塔、井架、厂房、宿的脸庞。整个矿区沉浸在欢上，像过年一样贴上大红对展。矿区中，小学的秧歌队，属组成的拥军慰问队，络绎地。李扬主任忙前忙后的招呼着、宣传着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黄新廷仍忙碌着军事部署。这时野司来电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一定要确保嘉峪关、敦煌莫高窟这两处中华民族瑰宝的安全。



白雪，朝霞洒满了高山环抱舍，也映红了工人喜气洋洋乐之中。低矮的工人宿舍门联，高大的办公楼上红旗招工人师傅的大鼓队，职工家不绝地来到亲人解放军驻

9月26日，黄新廷派部队消灭了距油矿10公里赤金堡国民党部队，粉碎了其进攻油矿的图谋。9月27日，第二十七团四连赶到了嘉峪关，9月29日，第二十七团一营日夜兼程到达敦煌。

六、师长抽调二十七团 朱声达急令随队出发

刘秉荣

1949年8月31日，第一野战军发布了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第一兵团的第二军自青海西宁挥师北上，翻越祁连山，通过扁都口，进军张掖，截断宁马退路；第二兵团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第六军为右路，第三、第四军为左路，经永登，翻越乌鞘岭，通过古浪峡，直取武威，再向张掖、酒泉进军。朱声达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接受任务后，即于9月4日率第九师人马沿兰（州）新（疆）公路向西挺进，直扑永登，9月6日，第九师解放了永登，随即全师人马又跨越乌鞘岭，解放了安远驿，于9月17日进占武威。驻武威附近的国民党第九十一军骑兵团等7500余人投诚。



三军九师师长朱声达

9月18日，黄新廷军长下令第九师派1个团随他率领的装甲快速纵队一起迅速进占玉门油矿。

蒋介石在逃离之前，念念不忘玉门油矿，指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特

别党部“必要时炸毁油矿”。时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刘任，指令油矿特别党部书记长张振邦，操持军警特反动头目王恩诚、乔德丰等，策划布置，图谋毁掉油矿。夺取、保护玉门油矿，对正在解放全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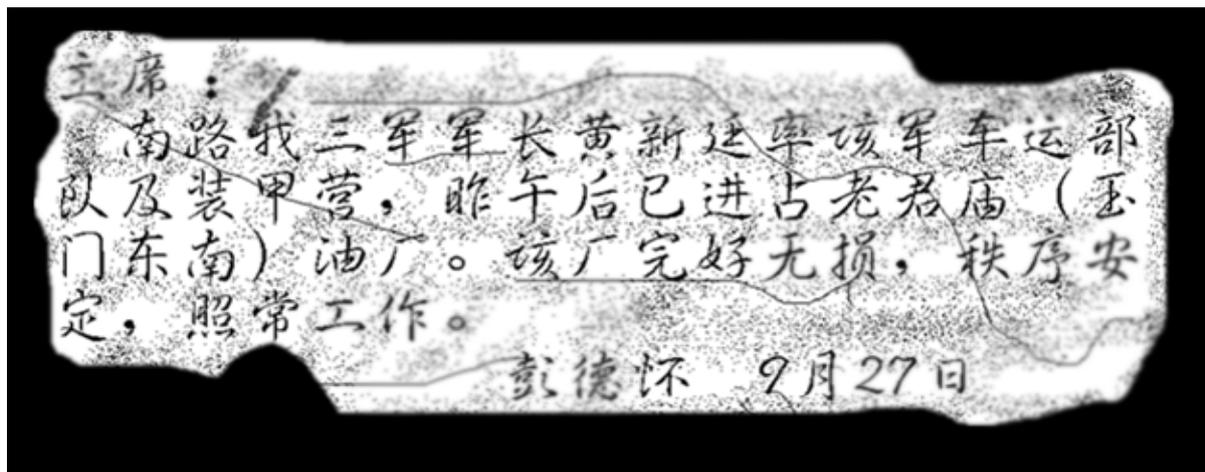
本来黄新廷军长是率部去西宁的，中途接到命令说青海已解放，要他带领一个快速纵队去解放玉门油矿，快速纵队已为他组织起来。承担快速纵队任务的是从东北调过来的一个战车团，听说战车团的团长还受到了朱总司令的亲自接见，名声不小哩。

朱声达接受命令后，当即命令第二十七团团团长吕仁礼带所部急驰玉门油矿。朱声达对吕仁礼说：“你们的任务是占领玉门油矿、保护玉门油矿不受敌人破坏，途中若与敌人遭遇，尽量避免直接作战，要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油矿。”朱声达又叮嘱说：“玉门油矿的地下党和工人们护矿做了许多努力，你们到那里后，不是万不得已，不可开枪动火，那样会毁掉油矿，正中敌人心怀。你这次执行的任务非常重要，行动由军长亲自指挥，非常荣幸，千万不能出现闪失。如果立了大功，给我九师争了大光，我给你好好庆贺。”

吕仁礼接受任务后，即与政治处主任李扬、营长卜力、教导员史述带第二营的1个连组成快速特别队，乘坐十几辆卡车先头出发。其余2个步兵营随军长黄新廷率领的装甲部队跟进。由于卡车均为战利品，司机多为国民党军俘虏过来的，有着想法和顾虑，因此，影响了行进速度。第二营教导员史述即部队思想骨干，对司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时驻玉门矿区的国民党军武装力量有驼兵团一个营和西北军队长官公署直属的一个防空高炮连，还有一支300多人的警队。当第一野战军人马向甘、青方向挺进之际，油矿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维护矿区秩序为名，组织了护矿队。由于矿区的地下党、爱国知识分子和工人人们的努力，9月25日，玉门油矿和平解放。

9月26日，彭德怀、张宗逊、阎楼要关于第三军进占老君庙致电中央军委，称：“南路我三军军长黄新廷率该军车运部队及装甲营，昨（有）午后已进占老君庙（玉门东南）油厂。该厂完好无损，秩序安定，照常工作。”



1949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玉门油矿解放的报道（略）。第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担任了玉门油矿军管会主任。经康世恩建议，第九师的不少干部参加了玉门油矿的军管工作。康世恩后来当了石油工业部部长，第九师转业到玉门油矿的许多指战员都成了石油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当第二十七团的两个营占领玉门油矿时，第二十七团的第四连占领了嘉峪关，第二十七团的第一营日夜兼程赶往敦煌，并派了1个连进占了莫高窟。

七、战车团长战车团 胡鉴魏杰不辱使命

段文波 郭瑞民 董江芸

1949年6月，第四野战军以装甲团为基础成立了特种兵战车第五团，共三个营、一个团直，1200余人，任命胡鉴为团长。7月28日，根据西北战场形势中央军委指示，将第四野战军第五战车团一个装甲营共550人，装甲车45辆、汽车37辆由东北调归正进军西北的第一野战军指挥，胡鉴任团长，魏杰任政治部主任。出发前，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了前去接受任务的团长胡鉴，并指出“西北的战局，只要兰州解放以后，大局就定了。那时，河西走廊的敌人，就会土崩瓦解，剩下的就是追歼残敌、全部解放大西北的问题了，你们这次去一定要使玉门的油矿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啊”，而且，在他的亲自过问下，部队所需要的经费、油料、器材都很快得到了解决。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使指战员们非常感动，他们决心不辜负首长的期望。

7月31日，战车五团(当时电文中简称战车团)从天津开始铁路输送，经郑州、潼关，于8月21日到达西安，受到了第一野战军首长的热烈欢迎。战车团日夜兼程向兰州行进，当进抵甘肃平凉时，突然接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急电：“胡宗南约有几个师的兵力，企图与宁夏马鸿逵两翼夹击，切断西兰公路，你团就地堵截胡匪。”部队立即紧急收拢动员，进行战斗部署。尽管许多战士由于长途行军，水土不服，可士气高昂，听说有战斗任务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给敌人迎头痛击。由于战场形势变化，敌人被迫放弃了阴谋，战车团鸣金收兵，继续向兰州进发，并于9月3日进驻兰州。

9月5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兰州检阅了战车团，参观了装甲车，并下达了新的战斗任务，要求战车团加强1个步兵营，装备20辆战车、6门山炮，在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指挥下，随快速纵队以最快的速度直达玉门，抢战玉门油矿，防止敌人逃离前进行破坏。14日，战车团横渡黄河，沿着兰州至新疆的公路急驰，24日拂晓占领酒泉后，将向西逃窜的以团长为首的国民党辎重团残部一路赶至嘉峪关消灭。25日上午全团从嘉峪关出发，随即占领了离玉门油矿不远的老君庙，并封锁了交通要道。当时，驻玉门国民党的1个高炮营已经部署完毕，高射



战车团

炮的炮口已对准油井，敌士兵已各就各位，等待随时执行破坏油矿的命令。就在这紧急时刻，胡团长率领3辆装甲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敌人的高炮阵地，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战车团来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未来得及命令开炮就当了俘虏。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化为一股清风，战士们和工人们一片欢呼，庆贺玉门油矿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0月8日，战车团离开了玉门……

战车团在进军新疆的征途中屡立战功，一次在团庆会上，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同志把战车团誉为“开路先锋”，并授锦旗一面，他说：你们这支年轻的队伍，从东北打到新疆，昼夜兼程，快速奔袭，抢占玉门，进军迪化，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50年9月，胡鉴率战车团干部战士261人赴京成立坦克编练基地。

第三编

选 择 和 平

陶 峙 岳 深 明 大 义

率 河 西 新 疆 驻 军 起 义

一、陶峙岳以民族大义为重通电起义

——西北军、政整体转变 河西、新疆硝烟散尽

谢德铭

甘肃河西地区同新疆毗连，是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8年秋，陶峙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和新疆警备总司令。他于1949年9月先后领衔酒泉、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为新疆及河西地区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陶峙岳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陶峙岳系湖南宁乡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先后在国民党军任营、团、师、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他和张治中是同窗好友，到新疆赴任之前，他在兰州与张治中倾心交谈，两人分析全国形势，对新疆及河西的出路问题双方都已有默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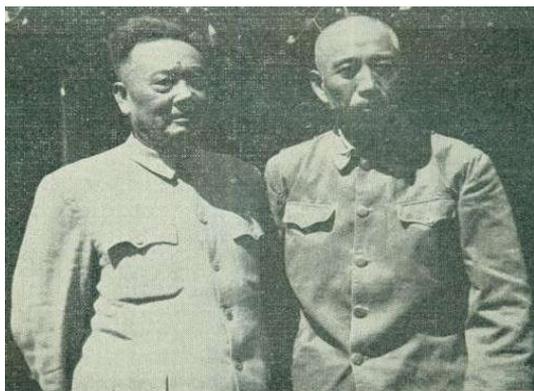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时张治中与毛泽东

陶峙岳一到新疆，就暗中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以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的名义，经常和河西军政要员汤祖坛、彭铭鼎电话联系，互相通气，遥控指挥。汤、彭是陶的湖南同乡，他们积极支持陶峙岳的和平主张，并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部队，做好酒泉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急电陶峙岳“晋京述职”，并提出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外，其余部队悉数东调，开拔到关中参加内战。陶峙岳以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局势动荡为由，婉言复电“暂不能赴京述职”；部队东调之事，他也以交通不便，车辆、油料、粮饷补给等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为由拒绝，在新疆按兵不动。

在兰州解放前夕，新疆主战派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掌握北疆的绝大多数兵力，他们依仗蒋介石、胡宗南、马步芳的权势，沆瀣一气，反对和谈，图谋变乱。面对复杂局面，陶峙岳一面积极准备起义，一面以主要精力做主战派的工作。他在司令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对局势各有各的看法，不可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不赞成起义，就是不需要和平，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陶峙岳接着说：“西北局势你们都很清楚，解放军攻占西安、宝鸡后，势如破竹，现已兵临兰州城下，国军分崩离析，危局无可挽回。我们新疆部队号称10万，高悬关外，布防分散，彼此不能支援，只有争取和平解放才是唯一出路。为使各族同胞免遭战火涂炭，我赞成用‘北京方式’、‘绥远办法’来解决新疆问题。至于



率国民党驻河西地区和新疆驻军起义的陶峙岳 图为陶峙岳与王震的合影

个人生死荣辱，已置之度外，当然各人各有志，我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何去何从，请你们选择。”

8月26日，兰州宣告解放。一周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向他介绍了西北战场形势，说：“西北野战军已由兰州、西宁两路进军河西，请你致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

9月10日，张治中连发两份电报，分别致电陶峙岳和鲍尔汉，劝勉他们：“今全局演变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各族人民和官兵利害计，亟

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9月11日，张治中又单独给陶峙岳发电，提出起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9月17日，陶峙岳即派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赴兰州，同彭德怀商谈新疆与河西起义事宜。曾震五途经酒泉、高台，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246师师长沈芝生等人传达了陶峙岳的指示，让他们做好河西起义的准备工作。曾震五路过张掖，又与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会晤，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王震阅信后，意识到进军新疆，河西走廊这条“胡同”必须通畅，并且要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他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准备派代表前往酒泉谈判。

曾震五于9月23日抵达兰州，当天即在西北大厦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河西起义大计，并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彭德怀一边看信一边问：“陶将军快到花甲之年了吧，他身体好吗？”曾震五回答：“他今年五十有七，身体尚可。他让我向您问好。”最后彭德怀说：一野准备今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有人想拖延时间，那是不可能的。新疆和河西的起义部队，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进行整编……。

曾震五返疆后，立即向陶峙岳作了汇报，并转达了中共对不愿参加起义人员的政策。

此时，逃到高台、酒泉一线的国民党第91军、120军、82军残部以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河西警备总部等单位的高级将领，分成主和派和主战派。主战派的头面人物是刘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黄祖勋（91军军长）、周嘉斌（120军军长）等。这些人主张与“共军”决战，一分胜负。如果战败，就逃往新疆。可是西逃的国民党军官兵毫无斗志，大有不击自溃之势。加之国民党政府空运的100万银元滞留陕西汉中，官兵3个月还未发饷，军心涣散。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刘任、周嘉斌乘飞机逃往重庆，代省长丁宜中则坐汽车逃往哈密。

主和派是陶峙岳、彭铭鼎、曾震五、汤祖坛等。陶峙岳坐镇新疆迪化，因兼河西警备总司令之职，仍可遥控指挥河西部队。他们纵观西北战场全局，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执行陶峙岳的旨意，掌握部队，待机起义。

彭德怀、甘泗淇和王震研究认为：和平解决河西问题，就可为保证玉门安全铺开道路，有利于避免战火对油矿的破坏。玉门油矿的安全又可为解决新疆问题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在解放张掖后，一面指示黄新廷的快速纵队加速向玉门前进，一面又指示王震即派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原为国民党第29军少将参谋，宜瓦战役中投诚）持信前往高台，商谈停战和谈事宜。

9月22日，刘振世到达高台，向国民党守军第246师师长沈芝生做工作。刘振世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向沈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介绍解



放区的所见所闻，随后向沈芝生指明前程：“当前解放军云集河西，你一座孤城，何能守得？你要赶快决断，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沈芝生听了，表示愿意率部起义。随后他把交谈的情况报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彭当即乘车由酒泉赶到高台，同刘振世见面。彭、刘系多年故友，两人相见不胜惊喜。稍事寒暄之后，彭铭鼎即取下手枪放在桌上，郑重地说：“我坚持执行陶峙岳将军旨意，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刘振世诚恳地说：“我代表解放军欢迎你们参加革命！”随后，他们商定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国民党第246师星夜西撤酒泉，并采取措措施确保玉门油矿安全。

刘振世抵达酒泉后，在彭铭鼎陪同下，与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商谈起义问题。汤祖坛原系刘振世同窗好友。他说：“陶峙岳将军早向我打过招呼，本人对起义甚为赞同！”经过酒泉三天商谈，多数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起义，个别顽固分子反对起义，从中

作梗，但他们已无法阻挡起义大局的发展了。第91军军长黄祖勋试图顽抗作最后一搏，可惜从者寥寥。他孤掌难鸣，最后也只是纵火烧了直东会馆军用仓库，带上心腹逃跑了之。

酒泉和谈成功后，刘振世便同陶峙岳直接通话，商量起义时间问题。原来方案是新疆、酒泉同时宣布起义，由于新疆顽固派尚未离职出走，过早起义，急则生变。为稳妥起见，陶峙岳决定酒泉起义和新疆起义均由他领衔，酒泉先行起义，新疆暂缓一步。



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

9月24日晚，彭铭鼎、彭月翔、沈芝生等国民党将领，来到河西警备总部，召开通电起义签名会议，宣读电文后，与会者纷纷签名，不在场的第245师师长刘漫天、第231师师长田子梅、第173师师长李焕南由彭铭鼎电话联系，征得同意代为具名。当晚12时，起义通电正式发出，宣布河西地区3.8万名国民党官兵起义。电文是：“抗战八年，继以内战，人苦兵劫，渴望和平。峙岳等为革命大义，我西北诸袍泽亟应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谨此电达。”

9月25日，解放军举行了和平解放酒泉的入城式。起义将领彭铭鼎、汤祖坛等出城迎接，解放军迈着雄健的步伐，高唱战歌，从南门进入市区，群众燃放鞭炮，张贴标语，受到起义官兵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酒泉和平解放之后，新疆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9月25日晨，叶诚、马呈祥等顽固派携带家眷和财产离开迪化，取道南疆逃亡印度。于是陶峙岳于25日再次率新疆国民党军队7万余人通电起义。酒泉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接收改编。除将校军官编成一个大队，调兰州学习外（有一部分资遣回乡），其余部队编为8个团，分别编入二兵团的第三、四、六军序列，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起义之一

——曾震五、刘振世奔走河西走廊

中华网

9月17日，曾震五奉陶峙岳的命令到兰州会见彭德怀同志，联络起义问题。路过酒泉时，



指挥千军万马的彭德怀

曾震五让彭铭鼎做好河西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向彭铭鼎传达了，陶峙岳将军，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让彭铭鼎一定保护当时全国最大的油矿，玉门油矿的安全。彭铭鼎请曾震五向彭德怀同志转达起义决心并请求支援。曾震五途经高台，又做了91军246师师长沈芝生的工作，向其出示了张治中、陶峙岳关于有关起义的电报和亲笔信件，并劝沈芝生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组织起义。沈芝生在曾震五的劝说下，表示愿意率部参加起义，249师同意参加起义，是对91军的有力分化，进一步减小的起义

阻力。

曾震五路过张掖，又与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会晤，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王震阅信后，即派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刘振世持信前往高台，商谈停战和谈事宜。

9月22日，刘振世到达高台，首先进一步向246师师长沈芝生现身说法，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区见闻，指明起义是唯一的出路，进一步坚决沈的起义决心。随后又于彭铭鼎取得联系，

前往酒泉会见彭铭鼎，彭铭鼎在得知刘振世的到来后，马上乘车从酒泉出来迎接，双方在高台西数十里的一个村庄相面。彭、刘系多年故友，两人相见不胜惊喜。彭铭鼎当即表示了坚决起义的决心，并摘下配枪，首先解除个人武装以示诚意。随后，他们商定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国民党第246师星夜西撤酒泉，并采取措施确保玉门油矿安全。

起义时机逐渐成熟了，在彭铭鼎的授意下，贺义夫控制了酒泉城防和嘉峪关城楼，并在酒泉南门外集结了一批机动部队和一批车辆，以防不测。随后新疆陶将军打来电话，新疆起义已有把握，这使彭铭鼎等人起义的决心更足了。为加紧掌握部队，彭赶到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发现黄祖坝并未实际到任过，并争取到了该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对起义的支持。

此时刘任感到大事不妙，在从长官公署收支处长孟企三那里索要到50两黄金后，乘机逃往重庆，把黄祖坝给扔下了。黄祖坝逃跑不成，狗急跳墙，不择手段破坏起义，他派出几股特务到处寻找暗杀彭铭鼎，怂恿部下四处放火抢劫，还亲自焚烧91军仓库，制造事端。好在贺义夫的部队基本控制了局势，确保了酒泉这个起义的据点。

蒋介石派到河西的特务，此时也乘机跳出来，企图煽动坏分子矿坏玉门油矿，新疆方面派出的护矿部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警卫团和油矿工人团结协力，粉碎了特务炸毁油矿的阴谋，确保了玉门油矿的安全。

这时新任长官公署参谋长彭月翔等人发出最后通牒，让彭铭鼎立即赶到肃州师范，公开表态，企图对他下毒手。在贺义夫部队的保护下，彭铭鼎来到学校大礼堂，向长官公署全体官兵讲话，痛诉国民党腐败无能，失去人心，指出起义是当前唯一出路。最后，他公开宣布：“酒泉起义，坚定不移，大家必须服从起义，严守纪律，不准破坏人民的财产，否则，必须从严查处！”彭月翔见势不妙，溜出了会场。

9月22日晚，彭铭鼎在卫生街21号曾震五家里召集会议，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246师师长沈芝生，173师师长李焕南，91军参谋长郑壮怀，120军参谋长宋耀华，宪兵第22团团团长曹叔希等先后到会。

当时，内部思想混乱，对起义的仍有分歧，这些受国民党教育几十年的军官，突然要来个180度大转弯，也着实难为了他们，最后在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和新疆起义已成定局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接受起义。当晚王震派出的前来向彭铭鼎等人做思想工作的刘振世已经一路风尘，先是



做了高台沈芝生的工作，尔后与彭铭鼎进行了交谈，传达了王震的要求，并指出我第一兵团已经到达清水，要彭铭鼎接运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驻酒泉。彭铭鼎立即派贺义夫率部押送第八补给区汽车200辆交解放军。黄祖坝见情况不妙，只带了191师副师长和少数随从，连夜翻越祁连山，经青海草地逃到云南，但最终还是在丽江被抓获。刘振世的活动，打消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王震的快速行进又使顽固分子丧失了抵抗的勇气，这对酒泉起义是个极大的促进。

9月23日解放军秘密派出的和谈代表黄诚与邹明进行了接洽，接管了玉门油矿，国民党245师师长刘漫天拒绝起义，企图将部队拖到南疆，在逃经玉门时被国民党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率部堵截下来。9月24日晚，彭铭鼎打电话给刘，让他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刘仍不同意，想继续西逃。贺新民见他如此顽固，只得说：“你已不可能离开玉门了，你的部队我已收容，你一个人怎么走？还是拿定主义，与大家一同起义。”面对此情此景，刘漫天无奈，只得同意在起义通电上签名。

9月24日晚12时，彭铭鼎、彭月翔、沈芝生等人以陶峙岳的名义领衔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3.8万名官兵起义。

参加酒泉起义的部队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队外，还有河西警备总部、第8补给区、第91军、第120军残部、骆驼兵团、通信第7团、工兵第7团、宪兵第22团等。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将领有：公署少将副参谋长彭铭鼎、彭月翔、公署中将高参拜佛、河西警备总部少将参谋长汤祖坛、第8补给区司令部中将司令曾震五、第91军少将参谋长郑壮环、第120军少将参谋长宋耀华、第245师中将师长刘漫天、第175师少将师长李焕南、第246师少将师长沈芝生、第191师少将师长冯济安、第231师上校师长田子梅、骑兵学校少将教育长粟鼎、宪兵第16团上校团长曹叔希等，还有其他少将军官24名，上校军官101名和大批中校、少校军官。

9月25日，解放军举行了和平解放酒泉的入城式。起义将领彭铭鼎、汤祖坛等出城迎接。酒泉和平解放之后，新疆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9月25日晨，三个顽固派携带家眷和财产离开迪化，取道南疆逃亡印度。于是陶峙岳于25日再次领衔率新疆国民党军队7万余人通电起义。

酒泉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接收改编，部队编为8个团，分别编入二兵团的第三、四军和民团直属队。起义将领彭铭鼎担任了第2兵团副参谋长，彭月翔任第4军副参谋长，汤祖坛任第3军副参谋长。其他起义将领军官编成一个大队，调往兰州学习，另有一部分资遣回乡，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大军行进在千里戈壁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是解放战争中，除华北剿总外，唯一起义的大区级单位。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酒泉起义，保护了玉门油矿，这个当时全国最大油田的安全，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保存了基础的技术和设备。起义还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随同长官公署起义的第八补给区的大批物资和汽车，为解放军进军新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所部的起义，黄祖坝等人很可能率部窜入新疆，不但阻碍新疆的和平解放，还可能使新疆和河西国民党军队合流退往边境地区，出现和西南边境一样的，国民党残匪长期盘据境外，窜扰边境地区的局面，而边境地区的长期混乱局面，又很可能为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起义之二

——千钧一发彭铭鼎挺身而出 酒泉玉门转危为安

谢腊生 黄叶丹

1949年年初，当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及现状，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就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4月28日，

南京解放不久，毛泽东就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因为张治中原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署长官，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在新疆有较大影响。5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国共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经绥远向新疆转发电报，劝导陶峙岳、包尔汉和陶晋初、刘孟纯等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根据形势发展共商对策，准备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周恩来还委托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长屈武先期赶回迪化，策动、宣传和平起义。



毛泽东经常亲拟电文

国民党驻新疆的七万部队，面对东边有我大军压境、西边有三区民族军钳制所形成的东西夹击的形势，国民党政府内部加速分化。军队以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为主，包括保安副司令赵锡光以及陶的族弟、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党有联系的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政府以省主席包尔汉为主，包括省府秘书长刘孟纯，外交特派员刘泽荣和迪化市长屈武，主张和平谈判，接受我党提出的“二十四条款”。蒋介石、马步芳在新疆的嫡系势力

是最反动的两个师长叶成（整编第七十八师师长）、马呈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和第七十八师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以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这些人反对和平谈判，主张对抗解放大军，坚决与人民为敌。

在第一野战军加速西进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名义，带三名报务员和一部电台，去新疆与“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接头，建立“三区”同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之间的联系。“三区”指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中共中央非常关怀三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及民族军的发展壮大。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为驻新疆联络员，在伊宁设立了电台，从而使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民族军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通讯联系。

邓力群当时正在苏联。原来这年6月21日，刘少奇率领有高岗、王稼祥参加的中共中央秘密访苏代表团离开北京，6月28日到达莫斯科，和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邓力群是这个代表团的秘书。据随这个代表团担任翻译的师哲记述，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时，“首先就尽可能提早解放新疆交换了意见。苏联表示愿意作出必要的帮助”。随后，邓力群由莫斯科出发，于8月14日到达伊宁。遵照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他在会见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时，转达了中央对三区革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以及对三区领导人的关怀，并奉中央之命，邀请三区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邀请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族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三区领导人对此表示十分感激和欣慰。在三区领导人的热情支持下，邓力群广泛了解和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新疆及三区各方面的情况和他们的要求、意见，沟通了中共中央与三区领导人的联系，架起了北平、新疆和兰州联系的桥梁。

9月6日，兰州、西宁相继解放，新疆国民党驻军内部分化加剧，起义和反起义斗争日益激烈。

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邀他为河西和新疆的和平作些工作，张治中欣然接受并很快付诸实施。

9月10日，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劝导新疆当局早下决心。

9月13日，毛泽东电示邓力群：让他转告陶峙岳、包尔汉尽快与彭德怀接洽商谈。

9月15日，邓力群从伊宁秘密到达迪化，向陶峙岳、包尔汉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并传达毛泽东的主张和指示，希望他们尽快组织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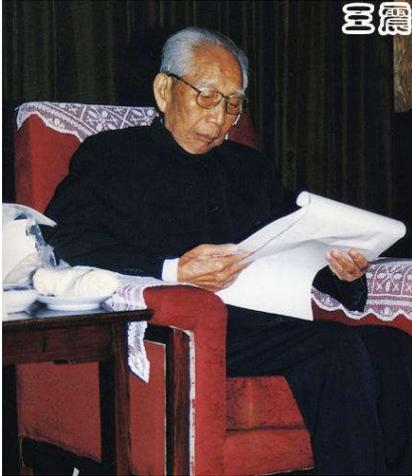


陶峙岳与周恩来

同日，陶峙岳、包尔汉遂给张治中复电，表达了和平起义的愿望。

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让邓力群向毛泽东转发了《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并表示这次转变是无条件的。

同日，西撤的部队陆续到达高台，彭铭鼎与陶峙岳电话沟通后，作了起义的预备工作：一是派第八补给区少将处长贺义夫率4个营建立酒泉起义据点，并嘱其牢牢控制酒泉，保持与新疆总部的密切联系；二是重新调整掌握部队，对部队作了全面部署，特别暗示一二〇军及二三一旅对九十一军的动态密切注意；三是据报刘任、黄祖勋已离开高台，潜赴酒泉。除叮嘱贺义夫加强戒备外，还要密切加紧侦查刘、黄的行动，并对河西总部进行监视；四是稳定军心，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各就阵地，加强工事，严加戒备，俟与新疆部队取得联系协调，再图后策。



9月19日，包尔汉让邓力群给毛泽东转发了电报，表示“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毛泽东23日复电表示了赞许。

陶峙岳、包尔汉给张治中的两份复电，经毛泽东转交张治中时，毛泽东还给张治中附了一封短信，谈了邓力群了解到的新疆的一些情况，并提出了下一步的考虑。

9月22日，张治中收到毛泽东的信及转来的电报后，又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发了电报，除嘉勉外，嘱他们立即派员与彭德怀接洽宣布起义。

怀接洽宣布起义。

陶峙岳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已于9月18日派出曾震五前往兰州，代表陶峙岳面见彭德怀。

9月20日，曾震五由迪化乘中苏民航飞机飞往哈密，当天换车驶至酒泉。

在酒泉，曾震五向彭铭鼎传达了陶峙岳的命令，让彭铭鼎做好河西起义的准备工作，彭铭鼎请曾震五向彭德怀同志转达起义决心并请求支援。

曾震五一路向西，途经高台，又做了91军246师师长沈芝生的工作。

9月21日，曾震五到达张掖，面见王震。曾震五向王震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

9月22日，王震派出的代表刘振世由张掖到达高台，又向246师师长沈芝生作了工作。

同日，刘振世与彭铭鼎在高台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会谈。

至此，酒泉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酒泉起义经过了激烈和复杂的斗争周旋。刘任势已去，当夜偕上官业佑乘飞机逃跑了。黄祖勋也机逃跑，未果，于19日早晨唆使亲信200余人，窜泉卫生街和南门外冲击起义指挥所和警备部队，企乱军心，挑起火并，造成酒泉大乱，破坏起义。警令员贺义夫当即率领一个连进行围歼，迫使顽固分退。后来，反对起义的顽固分子又派便衣队数组，起义指挥所和警备司令部，企图杀害彭铭鼎，均被部队围歼。

反对起义的顽固分子、西北各特务组织系统的彭月翔作垂死挣扎，唆使沈芝生、李焕南、宗耀华等几个师长，齐集起义指挥所反对起义，高喊决不投降，要拼到底。彭铭鼎面对来指挥所吵闹的几个师长，进行了耐心地说服。从全国局势和局部形势，国共两党、两军力量对比，军民士气、军粮弹药、随军眷属及两军对敌的悲惨结局等多方面比较其利害关系，终于把一同来吵闹的几个师长说得理屈词穷，灰溜溜地退出了指挥所。

彭月翔不甘心失败，又纠集原长官公署的一伙官兵，云集肃州师范学校礼堂内，公开反对起义，并质问彭铭鼎为什么投降，并通牒要彭铭鼎出面回答表态。彭铭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步入肃州师



见大
想乘
到酒
图扰
备司
子溃
混进
警备

头目

范学校礼堂，走上讲台讲话。他义正词严，大声说明国民党政权已经土崩瓦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要求大家要服从起义，严守纪律，不准破坏人民财产。彭铭鼎铿锵有力的讲话，终于使这部分官兵情绪稳定下来，纷纷赞成和平起义。彭月翔见势不妙，无可奈何，只得低头不语，悄悄离开礼堂。至此，酒泉和平解放的大功告成。同时，彭铭鼎还派员陪同解放军代表进驻玉门油矿，使玉门油矿完好地交给了解放军的一个装甲汽车团接收。

彭铭鼎起义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0月他任解放军第二兵团副参谋长，次年夏任中央军委装甲兵团司令部研究室主任，1952年任装甲兵司令部军事训练处副处长。1954年6月调任坦克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1955年10月，彭铭鼎转业任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1981年7月任湖南省林业厅顾问，1983年4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四、河西警备总司令部起义

——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回忆

汤祖坛

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初驻武威，后迁酒泉，直辖第三集团军和地方部队，并兼辖额济纳旗。总司令初为李铁军，继为陶峙岳，后又是李，临近解放时为陶峙岳兼任，陶在新疆，日常事务多委我代理。

一九四九年春，代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长官张治中充任国共和谈代表已离职，但未免，后马步芳升任），将河西驻军九十一军、一二〇军等调到临洮、天水一带，抗拒第一野战军。陇东一战，溃不成军，所有残部退至兰州附近整训。这时陶峙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因李铁军久已离职，自六月起又兼河西警备总司令，正以全力主持新疆。因此从李铁军四八年离职，直到河西解放，我一直以参谋长代理其职权。当河西驻军主力东调时，即由新疆派来整编一七八旅副旅长刘抡元率该旅五三二团团熊略部和新疆警备团毛熙珣部等增防，以熊团驻酒泉、玉门油矿和额济纳旗二里子河，毛团驻安西、敦煌等处警备，后又派来整编二三一旅田子梅部驻古浪、武威整训作机动，地方尚属安谧。

八月中旬，兰州解放战役开始后，西北军政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曾电告我说：“新疆部队即将东调，万一兰州不保，退踞河西，以新疆为后盾，拟在乌鞘岭、高台等处层层设防。并以酒泉和嘉峪关的飞机场加强了防护，扩大了班次。”此时，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月翔（排在彭铭鼎之后）已率人员到张掖设立临时指挥所作退守部署和搜集情报。河西形势，顿形紧张！又得悉在北京的张治中与陶峙岳正在联系酝酿起义，我非常同意陶的主张。我一面将河西所辖兵力逐渐集中酒泉、玉门和安西沿公路一线（唯驻古浪整编二三一旅因运输力不够未及调整），稳住局势，准备与新疆部队策应。同时考虑选合适人员去兰州方面与解放军联系，曾动员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方成德前往，他心存畏惧不愿去，而一时又无合适人选，只得待机而行。后来河西情况变得极为复杂，无法提前起义。



八月底，兰州解放，河西震惊！除马步芳嫡系残部退往青海老巢外，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府及中央、省、市机关、部队等先后逃到张掖、酒泉等处，秩序骚然。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率领九十一军残部（军长黄祖勋）、一二〇军残部（军长周嘉彬，即张治中之婿，只身到酒泉，乘飞机到重庆去了），兰州警备团、宪兵二二团曹叔曦部和其他特种兵，以及驻古浪整编二三一旅退到高台附近，赶筑工事（滥伐树木，民愤极大），进行防御布置，妄图抵抗。他打电话给我，令将所属部队（玉门油矿也不留一兵一卒），增援高台。我为保存起义实力，即打电话报告陶峙岳，得其同意而婉言谢绝了，刘因兵力单薄，又得不到我的增援，内心空虚。

甘肃丁宜中代主席退到酒泉后，在专员公署召开了治安会议，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他说：“刘副长官已在高台布防，新疆部队即将调到增援，形势已逐渐好转，希望大家不要慌乱，维持治安。”此时，联勤总部十九兵站分监部驻酒泉，属河西警备总部指挥，人事经理属第八补给区，任务是担任整个河西驻军的补给和策应新疆，该部骑五军少将邹协勋奉令调来河西，应速准备运补计划的实施，以后该军内调未成，因之保全了全部物资，稳定了河西部队的补给运输。这对维护地方治安和安定人心，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兰州解放时，我打电话给陶，拟将家眷送到迪化，请为安置，他力阻不要送去，因新疆的将领中有赞成起义的，也有顽固反对的，内部斗争激烈，并不安定。同时听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电台广播：“有破坏玉门油矿者，以战犯论处。”我为决心确保玉门油矿，乃商请油矿经理邹明协助，将家眷送至油矿避居。并私下打算万一在酒泉起义不成，就带亲随部队到油矿宣布起义，以作最后一步。

当时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等均系陶峙岳的旧部。当解放战争开始时，他们陆续来到西北担任军职，到兰州解放战役开始后，曾震五应陶电召，先将家眷送到酒泉。我为其安置在卫生街的一个大商号内（以后彭铭鼎也住在此号内，并成为我们同刘振世商谈起义的临时地点）。随后曾即赴迪化协助陶做起义说服工作，后来又作为陶峙岳的代表由新疆经河西赴兰州与彭司令员接洽起义。当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解放西宁，横越祁连山，直插民乐县境，骑兵学校教导旅被歼，河西更形紧张！我打电话给陶汇报情况和请示，他说曾震五将起程赴兰州，认为以后起义形势将转趋有利了。



九月中旬，解放军第一兵团由民乐挺进时，刘任由张掖乘车仓皇逃到酒泉，途中翻车负重伤，十九日凌晨乘飞机逃往重庆，高台前线防务和部队已由副参谋长彭铭鼎撑控，适一兵团解放张掖，曾震五衔陶命赴兰州时经过酒泉，到张掖后又向王震司令员汇报了新疆和河西情形，王司令员即派刘振世为军事代表到高台先与彭铭鼎见面（他也是陶的旧部，并且与我是陆军大学特三期同班同学，情同手足），商谈起义，商定高台前线国民党军全部撤到酒泉附近集中。彭铭鼎于十九日下午到酒泉见我，告知一切，我非常高兴的赞同！刘振世随先头部队进驻酒泉东约130公里处的清水镇，二十日到酒泉，与我和彭见面，继续商谈起义，并与陶峙岳通电话，拟定河西驻军于二十四日通电起义。

刘振世在商谈中，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并着重强调了确保玉门油矿的重要意义。他说：“闻蒋介石在河西不守时，即派飞机炸毁玉门油矿，是否有此命令？”我们答复没有接到。但我考虑到蒋有可能直接下令执行，立即打电话给驻矿高射炮连陈连长（该连长是我同乡），指示他注意空袭，如发现飞机企图破坏油矿时，立即开炮，陈说：“如系中央飞机怎么办？”我与彭同声命令，“同样开火，违者重究！”以后幸未肇事。

二十日傍晚送刘振世回清水镇时，忽听到不断爆炸声，沿街正忙关门闭户，谣言纷纷，有的说解放军打进了城，有的说坏人在到处放火，我赶回总部，据报起火原因是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勋予十九日没搭上刘任飞机，即改乘汽车西逃时，令人打开91军留守处仓库，让人乱拿东西，以致引起火灾，子弹爆炸；又有人说是黄故意派人放火的（以后听说黄逃到云南，被捕镇压了），我即令总部特务营派兵去扑火，并亲临现场指导，半夜后始熄灭。同时，据报酒泉专员王惟墉和县长随同丁代主席和各厅长听到谣言和起火时，即仓皇乘车向西逃了；军警溃散，城厢秩序大乱；城外溃兵寒夜取暖，到处火光熊熊。又适油矿电话不通，以为遭到破坏，甚为焦虑！当令五三二团派出巡逻队并在各街巷放哨，以防意外。我又亲自乘车巡视，至次日拂晓后才恢复城厢秩序，与玉门油矿的电话也接通了。这是临近解放时最为混乱紧张的一夜，在此数日中，尤其是在这一夜间，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副长官贺义夫率兵一营驻卫生街一带，严密布

防，镇压顽抗势力，并警卫我等商谈地址的安全，这都是他协助起义的贡献。

二十一日，彭铭鼎和我分别通知在酒泉各机关、部队负责人到彭临时住处开会，由彭说明全国形势、共产党的政策，同刘振世代表商谈起义的情形以及陶峙岳的意旨等，然后让大家议决，因意见分歧，虽经一天争辩和劝说，未能统一思想。二十三日仍召开集会，我和彭及曹叔曦三人虽坚持甚力，但仍没有进展。由于长官公署有一小部官佐和由前线退下来的个别将领中，反对起义引起争闹的。最后我在动以利害之后，说：“起义才有出路，顽抗是死路一条。”大家才无异议，趋于一致。决定河西早新疆一天于二十四日以陶峙岳领衔，我和曾震五、彭铭鼎及师长以上依次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出率部起义的通电，并对军民印发起义传单。

二十二日下午，刘振世带来解放军联络员黄诚等三人见我，说是他们奉派玉门油矿去联络和商谈接防事宜的。我派五三二团副团长徐祗则陪同前往办理。徐祗则到油矿后打电话给我，说驻矿警卫的该团一营营长乔德丰不愿交防，抵制起义，并不愿与我对话。我听了非常气愤，但为保护油矿的安全，让徐继续做说服工作。经徐再三婉劝，乔才肯与我通话。我向他讲明当前形势和利害关系说：“目前解放军已到清水镇，西边陶总司令决定起义，南边是祁连山，北



浩浩荡荡的进疆大军

边是戈壁滩，我们既不能战，又无处可逃，试问你怎么办？你的妻子儿女又往哪里跑？还是随同起义吧！”在我说服和形势压力下，油矿经理邹明又答应给他们经济上的资助，黄诚他们又讲了形势，他才勉强答应交防，并保证油矿安全。后来我才知道乔准备那夜炸毁油矿率部逃跑，并派其副营长傍晚抓我的眷属，企图加以杀害。恰值我爱人正在邻居的里屋闲谈，听到有人在外面叫骂，乃越后窗逃避了牺牲，我的孩子也被保姆和勤务兵抱到防空洞

躲起来，也免于难（听说在乔起义随军进新疆后，进行叛乱被镇压）。

二十五日凌晨令第八补给区第十九兵站和第三汽车团王能军部共派汽车二百余辆赶赴清水镇，迎接解放军第二军第五师先头部队进驻酒泉，人民夹道欢迎，情绪空前热烈！随即设午宴欢迎第二军军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等。由彭铭鼎将军致欢迎词。同时，我接到徐祗则电话，告知一野第三军黄新廷他们已派部队接收了玉门油矿，真使我感到卸下了重担。当时宴会在坐者，都很激动的表示无比欣慰！二十六日上午，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和第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员到达酒泉，当天召开欢迎大会，由前夜从兰州赶回的曾震五将军主持，王、许二司令员都讲了话，说明了当时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示了党的政策。

十月初，彭德怀司令员和陶峙岳到达酒泉会谈，决定由第一兵团进驻新疆。河西部队由第二兵团负责改编。当即成立第二兵团编遣委员会，兵团参谋长张文舟兼主任委员，我和彭铭鼎为委员，在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召集起义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张参谋长主持，决定以原警备总司令部陶总司令名义下达命令给起义部队遵照执行：长官公署和警备总部官佐，合编为干部大队开驻兰州学习和听候分配工作。九十一军残部和警备总部特务营合编为一个团同驻玉门县的骆驼兵团贺新民部属第三军；一二〇军残部编为一个团，同兰州警备团编属第四军；整编二三一旅编为二个团，同五三二团和新疆警备团编属第六军；其它炮兵、工兵、通讯兵、宪兵等编属第一兵团，均随军入疆。第八补给区和所属汽车兵团编为一兵团运输司令部，随军入疆”总计约四万余人，所有起义官兵都得到适当安置，加入了革命行列。

五、酒泉警备司令贺义夫起义保护玉门油矿

——酒泉警备司令贺义夫遗文

贺义夫 贺捷新

酒泉起义前，我在八补给区任职，该区负责甘新青宁四省后勤。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北，空运没有几架飞机，运输全靠公路汽车。全国只有一个玉门油矿，供油非常短缺。八补给区直接管辖的有三个汽车团和大修厂，因此我对于玉门油矿了解很清楚，对它的联系和依赖性也很大。当时兰州的部队已经开始大规模疏散了，我是负责疏散的。我考虑，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八补给区所属的重大设施将会一疏必散，一散势必流失。为了能够把这些斥巨资建成的设施完整地留给新中国，我向彭铭鼎建议，把这几个厂和医院留下来原地不动。彭认为很困难，但想法很好，很大胆。之后彭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给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发了个指令，要几个厂子和医院原地待命，就地工作，暂不予疏散。然后我和曾震五就逐个单位地去传达并耐心细致地给官兵做思想动员工作，最终完整地保存了这几个单位和重大设施，酒泉起义之后，由王震一野接收之。

兰州西撤时，八步区三个汽车团，加上各军师专用车，及机械化兵团，摩托化通讯兵团，炮兵部队等，共计用油油已经来路断绝，一旦就会马上瘫痪。我深为彭告诉我，陶峙岳已派团直接由新疆控制，谁官公署残部经永登，天关，平沙无垠，若丢弃，则成为一条死长也就只好委之于地，这彭意向，彭曰，军至武威一松。

军至武威，彭在我密联系，之后我们随时商谈一切情况，好便宜行事。到了高台，起义与反起义两派矛盾斗争愈发激化，我受命担任酒泉警备司令。

彭交代我说：“接陶总司令电话，中共中央有电令：玉门油矿必须确保，否则追究责任。你的责任不仅要控制酒泉这个据点，作为起义斗争指挥中心，保持与新疆的联系，你还要与老君庙 178 旅副旅长刘抡元（刘率 532 团熊略部的两个营）和安西毛希筠新疆警备团加强联系，协同保护玉门油矿。”

我受命返回酒泉布防妥当，同时分置一个营之于嘉峪关控制兰新公路至玉门一线，防止有人兵袭老君庙破坏油矿。次日，我即赶赴玉矿与新疆警备团（该团陶授意已交彭统一指挥）毛希筠取得协同作战协议。

在高台接受任务时，我向彭建议，起义地点最好定在高台，不可再西移，以免波及玉矿，因酒泉以西迤星星峡除了我护矿部队之外，只有河西总部一个营，别无干扰易于控制酒泉，保护玉矿。如果大军再西撤，则玉矿堪忧，加之酒泉之乱怕也在所难免。彭告诉我，陶峙岳也是要求我们在张掖以东起义，以免波及玉矿，你的意见很好。但形势瞬息可变，难以逆料，你要做最坏的打算。

当日深夜，彭铭鼎在马营（位于高台酒泉之间）的公路上与王震将军的代表刘振世会晤，刘振世当面交付了王震给彭的信函。彭突然下令将高台全线部队连夜撤退，集中酒泉附近起义。彭一改初衷，则麻烦连生了：

- 1、次日下午高台下撤之部队 91 军和 120 军残部陆续抵酒泉，无序，搞得酒泉混乱起来。
- 2、西北长官公署第二副参谋长彭月翔唆使 246 师师长沈芝生 193 师师长李涣南等反对起义，吵闹不休。
- 3、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要 91 军军长黄祖坝镇压起义。我向彭建议逮捕刘任，



炮兵通过酒泉西大街

车辆两千多部。当时进口洋玉门油矿出问题，所有车辆玉矿安全忧，亟向彭反映，了一个团进驻老君庙，这个也拉不走，你放心。尔后长祝步步西走。我想，一出阳了玉矿，两千部汽车就地瘫痪，所有军需辎重补给物品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我探询威，就不走了。我方为之心

家打电话与新疆陶峙岳秘

家打电话与新疆陶峙岳秘

彭犹豫不决。刘任由汤祖坛护送至酒泉机场飞逃。

4、黄祖坝纵火焚烧 91 军军火仓库，并唆使 191 师部分亲信攻击我警备部队（黄原为该师师长后提为 91 军军长的），我率部与之火并，酒泉陷于战火。

5、245 师师长刘漫天违犯全线集中的命令，擅自率部跑到玉门，致使玉矿人心动荡。

凡此种种，影响军心，也使老君庙护矿部队少数士兵产生动摇之心。该旅副旅长刘抡元打



电话请求彭铭鼎派毛希筠团进矿支援。彭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新疆毛希筠团如果直接开进矿区易于引起误会，若护矿部队之间发生冲突，玉矿局面将不可收拾，后果就严重了。不如先派得力人员先行调处为好。彭铭鼎根据我的意见打电话请示陶峙岳，因“玉门油矿必须确保”这个任务是中共中央向陶峙岳提出的，毛团又是陶从新疆派来的，陶峙岳同意先行调处。彭铭鼎就请解放军代表刘振世在毛希筠团长和我的陪同下赶到老君庙，会同刘抡元副旅长一起，召开干部座谈会。刘振世现身说法宣传共产党政策，因刘振世原是胡宗南刘勘兵团的军参谋长，瓦子街战役被俘参加革命的，这样一来，空气立即缓和。刘随即以解放军代表身份协助组织建立工人护矿队，矿区遂平安无事。两天之后，9月23日解放军装甲汽车团开进矿区，和平妥善地接替了护矿任务，刘方离矿。

以上即玉门油矿解放的简单过程，我根据陕甘青新宁五省区及西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史料函中所要求的“稿件不拘文题，但求真实具体”之精神，如实写出。彭铭鼎是酒泉起义斗争的实际主持者，起义之全盘情况及过程他更了解，因年代久远，我所述若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可与彭铭鼎联系以指正。

注：本文是贺义夫之子贺捷新在整理父亲资料时无意中发现的。玉门解放后贺义夫随进疆部队到了新疆，此后便一直在新疆工作。贺捷新是个细心之人，在他的帮助下，为贺义夫整理了不少回忆材料，多由贺义夫口述，贺捷新记录整理，其中有几篇收录在西安、新疆的党史资料内，本文能够面世，实属珍贵，选入时编者另拟标题，略加修改。

六、驻玉兵团起义维护油矿安全

贺新民

1、骆驼兵团成立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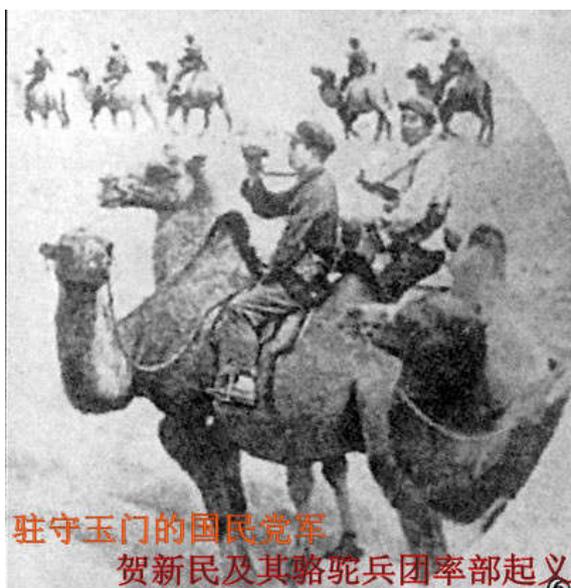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为了巩固所谓沙漠国防，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建议伪国防部采用骆驼代替马匹，仿效英、法在非洲建立的新型沙漠兵种——骆驼骑兵军制，在兰州（以后移驻玉门地区）成立“陆军独立骆驼兵团”，我被任命为团长。

骆驼原只作运输工具，用它正式编组战斗兵团，在我国近代军学史上尚属创举。对于编制、组织、训练都没有陈规可循，必须新创，因而该兵团编制较之骑兵兵团稍大。设有几个研究机构，如驼兵研究室、试验队、放牧队和牧场等组织，一方面执行边防任务，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按编制全团有官兵三千五百八十六人，驼、马四千余峰匹，装备有各式轻重武器。

2、国民党对玉门油矿工人反饥饿斗争的镇压

一九四九年五月左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派驻玉门油矿专员吴松涛和玉门油矿驻酒泉办事处主任李清涵等人，曾不止一次和我谈起玉门油矿工人正酝酿罢工的问题，要求我进行调查，加强戒备，及早防止罢工事件发生，我当即到矿了解情况。

据玉门油矿矿警大队大队长崔某对我谈，矿上现有共产党潜伏，指使炼油厂工人闹罢工，



驻守玉门的国民党军
贺新民及其骆驼兵团率部起义

企图破坏油矿，我问他是否确实掌握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半吞半吐地说：“有线索，但还不够清楚。如果能在闹事前逮捕一批为首的人，不仅能够搞清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且能有效地制止罢工事件的爆发。”又据我团派驻玉门油矿担任警卫指挥的团副兼连长朱矩明的汇报

中，了解到工人之所以要罢工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矿上对工人的工资，不是按月清发，经常拖欠一月，以便从中贪污取利。当时反动派的纸币时时贬值物价飞涨，工人所领工资，原不足以维持生活，而厂方不仅不按照物价上升情况酌发差额津贴，反而乘机克扣，使工人确实无法生活下去。工人们为反饥饿，才准备发动罢工斗争。当时我为了彻底弄明真相，根据地下线索，访问了好几位工人，在他们的谈话中，

使我确信工人闹罢工的目的只是反饥饿，并没有破坏油矿的意图。有一位工人曾对我这样说：

“武器在我们手里，要破坏，只须在裂炼炉上多拧一把就可以爆炸，难道硬要发动罢工才能搞破坏吗？想借故破坏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我们工人要活下去，就得坚决保护矿上的安全。”

真象一经弄明，我即与当时代理矿务的事务组戈组长（该矿经理离矿他往）研究处理办法。我主张息事宁人，对工人不宜施加压力。建议改变工资发放办法。戈等不以为然。他对我说：

“油矿的福利，比一般厂矿优越，问题不完全在于劳资，而是共产党利用劳资纠纷，企图破坏油矿生产。如不及时弹压，对为首者加以逮捕，一旦发生破坏事故，那我、你双方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经我一再与矿方商量，由于意见无法一致，最后，我以未奉上级命令不能随便逮捕工人为理由，干脆推脱了采用武力镇压罢工的要求。

追忆当时我为什么断然拒绝了矿方的要求呢？第一，我曾向长官公署请示过，他们怕影响汽油生产，不利军运，令为相机处理；第二，我访问了许多工人，知道工人坚决护厂，决无破坏企图；第三，临近解放，我多少看清了战争的形势，已有了和平解放的意向，决不敢使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使自己在政治上负严重后果。何况我很了解国民党反动派以往镇压学运、工

运所玩的手法，最后总是把它当作工具为头目作了替罪羊，杀刽子手以释众怒。因此，我决定采取了推拖和不干涉炼油厂工人罢工斗争的态度。

炼油厂工人的反饥饿斗争，在我离开老君庙矿区回到玉门县的第三天即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六百多炼油工人，群集矿部，要求戈代经理改变工资发放制度，补发生活津贴，并增加工资。戈还自抖威风，且蛮不讲理。在群情激愤下，他所想到的只是武力镇压，遂指使矿警大队长崔某几次人。我没有戈代经理殴打工人，愤怒，于是勇搏斗，在数人，都饱不甘，于是室职工一千进行报复，



护矿队长杨敏

给我打电话，要求我立即下令给驻矿部队，驱散工答应。崔见我断然拒绝，他为了讨好他的主子，替围，亲率矿警数十人，冲进工人队伍中，挥舞棍棒，妄图用暴力驱散工人，因而更引起工人群众的极大用石头、砖块为自卫武器，与野兽般的矿警展开英搏斗中有几位工人受伤，但戈、崔等及帮凶的矿警挨了一顿工人的痛打。戈、崔等挨了打之后，心有发动特务和他们的亲信，挑拨鼓动事务组所属厂、六百余人鼓噪起来，扬言要冲进炼油厂找炼油工人双方对垒，空气一时十分紧张。河西警备总司令部

驻矿的郑高参企图强迫我部出动为事务组助威，进攻炼油厂。朱矩明当即用电话向我请示，我在电话中严令朱控制部队，决不准干涉炼油厂工人进行的斗争。同时，我还考虑到万一事务组的一伙冲进炼油厂，势必发生混乱，炼油厂的设备即有被特务破坏的可能，我就连夜赶到矿上，令我团部队配合炼油厂工人，加强了炼油厂四周的警戒，防止事务组的特务们乘机窜入，进行破坏。这样一来，矿方对我更加痛恨，他们干脆再不与我打交道了，向河西警备总部和兰州的长官公署求援，并控告我纵容工人罢工，请予处理。

长官公署随即电令吴松涛，会同河西警备总部政工处处长方成德连夜率兵赶到矿上。我惟恐与吴、方对面不好说话，反而转圆余地。在他们未到矿之前，我即离矿避往赤金堡，用电话指挥部行动。从电话中了解到方成德亦怕互殴扩大事态，主张和平解决。吴系代表长官公署



的驻矿专员，关系密切，又经矿方对他加以压力和恫吓，竟命令朱矩明抓捕炼油厂的所谓“凶手”。朱以未奉我的命令，拒不执行。吴大发雷霆，亲自指挥所带来的士兵和矿警大队的全部矿警冲入炼油厂，根据崔大队长等所事先准备好的黑名单，逮捕了炼油厂的工人二、三十名。当晚，被捕工人由吴松涛和方成德二人分别在油矿设置临时法庭，对他们进行非法审讯。翌晨，吴、方等亲自率兵将被甄审后认为嫌疑重大的十多位工人解交河西总部军法处

审理。工人们进行的一场抗暴斗争，就这样被吴、方等镇压下去了。一星期后，我也受到长官公署的严重警告，并把我部驻矿的第三连和重机枪连撤走，以示处分。

3、保护油矿和破坏油矿的斗争

玉门油矿是国民党反动派比较有规模的所谓国防工业。它的安全，是甘、新能否达成和平解放的条件之一。

解放前夕，奔走和平解放的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和我谈过玉门油矿的安全问题。我记得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他偕同玉门油矿一位高级成员（忘记姓名）到新疆去跟陶峙岳先生商谈有关甘新和平解放问题，行经玉门县时，曾到我部对我谈，我们以前估计共产党打到兰州后，必会集中兵力解决胡宗南，进入四川，暂不致深入河西和新疆。原打算保存陇南兵

团的实力，占领河西走廊，慢慢跟共产党谈判。现在看情况是不行了，兵临城下，大势已去。仗打到尽头再没打头了，也不能再拖延和谈的时日了。“天津榜样”是死路，走不得；只有照“北京方式”、“绥远办法”赶快跟共产党谈判。我问他，跟共产党谈判的真实内容究竟怎样？他说，新疆宣布脱离国民党独立，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解放军不要进入新疆。新疆的军政机关和军队，仍由陶先生直接掌管。在经济方面，不要共产党管，我们采取自给自足的办法。为了筹备今后的经费，等蒋介石原先答应拨发西北的一百万银元，等了好久，“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靠不住了，再等也等不及了。目前，解放军已深入河西，而退往河西的陇南兵团大部溃散，战斗力完全丧失，不堪一击。我们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力量，除新疆保持现有实力外，河西只剩下玉门油矿这一点点政治资本了。油矿安全是我们跟共产党交换条件之一。你这个团原是负责玉门油矿安全任务的，要尽一切可能，从新严密组织部队，团结官兵，确实负起确保玉门油矿安全的责任，并维持关外地方的秩序。

在曾震五离玉门赴新后的第二天，我召集全团各单位主管干部开会。为了团结官兵执行和平解放任务，在会议上我发起并决定在骆驼兵团内部成立“新生会”（新生会在解放后的第三天即正式召集所有入会人员开会，当众宣布撤销，并向组织交待）。

在我们争取酒泉和平解放的前些时候，河西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特务头子曾某对我们的秘密活动，略有风闻，但没有抓住我们的确实证据。他有一天打电话通知我到酒泉参加有关玉门油矿的会议，同时，他在电话中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要我带我爱人一道到酒泉玩玩。我明知其中有鬼，但摸不透什么鬼，又不能不去。经过反复思考，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心情，带着我爱人一道到了酒泉，住在河西警备总部的政工处。曾某于当天即与我见面，他在询问我一些近况之后，接着提起贺贵严先生在香港通电起义被国民党通缉等问题，以此试探我的意向。



酒泉和平解放

多次盘问，软硬兼施，始终没有在我口中捞到什么东西。对我的迫害，还未来得及下手，曾某突然离酒飞粤。但二处特务又发现我跟扎喜泽仁（藏族，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触，对我监视更严。可是就在这次的某天，我在酒泉专员公署专员王维墉处听到河西总部第三处麻处长谈：“关于玉门油矿问题，总部已开过会，计划在必要时彻底破坏。”他继又向我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打国际战争，国内工业应该彻底破坏，免为敌国所利用；打内战，

不管谁胜谁负，工业是国家的工业，不应破坏。”他说完后并征询我的看法。我对此人交情不深，摸不着底，即不便多问，又不能不搞清楚我最关心的油矿安全问题，我几次私下问过方成德，他说他不晓得有关破坏玉门油矿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但他却向我稍微透露了点关于我个人的危险处境，劝我赶快离开酒泉和玉门。

我回到玉门后，当即打长途电话向新疆陶峙岳先生汇报油矿有关情况。不久，陶先生为了加强戒备，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毛希钰）由迪化开驻安西，把守新疆门户。又抽调一二〇军一七八旅五三二团的两个营增兵玉门油矿，油矿安全得到了更多的保证。但是，在临解放的前几天，特务们以矿警大队崔大队长为内应，妄图炸毁裂炼炉和矿井。工人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十分紧张的护矿工作，使特务们来不及下手，油矿得以完整无损地保全下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晨，解放军装甲兵团团长胡鉴同志率领所部进矿接收，玉门油矿从此回到了人民怀抱。但至死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却不甘心，他们又重新定下了这样或那样的破坏阴谋。

据我部研究室主任吴靖环和朱矩明（原在兰州警官学校当过队长，认识些特务）等告诉我，特务们的主要阴谋是：到处放火，造成人心惶恐的局面后，再煽动起义部队的官兵，乘机叛乱，

与油矿警队崔大队长相呼应，进行破坏。他们提供的这些情况，经过以后的事实证明，完全是真实的。

此外，特务们的魔爪还伸进了我部。当临解放时，国民党西逃的残余部队、溃散官兵和军政机关干属以及裹胁而来的兰州居民商户二万余人，统统被我部截留在玉门，不准继续西逃。这时，玉门地小人多，情况十分复杂混乱。特务们乘解放之初，解放军忙于维持玉门地区秩序的机会，勾引我部驻赤金堡（离玉门油矿二十余华里）的第四连排长孙玉庆，试图煽动叛乱，随即为我觉察，及时处理。在此同时，特务们又向溃部散兵大肆造谣，煽惑其在玉门发动叛乱后，由赤金窜进油矿，与矿上内奸呼应，进行破坏，幸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我部严密控制住了散兵溃部的暴动，并且派车将溃部转送酒泉，交由解放军第二兵团编遣，未致酿成事变。玉门地区自始至终秩序安谧，未遭受任何损失。

特务们无法在玉门施展其破坏和平解放阴谋，乃将魔爪伸至安西。十月二日特务在安西煽动新疆警备总部警卫团的部分官兵叛变，放火烧毁民房和仓库后，东窜至玉门境内昌马附近，企图循昌马小道偷袭玉门油矿，里应外合，放火破坏。这时解放军第四师的少数先头部队刚到玉门，还来不及出动剿匪。我在党的指挥下，率骆驼兵团部分官兵，连夜赶经昌马堵截。将叛部包围在昌马堡内，激战竟日，叛部不号缴械。捕捉三百余人（包括其他残部散兵），由我部军事代表赵文星同志交第四师转交警卫团和其它单位分别领回。

七、玉门油矿矿警大队投诚记录

原甘肃军区政治部

时间：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地点：玉门油矿

编制：玉门油矿矿警大队下编四个中队，二十五个班，三个室，应编 585 人实有 361 人，其中官佐 23 人，矿警 297 人，公役 15 人，伙夫 23 人，马夫 3 人，配发各类枪支 498 支（挺），子弹 107415 发，手榴弹 592 枚。大队长范冠一（五一年镇压），副大队长陆信芬（回湖南后病故），总教官田珍山（参加解放军去新疆），一中队长冯新城，二中队队长高贺年，三中队队长刘长年，整训队长聂鹏飞，侦缉室主任周雨三，户籍室主任王良成，检查室主任龚振民。

投诚经过：玉门油矿在解放前夕除驻守矿警大队外还驻守国民党陆军高炮五团二连和骆驼兵团三连，共同守卫玉门油矿。四九年八月兰州解放后，国民党驻酒泉部队内部斗争激烈，有的主张破坏油矿，有的主张保护好油矿，高炮团二连扬言：不能把油矿留给共产党，积极策划破坏矿井的活动，重新调整炮位把高炮对准了炼油厂。玉门油矿工人组织了护矿队日夜巡逻，保护油矿，矿警大队和骆驼兵团三连站在工人一边积极参加了护矿斗争，坚守岗位，防止坏人破坏。在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玉门油矿最高领导经理邹明站在工人一边，派代表与高炮五团头目谈判。高炮团头目提出要白银五千元交给高炮二连，正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解放军二军军代表秘密来到油矿（酒泉解放前夕），邹明接待了军代表，并采纳军代表的意见，给高炮二连白银三千元，保住了油矿未受破坏。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于九月二十五日进驻玉门油矿，经理邹明组织欢迎接待了解放军。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张振邦潜藏，矿警头目逃跑，总务组长戈本捷逃跑（后来逃到台湾去了），矿警大队瘫痪，骆驼兵团三连起义。



九月二十八日前后，由三军八师、九师为主相继抽调 65 名干部接管玉门油矿，成立了军

管会，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担任军管会主任，焦力人为副主任，邹明继续担任玉门油矿经理，营长周世英带领三个建制连队接管矿警大队。警备中队、科室，将财产、武器、装备向军代表作了移交，周世英将分散在各厂的伪矿警，全部集中整训一个多月，尔后将矿警大队改编成玉门油矿警察大队，共 380 多人，由周世英代理大队长。新补充 300 人左右，对原矿警中留用 80 人左右，其余根据本人自愿和历史情况，有的当了工人，大部分遣回家。

第四编

参 阅 资 料

一、从酒泉到迪化 谈笑间大业已成

——三位将帅的西域情怀

章慕荣

1949年9月2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于河西走廊的父老乡亲来讲，是获得解放的日子，对于驻守河西走廊的河西警备区以及退至酒泉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国民党官兵来说，是获得新生的日子，从古老的版土概念讲，长期动荡不安的西域从此结束了战争的蹂躏。我们不会忘记为我们带来解放的三位共和国将帅，他们就是威震敌胆的彭德怀、胡子将军王震、领銜河西走廊和新疆起义的陶峙岳。从这天起，除彭老总仍需赴朝作战外，王震和陶峙岳则为自己的战争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言语间他们无不透露出轻松愉快的精神。

这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得到原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率领全疆十万官兵通电起义的消息，兴奋不已，心想：昨天是酒泉通电起义，今天又是新疆通电，看来全国解放的大事已经解决了。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彭德怀和王震向陶峙岳发出了邀请函，请他速赴酒泉，共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具体事宜。



彭德怀在兰州研究地图

10月7日，乘车抵达酒泉的陶峙岳一下车，受到了早早在城门外等候的彭德怀和王震的热情欢迎。彭德怀乐呵呵地说：“陶总司令，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啊！”

“我代表新疆十万起义官兵，向彭总司令致敬！”陶峙岳脱下洁白的手套，举手敬礼。

彭德怀握着陶峙岳的手兴奋地说道：“陶总司令率部起义，投向光明，功不可没。我全体官兵日夜期盼，盼将军早日给我们带路，开赴新疆好揭开新疆的神秘面纱！”

“我做梦都在想着解放军早日进疆啊！”陶峙岳急切地说道，“新疆人民在等着你们，十万起义官兵在等着你们，你们早一天开进，我就早一天安心，只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太差了呀。”

王震说道：“我可以告诉陶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已做好了进军新疆的一切准备，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环境如何艰苦，都阻挡不了我们的脚步！请陶总司令放心，只要你一过来，我们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跟着你的脚后跟进疆。”言毕，王震和陶峙岳的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三人一同进了司令部，王震说道：“陶总司令，你是宁乡的，我是浏阳的，彭老总是湘潭人，我们三个都是湖南老乡哩！”

“晓得，晓得，我已是久闻二位将军的大名了！”陶峙岳频频点头。

三位将军酒泉之会以后，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个军进驻新疆。

1949年12月3日，迪化城郊的地窝堡机场，陶峙岳、包尔汉率领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早早就在这里等候了。一下飞机，王震就与陶峙岳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我说过，陶总司令，当时在酒泉就说好了咱们迪化城里说解放，我王胡子没有放空炮吧？”原来，在酒泉，他已经向陶峙岳许诺过，在迪化城里相约谈论部队改编之事。

“王司令员一言九鼎，说到做到，真是叫人佩服呀！”陶峙岳感慨地说。

在一旁的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拉着王震的手，插话说：“王司令员，新疆人民盼望解放军进疆，两眼都盼出泪来了，你看，迪化城里街道上都是些什么？那一面面彩旗和一幅幅标语，都是新疆各族人民一颗颗滚烫的心啊！”

“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没有新疆各界朋友做工作，我王胡子绝不会这么潇洒喽！”

激动不已的陶峙岳展纸命笔，写了一首《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将军谈笑指天山，便

引春风渡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迓尽开颜。

接着，陶峙岳和包尔汉陪同王震一同坐车进城。陶峙岳说：“王司令员一到，我这颗悬着的心就放下来了。不瞒王将军，峙岳东奔西走，读了四十载的《楚辞》，我最欣赏屈原的《橘颂》，光修剪橘树的剪刀就收集了百多把。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直未能圆橘园荷锄的美梦。我曾在南疆的焉耆与赵锡光相约，其中一条就是，到全国解放，新疆和平之时，就把部队全部完好地移交给解放军，我就解甲归田，搞园行吟了！”

一听陶峙岳打算解甲归田，王震诚恳地说：“陶将军之义举，功盖天山，自不待言。为保祖国之和平，国土之完整，将军苦撑全局，其间艰辛，更自不待言，按理说也该休养休养了。可是，解甲归田，绝对不行。故乡虽美，祖国更大，橘园有诗，毕竟太小。要经营，就经营大的，种新疆这块大田，如何？”

陶峙岳一时无语，只是静静地打量着眼前的王震。王震在陶峙岳肩膀上拍了两下：“我是个粗人。在北京中南海，我已经给毛泽东、周总理吹过牛了，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这靠我王胡子一个人可不成，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朋友有难，你们是应该两肋插刀的，怎么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呢？”

此言一出，三人都笑了起来。

12月9日，迪化城沸腾了，三军入城仪式正式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民党起义部队和三区民族军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南大街广场附近的指定位置。彭德怀在王震、陶峙岳等人陪同下，登上了迪化市最大的建筑——南大街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检阅“三军”入城。

彭德怀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转身对王震说：“时间已到，可以开始了。”王震点了点头，跨前一步，大声宣布：“新疆解放，光明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三军入城仪式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三发信号弹冲天而起，全场掌声雷动，鼓号喧天。人民解放军战车团由东门隆隆而来，三区民族军以八路纵队由西门呐喊而进，起义部队骑兵由北门跃马而入……面对此情此景，陶峙岳流泪了：“今天，是新疆人民真正的节日。今天，新疆各族人民才是真正解放了！”

12月13日，彭德怀、张治中主持召开了由解放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和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一同参加的会议。快人快语的王震对彭总说：“我以为，将来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非陶峙岳将军莫属。”彭德怀点了点头，说道：“是的，将来还得让陶将军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做到有职有权，说话算数。古人用将，也讲究用人不疑，对陶将军及其部属，我们要予以充分的信任！”

“我也有个建议，”彭德怀顿了一顿，认真地说，“二十二兵团的政治委员之职，非你王震同志莫属！你们要精诚团结哟”。

王震笑出声来：“请彭总放心，论年龄，陶将军是我的兄长，论经验，陶将军是威名远扬，现在走到了一条道上，还能不精诚团结！”

彭德怀也笑了，他说：“你还没有忘记咱们三位老乡在酒泉会谈时的情形吧，陶将军为人正直厚道，办事认真谨慎，新疆交给你们俩，肯定会有个好结果！”

17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将起义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的请示。根据毛泽东、朱总司令员的指示，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兼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和三区民族军首领赛福鼎担任副司令员。

12月30日，整编后的二十二兵团正式成立，在迪化原警备总部召开了兵团成立大会，宣布了兵团及所属各师人事安排。陶峙岳担任兵团司令员，王震担任兵团政治委员。从此，两位将军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很快，新疆军区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垦边疆运动，二十二兵团的任务是一年垦荒20万亩。



彭德怀 张治中 王震到迪化

1954年，王震与陶峙岳反复商量后，决定向中央军委建议，将新疆部队集体转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军委接受了他们的这一倡议，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陶峙岳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王震和陶峙岳一同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王震授衔不久，就任国家农垦部部长，回到了北京，开始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农垦工作。而陶峙岳则留在新疆，继续为戍边守疆的事业不懈奋斗。

二、玉门油矿解放纪实

张静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向新疆进军。8月26日，攻克西北重镇兰州，乘胜挥师西进，一举解放了武威、张掖、酒泉。9月25日，玉门解放，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迎来了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田的曙光。

在旧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玉门的老君庙油矿是我国开发较早，规模最大，设备齐全，职工最多的油田。从下列数字就可以看出它当时所处的地位：台湾苗栗油矿从1904年至1948年的44年中，共生产原油16.83万吨；陕西延长油矿1936年至1946年的10年中，共生产原油0.3万吨；新疆独山子油矿1936年至1948年的12年中，总产量不超过1万吨；而甘肃的玉门老君庙油矿，从1939年至1949年的10年中，共产原油51万吨，约占旧中国1904年至1948年44年天然原油产量总和的72.3%。1949年，玉门的老君庙油矿已成为一个具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修、水电、运输等生产部门和一些当时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的综合型石油企业。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国民党政府把它列入“国防工业”体系，从“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出发，加紧对玉门石油工人的剥削和镇压，在这里设立了军、警、宪三位一体的“特别党部”，派驻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骆驼兵团和一个高射炮连，还有一支300人的矿警部队。国民党企图用这批武装力量，把玉门的石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打内战的油品供应基地。1942年8月，蒋介石亲自来玉门巡视；次年5月，蒋介石又派儿子蒋经国和蒋



解放军和起义部队齐聚酒泉

纬国来玉门督察，加强对油田的控制。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我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向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风雨飘摇中的蒋家王朝，困兽犹斗，垂死挣扎。在它逃往台湾之前，下令破坏油矿，不让油田落入共产党手中。我党中央对敌人的阴谋早有觉察，中央军委命令第一野战军，在攻克兰州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解放玉门的老君庙油矿。于是，在这里开展了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的殊死斗争。

1、英勇护矿 迎接解放

解放军西渡黄河以后，在横扫河西残敌的进军途中，前线指挥部就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告诫蒋军驻矿部队不得破坏油矿，如有违抗者，我军将严惩不贷。而国民党驻矿“特别党部”书记长张振邦及军队中的一小撮死硬分子，不顾我军的严正警告，他们策划于密室，决定孤注一掷，坚决与人民为敌。当时从兰州溃逃到张掖的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也旋即召集会议，研究和制定破坏油矿的实施计划。

对于敌人的破坏阴谋，我党早已采取应急措施。1949年三四月间，我党通过各种关系与当时在香港的原中国石油资源委员会开发总公司甘青分公司总经理孙越崎接上头，请他出面与油矿的时任经理邹明联系，依靠工人群众，做好护矿工作，迎接解放。邹明是一位爱国人士，接受任务后，团结工人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护矿工作。5至6月份，组织车辆到武威、敦煌等地拉运粮食一万余担，之后又在兰州、广州等地筹得金银折合银元达30余

万元，这对坚持护矿斗争起了重要作用。7月初，在矿上正式成立了护矿大队，由著名的工程师杨敏担任大队长，韩业熔、马瑞章等工程师任副大队长。各生产单位相应地都成立了中队和分队。护矿队员中，有在苏联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郭孟和，有在延长油矿受到革命洗礼的徐春华，有油矿上政治觉悟较高的姜同斌、刘延玉、王宝山等老工人，还有史久光、刘树人、金克斌、童宪章、龙显烈，蒋麟湘等工程技术人员及钻井、采油、炼油、机修等部门的主管。护矿队在邹明的统一指挥下，同敌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把一些暂时不用的钻、采、炼、机械……重要的机器设备和几十辆汽车，分别埋入地下或藏进深山，把30多口生产油井用水泥、砖头围砌起来。在封闭保存的油井和设备处用黄土砂粒垒成一座座土冢，树上墓碑，以蒙蔽敌人。为了不给溃逃的敌人供应充足的油品，工人们故意制造设备障碍，使炼油生产线处于不正常状态。在敌人活动最猖獗的日子里，炼油厂和发电厂的工人把空油桶装滞沙石或重晶石粉，重叠成三层，以铁条连结焊死，组成一道道屏障。护矿队员日夜值班，巡逻守卫，不准反动军警靠近一步。8月中旬，邹明亲赴香港，与孙越崎共商护矿事宜，并向我党在香港的代表张铁生、罗哲明同志汇报了玉门油矿的护矿工作；张铁生、罗哲明向邹明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有关保护油矿的指示。自此，玉门的护矿工作直接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油矿工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受到极大鼓舞。他们说：“敌人胆敢破坏油矿，我们就和他们拼了！”



孙越崎

邹明回来以后，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刘任，急忙电召邹明到张掖，当面斥责邹明执行破坏计划不力，勒令他解散护矿大队，并借口张掖、酒泉电力不足，要把军用电台迁至玉门，派遣敌特，加紧控制。邹明洞察其奸，表面应付，暗中阻止入矿，把护矿队改称“纠察组”，掩人耳目，更好地坚持了护矿活动。解放前夕驻矿守军企图作垂死挣扎，封锁交通要道，强占制高点，骑巡不绝于途，警车往返巡逻，杀机四伏。邹明当即连夜向护矿队员发放库存的枪支弹药和敌军针锋相对，武装保护油矿。一天夜里，敌军派一骑巡到炼油厂刺探情况，还未到达厂区，就被护矿队员喝住了。这个骑巡见护矿队戒备森严，屏障重重，调转马头就走，禀报他的上司：“他们全副武装，厉害着咧！”使得反动军警未敢轻举妄动。护矿队员机智勇敢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为解放军代表入城谈判，赢得了时间。

2、身入虎穴 和平谈判

1949年9月20日，我军某团政治处主任黄诚同志偕一名助手和一名起义军官，乘一辆军用吉普车从酒泉出发（当时酒泉尚未解放），冲破国民党敌特的围堵，安全抵达玉门。黄诚同志是代表我军前来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和平接管油矿的。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虽向我军表示愿意投诚起义，但驻矿守军隶属新疆编制，骆驼兵团一营乔营长坚持反动立场，与敌特暗中勾结，妄图炸毁油矿。他向士兵说：“炼油厂一起火，你们便可自由活动。”他所说的“自由活动”即怂恿士兵抢掠财物、奸淫妇女。因此，一批亡命之徒随其左右，蠢蠢欲动，对油矿的安危和解放军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威胁。黄诚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肩负历史使命，与驻矿的国民党军政头目谈判，向他们详细交待了军事形势和党的政策，劝他们晓以大义，放下武器，弃暗投明，执迷不悟者必将自食恶果。驻矿高射炮连和矿警大队，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表示无条件地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只有那个乔营长执迷不悟，扬言：“解放军还有几百里路，炸毁油矿，我有的是时间。”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

这时，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刘任已飞往重庆，内部发生分化。副参谋长彭铭鼎和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代司令汤祖坛力主和平起义，积极与我军联系。我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五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受兵团司令员王震之托，向彭、汤两将军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他们表示坚决执行。当骆驼兵团团长贺新

民得知一营乔营长拒不执行西北长官公署和河西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要在撤退之前炸毁油矿，立即把这一险情呈报了国民党西北军政委员会副长官、新疆警备区总司令兼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陶将军深明大义，早已和我军携手共谋，坚决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为了确保油矿的安全，他增派两营兵力星夜赶赴玉门。贺新民立即召开所属各部会议，传达陶峙岳将军的命令，大力协助地方维持秩序，不得擅自行动，介入任何事端。乔营长置若罔闻，依然自行其事，在矿区调兵遣将。9月23日夜里，竟把炮口对准油库和炼油厂，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此紧急关头，解放军代表黄诚置生死于不顾，一面与邹明商讨对策，召集护矿大队和各生产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制定应变计划，鼓励职工不畏强暴，全体动员，英勇护矿，迎接解放；一面亲赴骆驼兵团一营驻地，与乔营长谈判。乔营长态度蛮横，悻然不逊地说：“交出地盘，全营弟兄每人10个大洋，少一个子也不行！”黄诚义正词严地说：“这块地盘是人民的，用不着讨价还价，请你执行陶峙岳将军的命令，无条件地向解放军交防。”乔营长恼羞成怒，掏出手枪“啪”的往桌上一放说：“不答应我的条件，那就看着办吧！”黄诚临危不惧，严正警告他说：“乔营长，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一营之众，怎抵我百万之师，何去何从，你要三思。”谈判就此破裂。

消息传出后，全矿职工紧急动员，一面疏散老弱妇幼，一面加强备战，护矿队和起义部队包围了一营阵地，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油矿。为了最后争取和平交防，邹明再次与乔营长谈判，并许以重金（800个大洋）和一批物品，条件只有一个：和平撤离油矿。23日，酒泉业已和平解放，乔营长见外有援兵，内有护矿队，大势已去，不得不打消破坏油矿的计划，与解放军代表达成了交防协议。人民的油田终于保全了。

3、日夜兼程 解放玉门

我军解放武威、张掖以后，日夜兼程，向玉门进发。这次急行军，西北前线随军记者作了精彩的报道：

“第一野战军装甲部队于9月24日晚从张掖出发，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从积雪茫茫的祁连山麓穿过戈壁大沙漠向玉门急进。指战员们以无比的坚强意志战胜塞外秋夜严寒的袭击。驾驶员们疲劳了，他们就用唱歌来提高精神，与疲劳斗争。……”（见新华社西北前线10月10日电。载1949年10月12日《甘肃日报》）

9月24日，油矿职工从解放军代表黄诚那里得知，解放军的装甲部队即将到玉门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解放军大部队来了！”“玉门要解放了！”矿工和家属们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赶制彩旗和慰问品，箪食壶浆，迎接解放军。

1949年9月25日，玉门石油工人日思夜盼的大喜日子终于到来了。这天，千里戈壁，天高气爽，风和日丽，油矿数千职工、家属，穿着节日盛装，手执彩旗，敲锣打鼓，跑到6公里以外的戈壁滩上迎接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石油工人报》对解放军进驻玉门油矿的热烈场面作了如下报道：

“太阳已经出来很高了，还不见解放军的装甲部队，大家焦急地引颈东望，千百张脸含着兴奋的笑，千百双眼睛瞧着一个方向，互相询问：‘解放军咋还不来？’……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响声，象春雷在乍醒的地平线上滚动。不一会儿，公路上出现了一辆装甲车，接着一辆一辆的出现在人们视野里；前面一辆车上，插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人们欢呼雀跃，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欢迎解放军！’”

第一野战军装甲兵团团长胡鉴率领的坦克和战车为前导，几十辆兵车紧随其后，在军长黄新廷率领下，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国闻名的玉门油矿。邹明率领着



毛泽东 周恩来亲切接见铁人王进喜

油矿各单位的主管亲迎解放军入城，解放军和工人握手拥抱，如亲人重逢。场面十分壮观、感人。随军记者报道说：“……伫立道旁等候三四小时欢迎解放军的工作、职员立即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呈现了塞上从所未有的热烈情景。到达矿区后，战士们即步下战车，然后以整齐的行列，穿过两排狂欢着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休息在矿区的广场上。当战士们望着完整无损的油矿时，都感叹着无限快慰地说：‘为了保护人民祖国的宝贵财产，我们吃的苦也算不了什么。’当天夜里，因为房屋没有调剂好，战士们有一半露宿在戈壁沙漠上。”（见新华社西北前线10月10日电，载1949年10月12日《甘肃日报》）

解放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将军等解放军首长，视察玉门油田，出席了欢迎大会，彭大将军在会上高度赞扬了玉门油矿职工英勇护矿的爱国主义行为。此后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了嘉奖玉门油矿职工解放前夕护矿斗争的功绩，特颁发锦旗一面，上面写着19个大字：“发扬英勇护厂精神，为祖国建设事业百倍努力！”



解放后玉门油矿即实行军管。康世恩被任命为军事总代表，张守瑜、焦力人、张俊先后任军事副总代表，担负起保卫和建设玉门油矿的重任。从此，掀开了玉门油矿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三、进疆期间的特殊司令部——酒迪运输司令部

魏 杰

酒迪运输司令部由第二军运输处、华东汽车一团、第一兵团汽车连以及酒泉起义的国民党第八补给司令部及所辖辎汽三团、辎汽五团、辎汽十三团、保养团等部编成，共有汽车545辆（实际能行驶车数为470辆），骆驼598峰。酒迪运输司令部自成立至1950年3月，共运入新疆兵员71314人，粮1033吨，煤1026吨，汽油5114吨，保证了部队人员和物资的运送。

四、贺捷新对贺义夫的记述

贺捷新

1、河西孤烟直

哥哥说，他对手枪的最后印象，是在新疆军区俄专时。那时家里还有两把手枪，一把左轮，爸在家时，就连枪套把它挂在墙上；另一把勃郎宁，形质精巧，应是母亲所佩，可从不见妈碰它，勃郎宁老锁在抽斗里。可那时我尚在混沌中，对这些全无印象。

红卫兵抄家时，有人家金条都不知丢哪儿好。哥哥悄悄对我说，爸埋过一支手枪呢，油布包好埋在房后。这不知是否是哥的杜撰，可他说的时间是在酒泉起义之前，那事就在情理之中了，兵变险境，枪乃人胆，另藏起一把以备不虞嘛。

“文革”时，新疆军区请父亲提供河西酒泉起义史料，父口述，我笔录了几页材料。后来，这些资料刊登在军区内部刊物上。

新疆、酒泉两地，1949年9月始，先后通电起义。陶峙岳将军领衔两地起义，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彭铭鼎将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副参谋长，则是酒泉起义的实际策划组织者，而酒泉起义实质性军事行动，均是由彭指派我父亲具体实施。父亲贺义夫，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官处处长兼酒泉警备司令，时年三十八岁。



兰州战役后，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将军，让他示意周嘉彬、黄祖坝两位军长主动与解放军联系，和平解决河西问题。但周跑了，在酒泉飞机场临登机前，才给彭铭鼎电话里告知了一声：我走了。彭铭鼎十分恼怒，说，两人一起干的事你走了，我怎么办？那边电话挂了。黄祖坝从高台跑到酒泉，亲手纵火焚烧了九十一军军火库，派特务四处寻杀彭铭鼎与我父亲等人。怂恿部下纵火破坏设施寻衅闹事，并密电请胡宗南支援。

一时间酒泉大乱。父亲迅即还以颜色。他以警备部队于南门西门与车站等要害处严密布防，自己亲率机动车精锐部队与寻衅闹事的乱军火并，确保了酒泉起义据点。同时布防嘉峪关城楼，封锁兰新路，防止黄祖坝残部西窜玉门油矿搞破坏。保护玉门油矿，阻止乱兵特务毁矿，这是酒泉起义中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电告彭德怀，让他转告陶峙岳：玉门油矿必须确保，否则要追究责任。陶打电话给彭铭鼎，把新疆派在玉门的护矿部队和安西警备部队都归彭铭鼎指挥，以确保玉门油矿万无一失。陶在电话里说，玉门油矿若不保，解放军西进新疆便无油可供，你我都无法向人家交待，还谈什么起义？

彭接电话后，立刻将护矿任务交给我父亲，要他配合新疆部队共同护矿，说，若玉门有损，你我将被军法从事。这时，彭月翔等反对起义者通牒彭铭鼎，要彭铭鼎到肃师大礼堂向长官公署官兵公开表态，预谋向彭当场发难。父亲派警备部队将肃师团团包围，自己则亲率冲锋枪火力加强排护送彭进入肃师礼堂。彭铭鼎登台，慷慨陈词，透析大势，晓以大义，态度坚决地表示了起义决心，全场肃然安静。彭月翔等见情势不利，又见我父亲虎视眈眈于侧，不敢动，溜走了。酒泉起义大局始定。9月22日晚，彭铭鼎令我父亲亲率警备部队押运二百辆军车东进，迎接王震先头部队进酒泉城。至此，河西国民党残部三万人全部起义，甘肃解放。

起义过程中，我家几遭罹难。哥回忆说，半夜家里着火了，殷周生叔叔（父亲的勤务兵）把我从火里背出来，我差点儿被烟呛死。第二天纵火事件就查明了，是“军官暗杀团”的人放的火，逮捕了几个。我听妈对爸说，你还说××好，暗杀团里就有他。

一天，几个身份不明者突然造访我家。妈问为首的贵姓，称姓周，是中共地下党，见父不在家又离去。旋父归，一听便说有诈，因中共联络人中无周姓者，立催全家上车转移，车一转过街口，见一群人又扑回来，两下里错过，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查明，先去的特务是采点儿的，在门外没离开，见父亲的吉普车一到家，立刻赶回去报信。全赖父亲机警，才拾了全家性命。特务们没有得手，忿忿，纵火烧了我家房子。父亲直接把车开到高台部队驻地，将全家安顿在那里。



酒泉起义，父亲恪守警备司令之职，行事果敢，确保了酒泉这个起义据点，又配合新疆部队成功保护了玉门油矿，还有效地保护了

他所管辖的几个军队被服厂和一个战地医院，将它们完整地交给了国家。后来对他的政治结论是：起义有功人员。而父亲半生积蓄却付之一炬。他虽贵为“将军”之衔，却以无产者之身，赤条条地迈进了新中国。

1、镜子里的旧军装

父亲入伍中人二十八年，是北伐后中国近代军事战争几乎全过程之亲历者。父亲赶上北伐尾巴，蒋冯战争，参加过淞沪战役，在江西云贵碰过红军，在山西与八路军一起打过日本，他身上究竟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故事呢？其间，偶闻旧事如昨雨，点滴亦可湿罗巾……这于我已经成为永远的憾事，且不复能够弥补。

父亲个性鲜明动人，所谓烈辣天真。有时我觉得他的思维情感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文革”中我在开封，父母在新疆，我最爱读的小说是《静静的顿河》，只是因为书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老是让我想起父亲。他们都是农民出身的军人，都有令人信服的勇气和责任心，火爆脾气里隐藏着一颗宽厚柔软的心，即使当了将军，也无法强迫自己违背农民的良心。父亲由士兵一步步干上去，尔后混迹于旧军队官场，他始终看不懂很多东西，而那个主流社会也不能够完全接纳他。解放后他勤奋诚恳，才干过人，但新社会仍视他为旧军人，他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特殊的人生经历注定他要遭受一生的矛盾。

那年我得伤寒，睡在父母卧室里受特殊关照，常听父母彻夜长谈，初次感受了成人世界的沉重。他们无所不在地细碎地说着工作，人事，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相互倾诉着内心不能为人理解的深切的真诚的苦恼和痛苦。历史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父亲永远穿着旧军队的军装，无论他怎样努力改造旧思想，自觉地勤奋地创造新社会，但在人们的政治眼光的注视中，他永远都脱不掉镜子里的旧军装。父母以为我睡着了，可我是把头埋在被子里静静流泪。今天我在回忆中仍感受着那些夜话，仍觉得已经迈过了无数生活之坎的父亲，他的想法比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的人生理念还要简单朴素。

渐渐长大，我一如既往地仍是一个被人们首肯的听话的并不乏优秀的学生，但生活让我敏感和早熟。我想，我不再愿意按照某种模式去生活，现实中有些神圣的东西却越来越使我感到烦恼沉重和厌恶。比如所谓的政治生命，这条唯一的时代通途迈入之前，我已睁开了眼，我想，政治吞没人，政治运动如天气一样不测，如情绪一样波动不平，其吞没消化的过程，因人的硬度品质而异。

3、旧雨流年

好啦，还是写写父亲的那些旧雨吧，流年碎影，作为一种念想。

小学五年级时吧，陶妈妈打电话向爸抱怨说司令员不操心家务，家里莫得菜吃。陶峙岳当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爸爸放下电话，便从兵团石河子搞了一车时鲜菜给陶家送去了。卡车开进院里，绕过喷水池，转到一栋中西合璧的大宅子前。陶妈妈迎出来，亲切而家常，牵我的手往里引，又忙谢爸的菜。陶司令坐在沙发上不动身，菜的事他问都不问，只与父亲说些别的。老人富态而有威仪，他那时已年过花甲了，一面之下我很惊异于他鬓发乌黑，白发寸根未生。那时并无焗油之类，若白了头则无法掩饰。陶妈妈打趣说，我是满头银丝啊，他却蒙一头不白之冤！

人说，陶家湖南祖上出过翰林，是望族。四九年毛泽东这样说过：陶峙岳我了解，此公十八岁即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他在黎元洪都督府任警卫，以后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说起来应该算是国民党的民主派啊。北伐中陶屡立战功，升任少将师长。淞沪战役时，陶率第八师死守蕴藻浜，与日军苦战二十一个日夜，八师万余官兵仅存六百而阵地犹在。我的父亲乃存者一，时任连长。此役后有抗日英雄合影照片刊登在《申报》上，照片旁附有英雄们的姓名，父亲的名字也嵌在铅字中。这份资料得以从历史中被捞出来，得感谢“文革”，“文革”初新疆大学出动五十人次调查父亲的反革命历史，根据父亲履历所填逐地外调，却无意发现了申报上的这张照片。外调组长后来也关进了牛棚，与父亲成了难友，便把这事当件笑话告知父亲，说，

查你的反动历史呢，谁想竟查出你还是个抗日英雄哩！言语之中，藏着钦敬。抗战后，张治中特邀陶进新疆任警备总司令。

父亲与曾震五是故交。哥捷临说，他小时候在曾家住过，是从曾家去的酒泉。曾那时在八补给区当司令，西安有他家一处大宅子。上个月我见一篇史料上写，曾震五是曾国藩后人。那



大宅子就不由得让我联想到曾氏之余荫后脉啊。哥说，小时候印象中曾府是二进的深宅大院，明堂瓦舍甚是轩敞，壁间的古董字画也十分讲究，完全是大户人家的富贵气象。爸去了酒泉后，妈，杨姥和殷周生带着我还在曾家住了些时日。哥说，他对那所庭院有过一个油画般的美丽印象：他一个小人儿蹲在长廊下看雨呢，雨水从高檐上哗哗地泻下来溅在大青方砖地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那些漫地的方砖被洗得清清爽爽。出厦的长廊幽幽静静的，半天不见人过

来。雨帘挂起在长廊下，倒像是一排岩下的瀑布，雨水在院子里汇成小河，沿着地势高低而清亮地流走着。听他这样讲述我就想啊，那时尚无我的家人们，又何尝不是在因地而流徙呢？在战争中由晋还豫再入陕甘，地不平而人逐水走啊。

曾震五五几年在西安病逝，曾家断了经济来源。曾妈妈希望政府退还解放初支援建设而入股的银元。答复是可以考虑，但曾家必须出具有关证明。曾家大家日子过惯了，捐银时谁想到还会有缺银时，哪有心去存什么“证明”？再说了，原建制早已打散，一个旧中将军的遗孀到哪里去找可以替她担些干系的人？曾妈妈最终想到了远在新疆的父亲，便万里传书。老爸收信后，提笔将这件捐银旧事一一叙写清楚，签名担保寄去。以后曾妈妈来信感激不尽，说银子折钱退还了。随信还寄来一张全家福照片，以示感念。相片上的曾震五，一头银丝梳向脑后，正襟危坐，俨然军人风骨，脸上却清峻疏朗。我一瞥之下，不由惊呼：曾伯伯好俊朗啊！不像是将军，倒更像是位学者呢。父母不由得又叹惋了一番。

1966年11月4日串联出发那天，乌鲁木齐鹅雪飘城。怕下雪偏偏下起了那年的首场大雪，真下了，倒也不怕了，踏着雪也走，不就是下雪么，身上加件皮大衣就是了。清早醒来，便觉得窗外异常的白亮，望出去，雪如粉如沙地下着，却无声无息，把一切丑陋和污秽都遮盖了。天地之间安静了，肃穆了，有了那么一点儿沉思缄默的味道。老爸那时正挨批斗呢，一推门，推不开，雪把门都堵住了。使劲一推，门开了，往外一望，笑了，嗨，这雪下的，好啊！街道楼宇树木，还有远峰近峦，都变得厚白晶莹，全然新鲜的模样。那场初雪，反而在严寒的天气里，给了人温暖和意，像是干冷干冷的昨天已经过去了！

临行前老爸嘱托，你们若能在西安下车，就替我去看望一下你们曾妈妈。我和姐姐黄昏时按爸写的住址找到了曾家，果然门楼森森，青砖围墙两边漫延开去，冷清了大半条街，我想，这条街名不如叫曾家街不是更方便找些嘛。灯下却见曾家门楼上悬吊着一块竖牌，白底红字书写着：西安市某某区红卫兵总部！我和姐姐看清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左右看看，没人，算了，还是走吧。

又经年，我和哥哥从乌鲁木齐打工押运伊犁马至河南伊川。途经西安我们兄弟下车去了曾家，门楼上的红卫兵牌子已摘了。曾妈妈很热情，蒸湖南腊肉给我们吃。我看那二进的庭院果然阔大，明堂瓦舍几十间，中西合璧，古朴又有些洋式的建筑风格。我暗想



进疆部队从玉门出发

这院子当博物馆或者书院倒是合宜。曾妈妈抱怨房子太多了，破了修不起。我看看，庭院是有些败落了。次日清晨刚醒来，听见院子里扑扑腾腾有响动，望出去，见曾家老三在打长拳。他上身精赤，肌肉虬突，一路腾挪冲闪，劲道气冲拳脚之外。身手绝对是童子功练就，十年八年的功力不止。我站一旁看得惊羨，暗想，这才叫将门之后。又懊悔自己只知道篮球滑冰练短跑，那些时尚的玩意儿怎比得上这等武术功夫，在动乱的岁月里可以防身又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顿时觉得自己孱弱。又经年，再至曾家，见屋里坐一个瘦人，无所事事的，面有菜色。我问他，怎么不见那年打拳的那位？他是你哥还是你弟？瘦人答：他是我。我惊诧，又不便多问。曾妈妈背地里告诉我，老三在家养病多时了，当工人不上班，就不发工资，话里似有无穷烦恼。

姐姐曼华四十二岁大去。那是我家首次遭遇亲人丧亡，我感情上完全不能接受那个事实。明知姐已然不治，仍然直奔山西去买特效的中药，一天两夜没合眼打个来回。归途时见晴冬灿烂，不由得念及姐不日将不复享受人间阳光了，一路上泪流如洗。药送到医院，姐姐服了一剂，便觉轻松。可第三天又没效果了。回家不敢向父母详告实情，母亲心里已明白，坐在床上垂头抽泣。父亲把话岔开，问我，你去了山西哪里啊？我说，运城。父亲眼神里便起了疑，雾一样的，说，哦，运城啊，那是黄河渡口。抗战后期我带一个团就守在那里。日军也是一个团，就守在隔河的三门峡。那个地方是打过硬仗的，死了我们多少当兵的啊……神情若有所感，再问，老人脸上已经露出倦容，闭上眼睛，不想说话了。姐姐从小就是父亲的骄傲，开朗，聪明，又上进。晚境中痛失爱女，加上心脏又不好，从此父亲越发的沉默而不喜多言，两年以后，一天下午，正和老头儿们围着桌子打扑克呢，头一垂，不动了，边上的人碰碰他，催他出牌，仍不动，再一看，人已经走了。

父亲一生大风大浪，走得却如此轻松。

4、兵车行酒迪

也是那几年，一天，我在家读一本《彭德怀传》，父亲瞥见了书名，说，我来看看。我递过书去，他略翻了几页，又放下了。我就问，爸，你想找什么呢？爸说，彭德怀还请我吃过饭呢。原来酒泉起义后，起义部队尚存四百五十辆军车，其中有大吨位的美制十轮卡大道奇，又从华东北战场调过来五百三十六辆军车，再征调商车百辆，并租用苏联运输飞机四十五架，将起义部队万余官兵改编成人民解放军酒迪运输司令部，司令员曾震五，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实，父亲任副参谋长。这支部队负责大军西进新疆的兵员物资运输工作。彭德怀总司令进疆之前来酒泉时，命父亲带他到各起义部队巡视工作，父亲随彭总同乘一辆吉普车巡视了一天，晚上彭总司令请他吃饭。父亲回忆，起初我很拘谨，可是彭总平易近人，言语随和，他仔细询问了起义部队的具体情况，勉励他认真做好大军西进的运输工作，为新中国建立新功。他又说，你部队里的湖湘子弟多，请你帮我打听一下我湖南老家的情况吧。父亲打听到了，彭总的亲属在战争中已经大多不存了。

河西战事后，父亲因与彭总司令有过这样的一面之缘，所以忍不住翻翻书，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点感念之情，我若不问，他也不说。

我酒泉生人，刚刚满周岁，就让包起在襁褓里，全家坐上美制军车大道奇，随解放军酒迪运输司令部进新疆了。

甘肃，秋阳雁过，草枯水寒。可是妈妈对自己居住过的河西诸镇，武威，张掖，酒泉，尤其是天水，蛮有感情的。“文革”后期，父亲先是挨整后来又让晾起了，虽苦闷倒也安闲。小妹毛妮不知不觉已然长大，寂寞的日子里，妈妈给女儿讲天水。妈说：天水那地方奇啊，四围里不是山就是峁，惟独天水那一块水汪汪，像是塞外江南呢，生活也富裕些。你爸爸那时在天水驻军，一天队伍要开拔，头一天他就在院子里劈柴，光起一个脊梁，抡起板斧劈得满院子柴禾四溅。劈好又码起，码得像小山，然后还劈，劝不动，他只怕我独自在家缺柴烧。太阳要下山了，树啊、柴垛啊，染上了夕阳的颜色，我坐在院子里，心里就有些忧郁，你爸爸在垛边擦汗呢，人立着，很威武也很辛劳的模样，我就暗想啊，眼前这个劈柴的男人，是一个足以托付

终身的人了。

当年我大姨夫是开封驻军医院院长，介绍父亲和母亲王秀琳认识。秀外慧中的女学生见那位年轻军官一身笔挺的黄毛呢军服，甚威武又是抗日军人，私下里却也不烦，两年鸿雁传书两人结婚。婚后母亲问他，你那身黄呢军服咋不见再穿啊，挺合身的。父亲就不好意思，赧然说，和你初面嘛，向团长借的。

尔后，母亲随军转徙，由晋还豫而入陕甘，如叶之飘零。起义前三万湖湘子弟兵军行至张掖威武，尚恋水草而不欲西进，况女子弱质呢？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妈只想回老家河南。酒泉之东，才是开封。可现在却还要西走。“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才到哪儿啊？离迪化还有三千里呢。迪化又在哪儿啊，唐诗里才觅得着的高昌、轮台、楼兰这些古地名，遥远，陌生，充满了肃杀之气，听起来都让人心寒，此一去出西口，只怕日暮乡关，回头也难了。

车队一出河西常常路断，后车循前辙而行，几百辆大道奇蜿蜒数公里，首尾相应。若一车抛锚，整个车队都要停下来等待，不敢行单车。山口崖谷，戈壁大旷，匪勇散兵时有出没。戈壁野物也多，黄羊、野马、野驴、野骆驼、鸵鸟诸物，有时远远的疾走若飞，有时竟痴立路中，不会躲车。狼群撵汽车是寻常事，一撵几十公里。有战士想打狼作狼皮褥子，可纪律不允许，怕影响行车速度。新疆风沙狂暴，过风口时汽车还有被刮翻过的。夜眠，人下车，行李在车底下严严地围一圈，人钻进去厚被皮衣裹实，一家人将我一个婴儿围在中间，我就睡得一夜香甜，纹丝不动。每天清晨，人们整理梳洗完毕，爬上汽车，汽车就朝西北开去，太阳总是从车尾升起来，冰峰被染上了红辣椒的颜色。前路不是幽谷就是大漠，有时路隐藏在裸露着的曲曲弯弯的砂岩之中，有时细细地坦呈在粗砺的阔大的旷野里。天空是明亮的，路太长了，汽车朝着既定的方向一直往西北开。就这样，军车一路高歌猛进，穿越天山鹅雪大漠蛮滩，历险而无恙，抵达迪化。

我问哥，小时候进新疆，我们到底走了多少天，哥慨然，说，我一个童年都像是摇进那车队里去了。又释曰，当然这是一种很漫长的感觉啊，至少也走了二十天以上吧，路太难走了。汽车天天在云雾中的烂路上晃晃荡荡摇啊摇。过乌鞘岭时，大道奇那样的大马力军车都大喘气啊。长大后我乘五十四次列车过乌鞘岭已不下十次，对那里太熟悉了，两个蒸汽机车头尚且是前退后拉，火车在铁路上迂回成一个优美的阔大半圆，首尾两个车头很奇妙地遥遥相看。火车哼哼着沉重地爬行，我望着窗外，常常有跳下去与火车伴行的冲动。祁连山连着天山，天路遥遥，我耳朵里最常听见的一个词是“跑毛”，上学后才知道其实是“抛锚”。总之修车的时间仿佛比跑车的还要多。每次车一发动我就抢先爬车厢抢占前栏杆的位置，好看风景。左边一个胡彪，右边一个殷周生，俩父亲的警卫员。你那时这么长，哥手一比划，让妈抱着在前头驾舱里。晚上搭帐篷，把你裹好，大家围着你睡一圈。哥说，最美好的印象是天蒙蒙亮时，一头钻出帐篷扑面就是凛冽新鲜的寒凉空气，透心澈肺的清爽。每个早晨的风景都不一样，戈壁啊雪山啊，印在蓝天上，冰峰剔透，纤尘不染，美丽得似乎不真实，纯净得童话世界一般，让你静，让你呆，竟然让你不知自己已经身处何处了。发动机常常在寒凉的空气里发动，突突突弥散出汽油未燃尽的味道。奇怪了，我特爱闻那种冷空气里汽油燃烧的芬芳。坏的印象呢也有，一个是大道奇陷车打滑，原本好看的轮胎花纹和后轮间并排的间隙，一下子让烂泥糊严了，糟践得一塌糊涂，看上去让人作呕；其二是飞机扔炸弹，那是之前的酒泉印象：哥那年五岁，见酒泉飞机场一架飞机刺耳地低空呼啸而来，殷周生将手里的卡宾枪猛然向上一举，枪口指向飞机。那个举枪的动作，和眼神中的惊恐与警惕，一下子让哥哥察觉到了飞机的敌意，那瞬间的恐怖意识烙在了哥哥柔雅的心灵上，许多年都没有能除去，读高中时生病发烧说梦话，嘴里还喃喃地说是见着了呆鸟样的大飞机……那其实是他在酒泉时见到的美制单翼机，机体上印着“青天白日”。9.25（酒泉起义日）之前它们常常来飞巡阵地，之后，他们一行归雁似地飞回来，却是来扔炸弹的。



我们那七八辆大道奇，称家属大队，坐的是部队首长家属，其实是大车队的核心部位。我家乘的那辆车里有一个秘密，货品中夹藏着一箱黄金，是二军的军费，只有父亲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哥说，老家那口黑木箱子记得吧，就是它装的黄金。捆箱子用的绳，红黄相间的，咱上学时住校打行李用的，就是那绳，现在我还存着呢。哦，我真是感慨莫名，那口老家的黑箱子我怎么可能忘记！妹妹慧华曾用它装了一箱好书，几千里带来开封送我。

父亲那次并没有随家属队同行，他有时会出现在骑兵卫戍队里。几百辆运输车在公路上拉得很长，逶迤数公里，首尾相应。前前后后不定哪里会响枪，那是兵匪在山口等凶险处骚扰呢，想占些便宜。车上警卫鸣枪警示或时有火并，响枪时间一长，骑兵卫戍队就赶过来啦。看吧，戈壁深处旋过来一股黄风，滚滚前移，不久马蹄声就响到车队跟前啦。那些骑兵也不下马，

拽着马头缰绳原地打着转，吆喝着：有事没啊？人少不少？待车上报了平安，又哒哒哒地跑走啦。那些骑兵悍啊，身上一长一短佩着双枪，手上掂一把雪亮的马刀。骑兵卫戍队就这样逡巡于酒迪运输线上守护车队，鹰一样来去如风，执行任务灵活机动得很呢。最近我翻阅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事资料，大军进疆时甘肃新疆一线的残匪大小有几十股，总数计十三万之众，凭借天山戈壁地广人稀的地域，有恃无恐地作案，在历史上早已因袭成风，因此解放初剿匪成了新疆军区一个硬任务。父亲在军区俄专时，我已经懂一些事：一天傍晚，父亲将手枪压满子弹，说是要去剿匪平叛。母亲神色不安地向他问着些什么，父亲不耐烦地摆摆手出门去了。回来时天已亮了。好像说邻居地主家的儿子也参加了叛乱，被逮起来了。小时候新疆人吓唬小娃娃好说一句话：乌斯曼来啦！这就能把哭娃娃吓得憋住。初中时我读过《新疆文学》上一篇叙事长诗，描写的就是解放军平叛南疆泉匪乌斯曼的故事。传说中的乌斯曼很有些恐怖的神话色彩，他是一个哈萨克族，身高2米。他常常两匹烈马轮换骑乘，在哈萨克草原上迅跑，否则他体重太魁梧，会把马压坏的，据说王震的剿匪部队枪毙他时，日本造的三八大盖步枪朝他身上打了十几枪都没把他打死，犹暴吼不已，顽悍异常。

5、水磨坊

乌鲁木齐红山嘴不远处有个水磨沟，那是我睁眼的地方，我印象中的第一个家就在那里。水磨沟有一条河，宽宽平平，在屋前流淌。河岸平阔，鹅卵石大大小小远远进进的闪着白光，黑背白腹的狗鱼在极清亮的水里深深浅浅地游。

最妙的去处，是水磨坊，水流到坊处就深啦，大人不敢叫娃娃在这里下水，因架在河上的水磨坊，下面安着粗笨的木轮桨呢！让河水推得哗哗响，一不小心娃娃让搅进去那还了得！桨在坊下转，上面石磨就磨豆腐面，要不咋叫水磨坊呢。

水磨坊里隔着几个房间，爸和马鸿山伯伯在大间里吃酒，哥悄悄猫进小间，不吭声，听大人说话。马说，四几年我就认识你啦，你不认识我。爸说，那时你怎么就认识我了呢？马说，耀县大街上到处都贴着你签名的安民告示，我能不见？爸说，哦！你去过耀县啊？马说，那年我在耀县一中作教员，你在那儿剿匪吗！有一回说是土匪要来洗劫县城，你的马队大白天在大街上跑，把老百姓吓得怂。爸爸呵呵笑啦！询问，马校长你是读书人，你怎么看我在耀县剿匪这事？马校长颌首说，保境安民嘛！那几年耀县闹匪患啦！闹得人心惶惶，前几任县长都压不住，你去了把问题解决了嘛！你不知道，我那时是中共耀县地下党，这些地方上的事我都清楚。爸听了点点头说，那就好。那一年，我是要去新疆找陶峙岳的，西北长官公署要我办完这件公差再走，我交了差他们又不放人啦。文革中有人拿耀县说事，说父亲剿的是中共游击队，最后是马鸿山站出来作证，才免了一场麻烦。

水磨坊向西，下一个大坡是一片苜蓿地，苜蓿地以西就是新疆军区俄专，父母工作的学校。苜蓿地芳草碧连天啊，妈妈缝一个布口袋牵着我摘嫩芽，那可是无尚的野味。摘累了，我听妈妈坐在苜蓿地里唱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志士们的鲜血洒满了疆土……她肯定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妈就读的开封女中抗战时为避战火曾迁至巩县。之后又随父亲抗战转徙于黄河上下，由晋而上陕甘。尔今乌鲁木齐水磨坊风景虽殊，毕竟非黄河故土，从此滞留新疆至老



方归啊。母亲在新疆半生，愿望只是回家。家里家具一样也不添置，却买了七只大皮箱，全家一人一只，好回家。在妈妈无数遍的絮叨里，开封是无缺无憾的城，亲戚百姓都淳朴善良。其实永远怀抱思念之苦，未必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其中的幻想会将你轻轻地托起，用不着因掉落在实地上而失望。在水磨坊时母亲才三十岁吧，至老方归之前，她总是以怀旧来躲避现实，可过去怎么回得去呢？就算回了老家，那盛满了旧事和故人情的地方，也不是过去啦，过去是已经变心的前妻，再嫁了，就不能够回头。

6、苏联老猎枪

新疆军区俄专，抹去“军区”二字，改了地方。从“一炮成功”迁到水磨坊，又迁到二宫，改校名为新疆语文学院。爸爸在荒郊负责建设新院校，吃住在建筑工地。偶然回家，一身的黝黑疲惫，可那时的老爸多强壮啊！一手牵姐一手牵我，吼一声就跳过了工地边的一条小河，我和姐让爸的大手箍在半空尖声叫，骀劲儿着呢！

和平岁月存在于新疆语文学院时期，那正是中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平岁月里，父亲得展其才其力。语文学院初建至今给我留下一片宏大凌乱的建筑工地印象，新楼建筑材料浓烈的气味与父亲勤奋的身影错杂重叠着：预算，工程，验收，协调……这些词汇不停地飘进我一个幼童的耳朵里，总是看见老爸在发脾气，大发脾气，说服，力陈，忙碌，永远的忙碌……他的湖南口音永远中气充沛，无论喜怒，都归于热情。至今我以罗曼蒂克的怀旧之心追忆语文学院那一片苏联风格的校舍，私下里总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表象，似乎不加思索，“哗”，一件玩偶积木就堆成了，域外风格的富丽堂皇，那亟需迪化的边土立时精致大气了。私下里我觉得，新疆语文学院漂亮的建筑，也是父亲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一件佳作。以父亲饱满的军人个性，他内心渴望的是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之于他，不仅是一生的经历所形成的责任感。也是一种自我证明和释放的需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说，性格特征里含有的内驱力，足以构成人的行为基础并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生命过程。父亲是一个性情鲜明易于冲动的人，他仿佛总是在凭着意志上的一种冲力和他头脑中所精通的东西不知疲倦不遗余力地工作着，而他的自尊也在这里。

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客居在新疆语文学院。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矛盾表面化，苏联老大哥要回国了。临行前，把一支猎枪送给了高林院长，是上下双筒的，上面打小口径子弹，下面打猎枪子弹。另一支送给了老爸，是平行并排的双筒猎枪，都是打猎枪子弹。苏联专家说，它是一件俄罗斯名品，价格不菲。核桃木深棕色的枪身，做工漆色非常精致考究，两支平行的枪管呈细腻的乌黑亚光。枪身与枪管之间装有一个调矩尺，只需将枪托舒服地压紧在肩窝处，就可以从准星凹槽瞄准。不用的时候，将枪身上的一个小机关“喀哒”一扣，枪筒、枪身、枪托即折成三截，合并在一起，就可以装进一只牛皮枪套里，形如小提琴盒。

随枪还配有四十枚黄铜弹壳，用以自配火药弹丸。弹丸有大小，大丸打黄羊，小丸碎如散沙，用来打野鸽子。弹壳可以反复使用，哥哥常常跑马市买黑火药自配子弹，乐此不疲，并摸



索出了一套窍门。枪筒内壁须勤于擦拭，一根钢丝通条上缠些细棉纱，捅进枪口里，小心翼翼地拭干净了，眼睛从填子弹处窥出去，幽幽的，两条透光隧洞，兀然蹙眉间，脑门儿里一

空，似出了一缕魂儿，袅袅地就飘进那半明半暗的遂洞里去啦。

北朝《琅邪王歌》曰：“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欣赏这支猎枪，也得有眼光才行。放远了看，意念中其艺术品质神似一把琴或者一只细颈的古瓶。枪筒修长如颈，枪身呈柔贴的曲线，设计得很人性化。其静态是沉着的，娴雅的，含而不露的，它身上有一点女人味道，性感，像安娜卡列妮娜外表冷静而内心炽热的身体。她静泊在那里，像是在凝神期待电闪雷鸣，“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其优雅和微妙，像是一种心情。小时候，我是一个爱独自发呆的孩子，这支卓尔不群的枪，常常成了我静室里沉思冥想的一件寄托物。

陈实伯伯对这支猎枪屡屡的赞不绝口，有次来借枪说要去南山打猎。南山是天山衣摺将平的余脉，那时野物尚多，新疆大学在那里野炊时，我见地上有半圆的瓜子印，当地哈萨克人说是熊掌印。

陈伯伯，大高个儿，大光头，大嗓门，像棵粗树，很有些传奇色彩。北京大学学生出身，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然后投笔从戎，为抗战投了国军，参加过国军大刀队，跟日本鬼子拼过大刀，之后又投奔延安。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喜他文武全才，让他做了自己的秘书。父亲在酒迪运输司令部当副参谋长时，陈实是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实，文化人中他是将军，将军中他是文化人，两种元素奇妙的混合在他身上，很和谐。他性直爽，人称“陈大炮”，开大会发言，一拍光头就要骂娘，还骂得好听。工农干部偏还就吃他好出粗口这一套，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不是一个靠政治整人的人。父亲亦性爽直，工作中常常和他一拍即合，两人气息相投，相处甚笃。父亲一生行伍，不懂政治，开会发言如放炮，得罪了人，无意中卷入了某种斗争，政治运动一来，被某人整成“反革命”。军区给予父亲的政治结论是：“系起义有功人员，历史问题既往不咎。”某人却说，老帐新帐一起算。由此父亲铛银入狱，被押到中苏边境的莎车监狱去服刑。事发时，陶晋初尚在朝鲜带兵抗美援朝，为此曾回国斡旋营救，还是陈实跑到王震那里，骂某某的娘，为父亲力澄事实真相。王震派工作组重审此案，最后给父亲彻底平了反。王震为此事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文革”抄家时给搞丢了。“文革”后落实政策，归还了我家七口空皮箱，箱口上的锁悉数撬坏，财务尽失，何止一封信耳。

新疆軍區俄文學校歡送王季青校長留影紀念



正中为王震夫人王季青（女） 王季青右为贺义夫

父亲晚年定居在开封市黄汴河干休所，曾回忆说，为什么要逮捕我，又为什么要突然释放我，我始终是蒙在鼓里，并不清楚其中真正的原因。我那时在狱中服刑了半年，监狱里来了个军人，向我宣读无罪释放书，说，你可以回家了。我就打了一个简单的包裹，里面一条军毯和洗漱用具，背起就出了监狱大门。那里离汽车站还二十多公里呢，走到天擦黑时，我见前方山口处是一片阴沉沉的树林，就想啊，要是有人打我的黑枪呢，那就是在这里了。这片林是出山口的必经之路，我只得走进去。树林里极幽静，阳光都透不进来，只听见鸟叫和自己的脚踩在枯叶上的嚓嚓声。我走着，忽然猛一回头，或者闪到一棵树后，周围并没有什么动静，一直到出了树林上了公路，才松了口气。才相信自己是真的自由了。父亲一个老兵，行伍中磨砺出来的警觉成了习惯，遇事就会不期然地反射出来。但是对于政治，他一生都是头脑简单的人。爸在讲这些时，语气略有些诙谐的平静，只述而不议，没有叹息，他只一声短促的“嗨”，挥挥手，像是驱赶一只苍蝇，就把不愉快的往事挥散了。

爸说，回到乌鲁木齐他去找王震，王震对他说，你还是先避一避吧，马上就回后勤部的话，人事关系不太好搞。你是军校出身，懂得军事理论，就先帮助王季青办军区俄专吧，这可是新疆第一所军校，一定要办好。待军校一正规，我再把你调回军区吧。可是1954年王震调中央了，他爱人王季青自然也走了。军区俄专转了地方，人员也集体转业了。父亲回军区的事也就搁浅了。

家里还存着一张发黄的旧照片，是新疆军区俄专教员合影。校长王季青坐在中间，一位清癯的女性，三八式的老干部。父亲坐在她身边，新军装的颜色比别人的略深，大家胸前都贴着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形标识。照片上的父亲，身躯凛凛，甚是威武，剑眉星眼，炯炯如虎，惟他最有军官气度，在朴实的文职教员中很醒目。五三年评定级别时，父亲高了王季青两级，他想想不妥，申请自降两级，为此还受到军区表扬。那时候争级别闹情绪的人多了，毛泽东为此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啊。”可是从此父亲也就带着这个自降的级别终其一生了。

母亲对那支猎枪一直心存顾忌。她对爸说，我们这样历史的家庭家里放一杆枪，总是不妥，陈实既然喜欢，送他算了。老爸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不作声。这最后一支枪，虽只是猎枪，一送人，他手里就彻底空了。枪之于老军人，大概有一点难言的情愫吧。哥最是不舍那杆枪，最终还是爸让他把枪给陈实送去了。

第二年夏天，“文革”发难。妈说，猎枪不送陈实，在家也是多放一年。可不久陈实也被打倒了，批斗中还让人打折了腿。他爱人来我家，说陈实不知叫弄到哪去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工资也被停发，说着泪流不止。爸当时也被关在牛棚，两个女人彼此劝慰了一番，临走时妈塞给她一些钱和粮票。“文革”后爸妈离休定居在开封，陈实也恢复了工作，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人马一百多万啊。

那支老猎枪本自苏联而来，曾是我家的过客。不知它在陈司令员家里，是否能始终无恙。有伏尔加河、顿河和莫斯科郊外美丽非凡的黑松的俄罗斯，历来视一支好猎枪为珍品，我家那支枪之于今天的俄罗斯，它见证过中苏两国之间的月和冷战，也算是有过一番中国和平岁月及动乱期的阅历了，那它应当是文物了——倘若它还物存在的话。



拥林猎蜜时质

五、资源委员会与中国石油工业

汪波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主要经济机构之一。自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起，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近17年的时间里，资源委员会执行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帮助蒋介石政府聚敛财富。资源委员会主张“工业化”，进行经济建设，对旧中国重工业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尤其在石油工业方面的经营，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设立。1932年11月1日，蒋介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这是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参谋本部，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担任副秘书长并实际负责委员会事务。委员会聘请的200多位委员，都是当时社会名流。蒋介石之所以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政治形势的需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东三省，全国人民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抗日。蒋介石在一片声讨声中一度被迫下野。在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下重新执政的蒋介石，迫切需要多方面支持，特别是非国民党派的社会名流、知识分子、金融家和实业家的支持。因为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合作，蒋介石第一可以获取政治资本，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第二，当时的这些人大多数在欧美受教育，与欧美国家有良好的关系，通过他们可以寻求与欧美国家的友谊，获得国际援助。第三，当时一批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强影响力。如果有他们的支持和合作，就可以蒙蔽青年学生，获得青年学生的支持。因此，政治形势的发展迫使蒋介石

石需要与社会贤达合作，寻求他们的支持。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地抗日运动此起彼伏之时，学以致用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意识到，要赶走日本侵略者，必须发展国家经济，尤其是重工业，纷纷提出“实业计划”。可是，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可以说“一穷二白”。据统计，1933年，全国华资工厂总数为3167家，大部分是棉纱等轻工业。发展中国重工业迫在眉睫。而发展国家重工业的想法，必须有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支持，才能付诸实施，取得成果。因此，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专家、学者们与蒋介石合作。三是专家学者愿意用自己所知报效祖国，为抗日尽一份力量，办一点实事。但他们不愿意成为政府机关的官僚、政客，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一席话说出了当时大部分专家学者的心声：“我一向是做地质工作的人，不懂政治，但是，我知道无论什么国家都应该保全自己的领土，不能一味讲妥协。如果老是要大家忍耐，全国人心不安，国家局面将不可收拾，希望政府当局能够明白表示态度。至于具体主意，我提不出，如果要调查矿产，我可以效劳。”于是，蒋介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抗日”的名义，借委员会为纽带，网罗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笼络人心。胡适、傅斯年、翁文灏、丁文江、范旭东、俞大维、杨公兆、孙恭度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都加入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一个调研机构。“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委员会成员就军事、国际关系等8个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调查，每一项调查都提出比较详细的报告。



工矿泰斗孙越崎

图为年青时期的孙越崎

2、资源委员会的发展。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属军事委员会，更名资源委员会，蒋介石仍然兼任委员长。1938年，资源委员会由军事部改属经济部，由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介石不再兼任委员会委员长。1946年3月，资源委员会改属行政院，由钱昌照任委员长，孙越崎出任副委员长。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提孙越崎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吴兆洪为副委员长。资源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施行“实业计划”。翁文灏在资源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议的开幕词上说：“此会任务，实在依照民生主义，施行实业计划，为中国经济创立崭新时代，筹划目标，不但仅为一会之盈亏，而尤应注重全国工业之建设及发展。”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可以分四个时期：一是抗战以前，资源委员会创业时期。1935年资源委员会改组后，国防设计委员会原有的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工作结束，其他调研工作继续。改组后的资源委员会逐步由一个调研机构转变为一个经济机构，开始了重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以湖南、湖北、江西为基地，制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并且与德国和其它工业



最早提议开发玉门油矿的翁文灏

发达国家贸易合作，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重工业生产设备，在国内创办重工业厂矿。到193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资源委员会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创办了包括石油、煤炭、钨、铁、铜和机器制造、水力发电等方面厂矿单位21个。二是抗战之际，资源委员会发展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资源委员会各项工作受到一定影响。接近战区的厂矿有的被迫迁移，有的不得不停产。但是，资源委员会继续在甘肃、新疆、贵州、青海等内地加紧开发建设。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委员会下属的独办、合办厂矿单位达到121个，除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矿等矿业外，还发展了冶炼、化工、机械、电力、电业等工业。然而，由于战时交通不便，造成设备简陋，材料短缺，这些单位的生产规模都不大。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军用，还有一部分用于易货还债。三是抗战以后，资源委员会强盛时期。抗战胜利，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除了战时重工业厂矿基地的调整外，最主要的是接管了原日伪统治区内的工业企业。这样，资源委员会不仅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发展到轻工业包括造纸和制糖，成为最重要的国营机构。1947年资源委员会在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石油100%，金属矿90%，80%，电力50%，煤炭35%以上。四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治腐败，走向崩溃，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基本处于维持。到新中立前夕，资源委员会的领导在大是大非面前，意见一致，毅然地选择弃暗投明，投向共产党，与委员会的全体员工一起获得生。



钱昌照

而且年，钢铁党政国成决然新

3、资源委员会探开发，专门海总公司、甘锦西炼油厂、司、上海高桥海杨树浦油重庆、武汉、重庆歌乐山要的是甘肃解放，共生产上，是旧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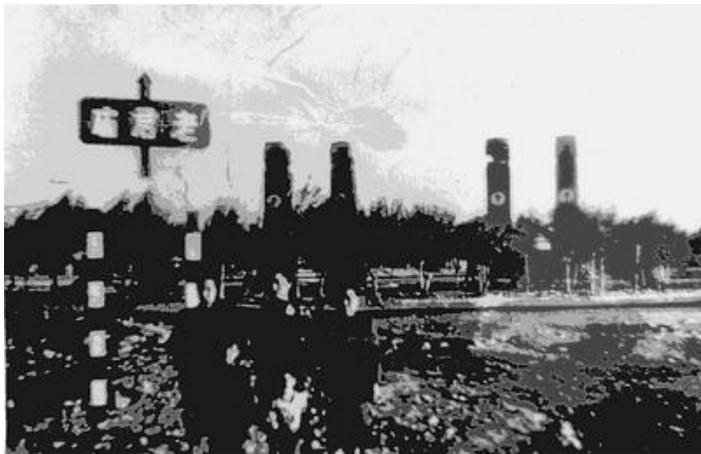


孙健初

委员会与石油企为了加强对石油成立了中国石油公司，下属的石油企业主要有：上青分公司（玉门油矿）、四川油矿勘探处（天然气）、锦州煤炼油厂、抚顺油页岩炼油厂、中国油轮公制桶厂、驻香港代表处、上海高桥油库材料库、上库、材料库，以及上海、杭州、兰州、西安、酒泉、广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地营业所和油库，还有运输处、重庆至玉门油矿沿线各运输站。其中最重玉门油矿，玉门油矿自1938年开发到1949年9月原油近50万吨，占同期全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四十五年全国石油总产量的70%强。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汽油的外源被断绝，发生“油荒”，出现“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

4、玉门油矿的开发。资源委员会在翁文灏提议下，开发了玉门油矿，玉门地区的石油资源得到开采利用，到解放前，玉门油矿的勘探开发经历了筹备、发展和维持三个阶段：一是筹备阶段（1938年6月—1941年3月）。资源委员会对玉门老君庙地区进行勘探，同时为石油开采作一系列筹备工作。1938年6月12日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筹备处成立。曾任陕北油矿探勘处第一队队长的严爽出任筹备处主任，张心田为副主任。12月，严爽和地质师孙健初、技术员靳锡庚到达玉门老君庙，开始勘探。接着，工人、民夫陆续进矿，进行修路、建筑等各项筹建工作。1939年3月，钻探工作正式开始，在孙健初确定的井位发现K油层。以此为心的钻井、采油、机电、土木、生活等工程全面铺开。二是发展阶段（1941年3月—1946年5月）。这是玉门油矿大规模开采的重要时期，油矿生产逐步走向正规，生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部分满足抗日前方和后方的需要，还提供给美国空军“飞虎队”地勤用油。为适应玉门油矿的大规模开发，1941年3月，资源委员会在重庆成立甘肃油矿局，由孙越崎任总经理，严爽为油矿矿长。孙越崎每年夏、秋在老君庙督促油矿的生产建设，冬春则在重庆筹划油矿的财物预算及器材的搜购和转运。资源委员会之所以将甘肃油矿局设在重庆，一方面是为了方便与中央政府有关机

关的联系，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油矿生产建设所需器材的采购和运输，保障油矿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玉门油矿生产规模不断发展，到1943年，产量达180万加仑。产品供不应求，据油矿当时的一份意见书：“抗战军兴，海疆封锁，外油几频断绝，本局营业蒸蒸，乃一时之特殊现象，因供求之极端失衡，各界用户迫切需要，不得不跋涉荒凉，前来接洽，面交上级机关之函电，亦带恳求之意，油款先付或后付，情皆自甘，数量更不计较，只要有油可给，即可满足。他着提运之车，盛油之桶，莫不用户自理，无须我方预售。”可见油矿生产销售的兴盛。三是



解放前的玉门油矿 石油产量占全国的90%

维持阶段(1946年5月—1949年)。内战爆发，造成交通运输困难，加上资金和设备的缺乏，玉门油矿发展受到限制。

5、资源委员会对石油工业的贡献。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方面，资源委员会作出了许多努力：

一是初步建立了管理、科研和生产体系。首先是制订了一个战后重工业五年计划，计划石油年产量达220万吨。第二是改组机构。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以甘肃油矿局为基础，在上海成立中国石油有限公司，

监管全国石油生产。甘肃油矿局一部分人由重庆迁到上海，一部分改组为甘青分公司，专营甘肃、青海油田的勘探和采炼。第三是寻求外援。资源委员会与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美、英大石油公司磋商，联合开发甘青石油，在玉门油矿建大型炼油厂。以上虽因战争未能完全实现，但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是护厂护矿，为新中国石油建设完整地保存了基地。资源委员会与共产党早有接触，玉门油矿的开发，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资源委员会开发玉门油矿之初，由于资金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决定拆运延长油田的两部顿钻钻机。翁文灏与周恩来商议，周恩来以事关能源开发，支持抗日，故表示赞成，并派钱之光接洽具体事宜。两部顿钻钻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顺利抵达玉门，为油矿的钻探发挥了作用。全国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的委员们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纷纷弃暗投明，留在大陆。同时，积极与共产党联系，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作斗争。还是以玉门油矿为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放出风声，要破坏油矿。油矿负责人邹明组织职工成立护矿队，并想办法与党中央联系，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1949年9月25日，以装甲兵为先导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玉门油矿，油矿完好无损地回到党和政府手中。与油矿一起回来的还有存粮一万余担，金银现金约合30多万银元。解放后，玉门油矿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被列为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

三是注重人才培养，为新中国石油事业留下骨干力量。资源委员会注重对人才的培养，钱昌照曾经说过：“仅仅建设一个厂，开发一个矿，能生产，余，不算是成功。建设一个厂，同时训练可以建设三个、厂的人才；开发一个矿，同时训练可以开发三个、五个矿才，才是真正的成功。”为此，资源委员会采取“外送内选”才政策。“外送”就是每年选派技术人员出国进修，掌握先术。“内选”即每年到学面试，选拔其中优异入所属企业，对他们培炼。对石油事业的人才



▲ 石油河



壮观的井喷

有盈五个的人的人进技各大者加养锻培养



寻找玉门油矿最初的见证

更不放松，每年都分批派人出国学习，“每人划一范围，各专一样，回国后凑成一个整个石油工程。”同时，以玉门油矿为基地，训练从国内大学毕业生中吸收的优秀人才：“以甘矿为大本营，多多训练，不只训练其实地工作，对各种工具应有认识，且须授以简单理论，使其对于采油方法，知其所以然，渐渐明了道理后，进步自速，后来他处有新发展时，调用训练娴熟者，前往工作，自较应手也。”玉门油矿开采之前，“过去我国没人有开采油矿的经验。那时国内大学毕业生甚至没有人见过油矿。”玉门油矿的勘探开发，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油矿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玉门油矿刚开办时，除少数人员由其他单位调来的以外，大部分技术人员是来自西北工学院和西南联大、重庆大学等校的学生，只有边干边学，在实践中锻炼。”玉门油矿成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到1949年，玉门油矿有技术工人1690人，各类技术干部200人，这支职工队伍，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力量。建国后，大庆油田大会战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就有玉门油矿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辛劳。闻名全国的“铁人”王进喜就曾经是玉门油矿的技工。诗人说：“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玉门人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是不断改进工程技术，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勘探开发保留实力。前面已经提到，资源委员会经营石油工业以前，我国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技术是一片空白。早先的延长油矿规模很小，开采技术比较原始。直到玉门油矿，我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油矿，才有石油勘探、开发的工程技术和管技术。玉门油矿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地质勘探采用了地球物理方法；钻井采用了旋转钻、泥浆、高压防喷器、电测和正规完井方法；采用了各种测试方法、正规的集油流程和选油站；原油加工采用了裂炼方法等等。已经具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土木工程、机修、水电、运输等生产部门和59个工种，以及厂、矿、处等建制。”因此，玉门油矿可以说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摇篮。台湾著名石油人，原资源委员会委员金开英这样说：“战后我国石油及石化工业蒸蒸日上，两岸成就各有千秋。然溯源追往，今日之各项成就，莫不感受当年老君庙时代之启迪。”资源委员会对石油工业的经营，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和他们的爱国精神，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评价。1992年，原资源委员会会长孙越崎同志百岁寿辰时，江泽民主席接见了孙越崎，与孙越崎亲切交谈，高度赞扬了孙越崎和资源委员会全体起义人员的爱国热情，肯定了他们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

六、甘肃各地获得解放的时间

1949年

7月

23日 合水县解放

25日 灵台县解放

27日 宁县、正宁县、泾川县解放

28日 陇西重镇西峰镇、崇信县解放

29日 华亭县、张家川县解放
30日 镇远县解放、平凉解放
31日 清水县解放

8月

3日 天水解放
4日 秦安县、庄浪县解放
5日 甘谷县解放
6日 通渭县、静宁县解放
9日 陇西县和平解放
10日 武山县解放
12日 会宁县解放
13日 漳县解放
14日 定西县解放，渭源县和平解放
15日 会川县解放
16日 榆中县、临洮县解放
17日 礼县、西和县解放
19日 洮沙县解放
20日 康乐县解放
21日 和政县解放
22日 临夏县、宁定（今广河）县解放
23日 永靖县解放
26日 兰州解放、皋兰县解放

9月

3日 永登县解放
7日 靖远县解放
11日 岷县、临潭县、卓尼县和平解放
13日 古浪县解放
15日 景泰县解放
16日 武威县解放
17日 民乐县解放
19日 张掖县、永昌县解放
20日 夏河县和平解放
21日 山丹县解放
22日 临泽县、民勤县解放
24日 高台县解放
25日 酒泉县解放、玉门油矿解放
26日 金塔县、鼎新县解放
27日 玉门县解放
28日 肃北、安西、敦煌县解放

10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1月

10日 西固县和平解放

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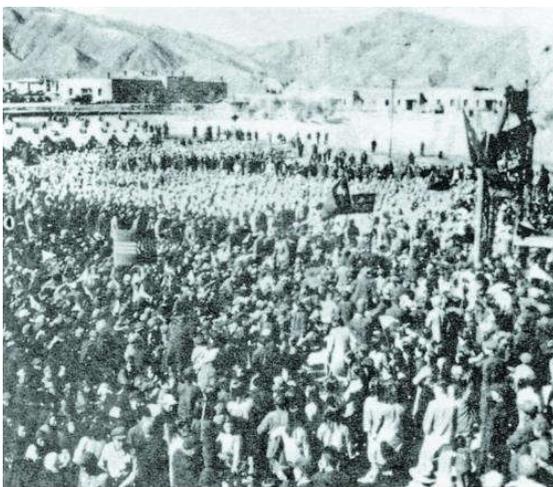
4日 两当县解放
5日 徽县解放
7日 成县、康县解放
8日 武都和平解放
11日 文县解放
15日 文县碧口镇解放
至此，甘肃全境解放

七、为什么一些资料中常把玉门的解放与新疆相关联呢？

魏 杰

这要从解放的过程说起。玉门和新疆都是通过和平方式解放的，但和平解放是有许多曲折的。由于玉门属酒泉所辖，解放前国民党在酒泉驻有河西警备司令部，统领甘肃武威、张掖、酒泉防务，这就是许多史书中常说的凉、甘、肃三州，亦即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构成非常独特，走廊的南面为祁连山、阿尔金山，北面为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南、北山区间形成狭长的相对平川区，这个狭长的相对平川区就象一个很长的脖子，从中原大地伸出，衔接了新的头部，所以把河西走廊称为咽喉是最为的。正是这种东起黄河、西达新疆的走廊迫使国民党在河西地区的驻军必须兼顾中、西三线防务，河西地区则居其中，东连，是为咽喉，所以便有了陶峙岳鲜为一人身兼三职的特例。这三职就是：西北军政公署副长官、河西警备区总司令、新疆警总司令。而在解放大西北的过程中，我军解放河西地区和新疆的事，主要就是和陶和谈。而在陶方，又因为内部多种势力交织，举步维艰。



疆这贴切属性，东、西相知的长官备区和平峙岳互绞

迎解放

事实上，河西解放了，会对新疆有极大的促进，因为在兵家看来，河西走廊的畅通无阻，就等于我军突破了咽喉，把新疆完全孤立了起来，当然这也是极大地帮了陶峙岳的忙。陶的起义之心早已有之，只因内部力量主和、主战相抗衡，不论以国民党中央论，还是以共产党中央论，都与中央相距甚远，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举旗起义，最易招致内乱，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如果河西走廊解放了，内部力量的抗衡就会马上倒向主和派的一方，这样一来陶峙岳起义的压力就会减轻许多，起义成功的概率将大为增加。如果河西走廊未能解放，主战派的气焰就不会熄灭，就会极大地阻挠和破坏起义，一旦形成混乱局面，解放军也会因为这个咽喉的阻塞，难以相救，爱国的陶峙岳绝不希望给共产党交一个乱成一锅粥的新疆。相反地，如果新疆先于河西地区解放了，河西地区驻军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成插翅难飞之势，终将要走起义之路。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与新疆的这种一衣带水的关系，又同时让一个人来定夺，解放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有依赖，相互促进的现象就很好理解了。

八、为什么酒泉、玉门、新疆三地的解放时间都是9月25日？

魏 杰

实际上这里所指的解放时间就是以当时国民党驻军起义通电发出或我党收到起义通电的时间来计算的。三地国民党驻军共发了两份起义通电，酒泉、玉门驻军为一份，新疆为一份，

酒泉、玉门比新疆早一点。9月24日夜，酒泉驻军起义人员就已正式签字并通电起义了，此通电中也包括了玉门驻军在内，只是由于起义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起义当天，斗争异常激烈，主战、主和者各不相让，议来议去，已是凌晨12点，所以在很多历史资料中，常会发现酒泉、玉门解放的时间有说24日的，有说25日的，模棱两可。其中：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回忆资料中多以24日为记，我党史、军史工作人员的记录资料中多以25日为记，其实两种说法都对，但需有一个法定的日子，因为次日，即25日早晨9点是我解放大军进驻酒泉的时间，虽前后有约10个小时的区别，但以此为据，可说是法定吧！25日，国民党驻新疆的警备区总司令陶峙岳发布起义通电，则把25日定为新疆解放之日。

实质上，以上两份起义电报均由陶峙岳领衔发出。当时的陶峙岳身兼三职，既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又是河西警备区总司令，还是新疆警备区总司令。本是一前一后之事，只因酒泉、玉门的按我军进驻之日计算，而新疆的则以通电之日计算，看似同日，实则略异。



玉门油矿职工庆祝解放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主要参考书籍

- 1、《中国石油通史》、《百年石油》、《石油摇篮》、《玉门油田志》
-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1、2、3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 1-5卷》、《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战史》、《中国雄师-第一野战军》、《解放战争全记录（一至三卷）》
- 3、《西北解放战争纪实》、《鏖兵西北》、《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傅建文战争纪实文集》、《民国新疆史》
- 4、《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军事年谱》、《毛泽东军事文集（一至五卷）》、《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毛泽东与斯大林》
- 5、《彭德怀年谱》、《彭德怀自传》、《彭德怀军事文选》、《彭德怀传》、《彭德怀血战大西北》、《十大元帅军事文选合集》、《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军事活动大事记》
- 6、《朱德军事文选》、《朱德年谱》、《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周恩来文集》
- 7、《贺龙军事文选》、《习仲勋文集》、《和平将军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王震传》、《陶峙岳将军》、《陶峙岳自述》、《王震忆追陶峙岳》、《大将许光达》、《黄新廷传》
- 8、《玉门党史资料汇编一至二辑》、《酒泉党史资料汇编一至七辑》、《甘肃党史资料汇编二至五辑》、《玉门文史资料一至七辑》

二、主要引用或参考论文、专题报道

谢腊生、黄叶写的《纪领导酒泉起义的彭铭鼎将军》、李敬煊写的《酒泉起义纪实》、谢德铭写的《陶峙岳与酒泉起义》、段文波等写的《战车团长战车团——记我军装甲兵首次进疆》、李林山写的《开国前毛泽东布置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张静澄写的《玉门油矿解放纪实》、起义将领贺新民写的《骆驼兵团在玉门油矿二三事》、起义将领汤祖坛写的《从河西和平解放到确保玉门油矿》、穆欣写的《王震冲破艰难险阻挺进新疆天山南北》、马镇写的《新中国成立前夕玉门油矿的护矿斗争》、《培黎学校与玉门油矿》、《孙越崎以异于常人的业绩》、《新疆兵团大事记》、《石油工业大事记》

策划：杨晓东

编审：赖 敏

编辑：魏 杰

